

新 學 制
高 級 中 學 國 語 讀 本
近 人 白 話 文 選

吳 道 生 鄭 次 川 編 輯
王 岫 廬 朱 經 農 校 訂

上 冊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MG
G634.3
51
:1



3 1761 4322 4

近人白話文選目錄

一 評論類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易卜生主義

馬克思學說

勞動者解放運動與女子解放運動

的交點

從政治的運動向社會的運動

爲對日交涉警告國人

二 演講類

青年軍講義

人權與女權

近人白話文選 目錄

胡適

陳獨秀

戴季陶

陳望道

葉楚傖

韓衍

梁啟超

美國的婦人

三 序傳類

新青年宣言

新生活

吳虞文錄序

中國哲學史大綱序

歐遊心影錄楔子

水滸新敘

火災序

許怡蓀傳

四 記述類

胡適

胡適

蔡元培

梁啟超

陳獨秀

顧頡剛

胡適

悼美前總統羅斯福

懷愛羅先珂君

遊日本雜感

到湖州後的感想

曼殊斐爾

五 書信類

寄吳又陵書

答汪長祿書

與顧頡剛書

致每週評論記者書

致章錫琛書

答王平陵書

六 小說類

每週評論

周作人

戴季陶

徐志摩

胡適

任鴻雋

王平陵

章錫琛

義兒

雲翳

夢

華嚴瀧下

牧羊少女

二漁父

歡樂的花園

鐵圈

不自然淘汰

黃昏

難道這是應該的麼

時光老人

街之歌者

葉紹鈞

冰心女士

隱廬女士

郭沫若

胡適譯

周作人譯

魯迅譯

胡愈之譯

七 短劇類

一個村正的婦人

人類底愛

八 詩類

一念

老鴉

平民學校校歌

樂觀

東京炮兵工廠同盟罷工

春水船

鳥

紫躑躅花之側

生機

近人白話文選 目錄

胡適

周作人

俞平伯

陳衡哲

康白情

沈尹默

無聊

落葉

一個農夫

路

歧路

安慰

哀詞

使命

繁星

一三二

一三四

一五九

一一二

劉半儂

寒星

雙明

葉紹鈞

冰心女士

我願

窗外一瞥

海濱

末路

過伊家門外

流雲

一二三

園中

半淞園

司春的女神歌

落花

花影

新柳

汪靜之

宗白華

均吾

沫若

雪峯

修人

歸家

只願

不幸

● 評論類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胡適

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

(一)

我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以來，已有一年多了。這十幾個月之中，這個問題居然引起了許多很有價值的討論，居然受了許多很可使人樂觀的響應。我想我們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從破壞一方面下手。但是我們仔細看來，現在的舊派文學實在不值得一駁。什麼桐城派的古文哪，文選派的文學哪，江西派的詩哪，夢窗派的詞哪，聊齋志異派的小說哪，——都沒有破壞的價值。他們所以還能存在國中，正因為現在還沒有一種真有價值，真有生氣，真可算作文學的新文學起來代他們的位。有了這種『真文學』和『活文學』，那些『假文學』和『死文學』，自然會消滅了。所以我望我們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對於那些腐敗文學，個個都該存一個『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個個都該從建設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內替中國創造出一派新中國的活文學。

我現在做這篇文章的宗旨，在於貢獻我對於建設新文學的意見。我且先把我從前所主張破壞

的八事引來做參考的資料：

- 一，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
- 二，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
- 三，不用典。
- 四，不用套語爛調。
- 五，不重對偶——文須廢駢，詩須廢律。
-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 七，不摹做古人。
- 八，不避俗話俗字。

這是我的『八不主義』，是單從消極的，破壞的一方面着想的。

自從去年歸國以後，我在各處演說文學革命，便把這『八不主義』都改作了肯定的口氣，又總括作四條，如下：

- 一，要有話說，方纔說話。這是『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一條的變相。

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這是（二）（三）（四）（五）（六）諸條的變相。
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這是『不摹倣古人』一條的變相。
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這是『不避俗話俗字』的變相。
這是一半消極，一半積極的主張。一筆表過，且說正文。

（一）

我的『建設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真正國語。國語沒有文學，便沒有生命，便沒有價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發達。這是我這一篇文字的大旨。

我曾仔細研究中國這二千年何以沒有真有價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學』？我自己回答道：『這都因為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所以中國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學，只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

我們為什麼愛讀木蘭辭和孔雀東南飛呢？因為這兩首詩是用白話做的。為什麼愛讀陶淵明的

詩和李後主的詞呢？因為他們的詩詞是用白話做的。爲什麼愛杜甫的石壕吏兵車行諸詩呢？因為他們都是用白話做的。爲什麼不愛韓愈的南山呢？因為他用的是死字死話……簡單說來，自從三百篇到於今，中國的文學凡有一些價值，有一些兒生命的，都是白話的，或是近於白話的其餘的都是沒有生氣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陳列品！

再看近世的文學：何以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可以稱爲『活文學』呢？因為他們都是用一種活文字做的。若是施耐菴，邱長春，吳敬梓，曹雪芹，都用了文言做書，他們的小說一定不會有這樣生命，一定不會有這樣價值。

讀者不要誤會；我並不會說凡是白話做的書都是有價值有生命的。我說的是：用死了的文言決不能做出有生命有價值的文學來。這一千多年的文學，凡是有真正文學價值的，沒有一種不帶有白話的性質，沒有一種不靠這個『白話性質』的幫助。換言之：白話能產出有價值的文學，也能產出沒有價值的文學；可以產出儒林外史，也可以產出肉蒲團。但是那已死的文言只能產出沒有價值沒有生命的文學，決不能產出有價值有生命的文學；只能做幾篇『擬韓退之原道』或『擬陸士衡擬古』，決不能做出一部儒林外史。若有人不信這話，可先讀明朝古文大家宋濂的王冕傳，再讀儒林外史第一

回的王冕傳，便可知死文學和活文學的分別了。

爲什麼死文字不能產生活文學呢？這都由於文學的性質。一切語言文字的作用在於達意表情。達意達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學。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却須把這意思翻成幾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須把這感情譯爲幾千年前的文言。明明是客子思家，他們須說『王粲登樓』，『仲宣作賦』；明明是送別，他們却須說『陽關三疊』，『一曲渭城』；明明是賀陳寶琛七十歲生日，他們却須說是賀伊尹周公傳說。更可笑的，明明是鄉下老太婆說話，他們却要叫他打起唐宋八家的古文腔兒；明明是極下流的妓女說話，他們却要他打起胡天游洪亮吉的駢文調子……請問這樣做文章如何能達意表情呢？既不能達意，既不能表情，那裏還有文學呢？即如那儒林外史裏的王冕，是一個有感情，有血氣，能生動，能談笑的活人。這都因爲做書的人能用活言語活文字來描寫他的生活神情。那宋濂集子裏的王冕，便成了一個沒有生氣，不能動人的死人。爲什麼呢？因爲宋濂用了二千年前的死文字來寫二千年後的活人，所以不能不把這個活人變作二千年前的木偶，才可合那古文家法。古文家法是合了，那王冕也真『作古』了！

因此我說，『死文言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

語的文學。

(三)

上節所說，是從文學一方面着想，若要活文學，必須用國語。如今且說從國語一方面着想，國語的文學有何等重要。

有些人說：『若要用國語做文學，總須先有國語。如今沒有標準的國語，如何能有國語的文學呢？』我說這話似乎有理，其實不然。國語不是單靠幾位言語學的專門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單靠幾本國語教科書和幾部國語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國語，先須造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自然有國語。這話初聽了似乎不通。但是列位仔細想想便明白了。天下的人誰肯從國語教科書和國語字典裏面學習國語？所以國語教科書和國語字典，雖是很要緊，決不是造國語的利器。真正有功效有勢力的國語教科書，便是國語的文學；便是國語的小說，詩文，戲本。國語的小說，詩文，戲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國國語成立之時。試問我們今日居然能拿起筆來做幾篇白話文章，居然能寫得出好幾百個白話的字，可是從什麼白話教科書上學來的嗎？可不是從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等書學來的嗎？這些白話文學的勢力，比什麼字典教科書都還大幾百倍。字典說「這」字該讀「魚彥反」，我們偏

讀他做『者個』的者字。字典說『麼』字是『細小』，我們偏把他用作『什麼』『那麼』的麼字。字典說『沒』字是『沉也』，『盡也』，我們偏用他做『無有』的無字解。字典說『的』字有許多意義，我們偏把他用來代文言的『之』字，『者』字，『所』字和『徐徐爾，縱縱爾』的『爾』字……總而言之，我們今日所用的『標準白話』，都是這幾部白話的文學定下來的。我們今日要想重新規定一種『標準國語』，還須先造無數國語的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

所以我以為我們提倡新文學的人，儘可不必問今日中國有無標準國語。我們儘可努力去做白話的文學。我們可儘量採用水滸，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的白話；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話來補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來補助。這樣做去，決不愁語言文字不够用，也決不用愁沒有標準白話。中國將來的新文學用的白話，就是將來中國的標準國語。造中國將來白話文學的人，就是製定標準國語的人。

我這種議論，並不是『嚮壁虛造』的。我這幾年來研究歐洲各國國語的歷史，沒有一種國語不是這樣造成的。沒有一種國語是教育部的老爺們造成的。沒有一種是言語學專門家造成的。沒有一種不是文學家造成的。我且舉幾條例為證：

一、意大利。五百年前，歐洲各國但有方言，沒有『國語』。歐洲最早的國語是意大利文。那時歐洲各國的人多用拉丁文著書通信。到了十四世紀的初年，意大利的大文學家但丁（Dante）極力主張用意大利話來代拉丁文。他說拉丁文是已死了的文字，不如他本國俗話的優美。所以他自己的傑作『喜劇』全用脫斯堪尼（Tuscany）（意大利北部的一邦）的俗話。這部『喜劇』風行一世，人都稱他做『神聖喜劇』。那『神聖喜劇』的白話，後來便成了意大利的標準國語。後來的文學家包卡嘉（Boccaccio, 1313-1375）和洛倫查（Lorenzo de Medici）諸人，也都用白話作文學。所以不到一百年，意大利的國語便完全成立了。

二、英國。英倫雖只是一個小島國，却有無數方言。現在通行全世界的『英文』，在五百年前還只是倫敦附近一帶的方言，叫做『中部土話』。當十四世紀時，各處的方言都有些人用來做書。後來到了十四世紀的末年，出了兩位大文學家，一個是趙叟（Chaucer, 1340-1400）一個是威克列夫（Wyclif, 1320-1384）。趙叟做了許多詩歌散文，都用這中部土話。威克列夫把耶教的舊約新約也都譯成『中部土話』。有了這兩個人的文學，便把這『中部土話』變成英國的標準國語。後來到了十五世紀，印刷術輸進英國，所印的書多用這『中部土話』。國語的標準更確定了。到十六十七兩世

紀，蕭士比亞和『伊里沙白時代』的無數文學大家；都用國語創造文學。從此以後，這一部分的『中部土話』不但成了英國的標準國語，幾乎竟成了全地球的世界語了！

此外，法國德國及其他各國的國語，大都是這樣發生的，大都是靠着文學的力量才能變成標準的國語的。我也不去一一的細說了。

意大利國語成立的歷史，最可供我們中國人的研究。爲什麼呢？因爲歐洲西部北部的新國，如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他們的方言和拉丁文相差太遠了，所以他們漸漸的用國語著作文學，還不算希奇。只有意大利是當年羅馬帝國的京畿近地，在拉丁文的故鄉；各處的方言又和拉丁文最近。在意大利提倡用白話代拉丁文，真正和在中國提倡用白話代漢文，有同樣的艱難。所以英法德各國語，一經文學發達以後，便不知不覺的成爲國語了。在意大利却不然。當時反對的人很多，所以那時的新文學家，一方面努力創造國語的文學，一方面還要做文章鼓吹何以當廢古文，何以不可不用白話。有了這種有意的主張，（最有力的是但丁（Dante）和阿兒白狄（Alberti）兩個人。）又有了那些有價值的文學，才可造出意大利的『文學的國語』。

我常問我自己道：『自從施耐庵以來，很有了些極風行的白話文學，何以中國至今還不會有一

種標準的國語呢？」我想來想去，只有一個答案。這一千年來，中國固然有了一些有價值的白話文學，但是沒有一個人出來明目張胆的主張用白話爲中國的『文學的國語』。有時陸放翁高興了，便做一首白話詩；有時柳耆卿高興了，便做一首白話詞；有時朱晦庵高興了，便寫幾封白話信，做幾條白話札記；有時施耐菴吳敬梓高興了，便做一兩部白話的小說。這都是不知不覺的自然出產品，並非是有意的主張。因爲沒有『有意的主張』，所以做白話的只管做白話，做古文的只管做古文，做八股的只管做八股。因爲沒有『有意的主張』，所以白話文學從不會和那些『死文學』爭那『文學正宗』的位置。白話文學不成爲文學正宗，故白話不會成爲標準國語。

我們今日提倡國語的文學，是有意的主張。要使國語成爲『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方有標準的國語。

(四)

上文所說，『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乃是我們的根本主張。如今且說要實行做到這個根本主張，應該怎樣進行。

我以爲創造新文學的進行次序，約有三部：(一)工具，(二)方法，(三)創造。前兩步是預備，第三步

是實行創造新文學。

(一)工具。古人說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寫字的要筆好，殺豬的要刀快。我們要創造新文學，也須先預備下創造新文學的『工具』。我們的工具就是白話。我們有志造國語文學的人，應該趕緊籌備這個萬不可少的工具。預備的方法，約有兩種：

(甲)多讀模範的白話文學。例如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宋儒語錄、白話信札、元人戲曲、明清傳奇的說白、唐宋的白話詩詞，也該選讀。

(乙)用白話作各種文學。我們有志造新文學的人，都該發誓不用文言文作文；無論通信，做詩，譯書，做筆記，做報館文章，編學堂講義，替死人作墓誌，替活人上條陳……都該用白話來做。我們從小到如今，都是用文言文作文，養成了一種文言的習慣，所以雖是活人，只會作死人的文字。若不下一些很勁，若不用點苦工夫，決不能使用白話圓轉如意。若單在新青年裏面做白話文字，此外還依舊做文言的文字，那真是『一日暴之，十日寒之』的政策，決不能磨練成白話的文學家。

不但我們提倡白話文學的人應該如此做去。就是那些反對白話文學的人，我也奉勸他們用白話來做文字。爲什麼呢？因爲他們若不能做白話文字，便不配反對白話文學。譬如那些不認得中國字

的中國人，若主張廢漢文，我一定罵他們不配開口。若是我的朋友錢玄同要主張廢漢文，我決不敢說他不配開口了。那些不會做白話文字的人來反對白話文學，便和那些不懂漢文的人要廢漢文，是一樣的荒謬。所以我勸他們多做些白話文字，多做些白話詩歌，試試白話是否有文學的價值。如果試了幾年，還覺得白話不如文言，那時再來攻擊我們，也還不遲。

還有一層。有些人說，「做白話很不容易，不如做文言的省力。」這是因為中毒太深之過。受病深了，更宜趕緊醫治。否則真不可救了。其實做白話並不難。我有一個姪兒，今年才十五歲，一向在徽州不會出過門，今年他用白話寫信來，居然寫得極好。我們徽州話和官話差得很遠，我的姪兒不過看了一些白話小說，便會做白話文字了。這可見做白話並不是難事，不過人性懶惰的居多數，捨不得拋『高文典冊』的死文字罷了。

(二)方法。我以為中國近來文學所以這樣腐敗，大半由於沒有適用的『工具』。但是單有『工具』，沒有方法，也還不能造新文學。做木匠的人，單有鋸鑿鑽鏢，沒有規矩師法，決不能造成木器。文學也是如此。若單靠白話便可造新文學，難道把鄭孝胥陳三立的詩，翻成了白話，就可算得新文學了嗎？難道那些用白話做的新華春夢記，九尾龜，也可算作新文學嗎？我以為現在國內新起的一班『文

人』受病最深的所在，只在沒有高明的文學方法。我且舉小說一門爲例。現在的小說，（單指中國人自己著的。）看來看去，只有兩派。一派最下流的，是那些學聊齋志異的割記小說。篇篇都是『某生，某處人，生有異稟，下筆千言……一日於某地遇一女郎……好事多磨……遂爲情死』或是『某地某生，遊某地，眷某妓，情好甚篤，遂訂白頭之約……而大婦妬甚，不能相容，女抑鬱以死……生撫尸一慟幾絕』……此類文字，只可抹桌子，固不值一駁。還有那第二派是那些學儒林外史的，或是學官場現形記的白話小說。上等的如廣陵潮，下等的如九尾龜。這一派小說，只學了儒林外史的壞處，却不會學得他的好處。儒林外史的壞處，在於體裁結構太不緊嚴，全篇是雜湊起來的。例如婁府一羣人，自成一段；杜府兩公子自成一段；馬二先生又成一段；虞博士又成一段；蕭雲仙，郭孝子，又各自成一段。分出來，可成無數割記小說；接下去，可長至無窮無極。官場現形記便是這樣。如今的章回小說，大都犯這個沒有結構，沒有布局的懶病。却不知道儒林外史所以能有文學價值者，全靠一副寫人物的畫工本領。我十年不會讀這書了，但是我閉了眼睛，還覺得書中的人物，如嚴貢生，如馬二先生，如杜少卿，如權勿用……個個都是活的人物。正如讀水滸的人，過了二三十年，還不會忘記魯智深，李逵，武松，石秀……一班人。請問列位讀過廣陵潮和九尾龜的人，過了兩三個月，心目中除了一個『文武全才』的章秋谷之外，還

記得幾個活靈活現的書中人物？——所以我說，現在的『新小說』，全是不懂文學方法的；既不知布局，又不知結構，又不知描寫人物，只做成了許多又長又臭的文字；只配與報紙的第二張充篇幅，却不配在新文學上佔一個位置。——小說在中國近年，比較的說來，要算文學中最發達的一門了。小說尚且如此，別種文學，如詩歌戲曲，更不用說了。

如今且說什麼叫做『文學的方法』呢？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況且又不是這篇文章的本題，我且約略說幾句。

大凡文學的方法可分三類：

(一) 集收材料的方法。中國的『文學』大病在於缺少材料。那些古文家，除了墓誌，壽序，家傳之外，幾乎沒有一毫材料。因此，他們不得不做那些極無聊的『漢高帝斬丁公論』、『漢文帝唐太宗優劣論』。至於近人的詩詞，更沒有什麼材料可說了。近人的小說材料，只有三種：一種是官場，一種是妓女，一種是不官而官，非妓而妓的中等社會，（留學生，女學生之可作小說材料者，亦附此類。）除此以外，別無材料。最下流的，竟至登告白徵求這種材料。做小說竟須登告白徵求材料，便是宣告文學家破產的鐵證。我以為將來的文學家收集材料的方法，約如下：

(甲)推廣材料的區域。官場妓院與醜陋社會三個區域，決不夠採用。即如今日的貧民社會，如工廠之男女工人，人力車夫，內地農家，各處大負販及小店舖，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在文學上佔一位置。並且今日新舊文明相接觸，一切家庭慘變，婚姻苦痛，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適宜，……種種問題，都可供文學的材料。

(乙)注重實地的觀察和個人的經驗。現今文人的材料大都是關了門虛造出來的，或是間接又間接的得來的，因此我們讀這種小說，總覺得浮泛敷衍，不痛不癢的，沒有一毫精采。真正文學家的材料大概都有『實地的觀察和個人自己的經驗』做個根底。不能作實地的觀察，便不能做文學家；全沒有個人的經驗，也不能做文學家。

(丙)要用周密的理想作觀察經驗的補助。實地的觀察和個人的經驗，固是極重要，但是也不能全靠這兩件。例如施耐菴若單靠觀察和經驗，決不能做出一部水滸傳。個人所經驗的，所觀察的，究竟有限。所以必須有活潑精細的理想 (Imagination)，把觀察經驗的材料，一一的體會出來，一一的整理如式，一一的組織完全。從已知的推想到未知的，從經驗過的推想到不曾經驗過的，從可觀察的推想到不可觀察的。這才是文學家的本領。

(2) 結構的方法。有了材料，第二步須要講究結構。結構是個總名詞，內中所包甚廣，簡單說來，可分剪裁和布局兩步：

(甲) 剪裁。有了材料，先要剪裁。譬如做衣服，先要看那塊料可做袍子，那塊料可做背心。估計定了，方可下剪。文學家的材料也要如此辦理。先須看這些材料該用做小詩呢？還是做長歌呢？該用做章回小說呢？還是做短篇小說呢？該用做小說呢？還是做戲本呢？籌畫定了，方才可以剪下那些可用的材料，去掉那些不中用的材料；方才可以決定做什麼體裁的文字。

(乙) 布局。體裁定了，再可講布局。有剪裁，方可決定『做什麼』；有布局，方可決定『怎樣做』。材料剪定了，須要籌算怎樣做去，始能把這材料用得最得當又最有效力。例如唐朝天寶時代的兵禍，百姓的痛苦，都是材料。這些材料，到了杜甫的手裏，便成了詩料。如今且舉他的石壕吏一篇，作布局的例。這首詩只寫一個過路的客人一晚上在一個人家內偷聽得的事情；只用一百二十個字，却不把那一家祖孫三代的歷史都寫出來，並且把那時代兵禍之慘，壯丁死亡之多，差役之橫行，小民之痛苦，都寫得逼真活現，使人讀了生無限的感慨。這是上品的布局工夫。又如古詩『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一篇，寫一家夫婦的慘劇，却不從『某人妻妻甚賢，後別有所歡，遂出妻再娶』說起，

只挑出那前妻山上下來遇着故夫的時候下筆，却也能把那一家的家庭情形寫得充分滿意。這也是上品的布局工夫。——近來的文人全不講求布局；只顧湊足多少字可賣幾塊錢；全不問材料用的得當不得當，動人不動人。他們今日做上回的文章，還不知道下一回的材料在何處。這樣的文人怎樣造得出有價值的文學呢！

(3) 描寫的方法。局已布定了，方才可講描寫的方法。描寫的方法，千頭萬緒，大要不出四條：

(一) 寫人。

(二) 寫境。

(三) 寫事。

(四) 寫情。

寫人要舉動，口氣，身分，才性……都要有個性的區別；件件都是林黛玉，決不是薛寶釵；件件都是武松，決不是李逵。寫境要一喧，一靜，一石，一山，一雲，一鳥……也都要有個性的區別；老殘游記的大明湖，決不是西湖，也決不是洞庭湖；紅樓夢裏的家庭，決不是金瓶梅裏的家庭。寫事要線索分明，頭緒清楚，近情近理，亦正亦奇。寫情要真，要精，要細膩婉轉，要淋漓盡致。——有時須用境寫人，用情

寫人，用事寫人；有時須用人寫境，用事寫境，用情寫境……這裏面的千變萬化，一言難盡。

如今且回到本文。我上文所說的：創造新文學的第一步是工具，第二步是方法。方法的大致，我剛才說了。如今且問，怎樣預備方才可得着一些高明的文學方法？我仔細想來，只有一條法子：就是趕緊多多的繙譯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範。我這個主張，有兩層理由：

第一，中國文學的方法實在不完備，不夠作我們的模範。即以體裁而論，散文只有短篇，沒有布置周密，論理精嚴，首尾不懈的長篇；韻文只有抒情詩，絕少紀事詩，長篇詩更不會有過；戲本更在幼稚時代，但略能紀事掉文，全不懂結構；小說好的，只不過三四部，這三四部之中，還有許多疵病；至於最精采的『短篇小說』、『獨幕戲』，更沒有了。若從材料一方面看來，中國文學更沒有做模範的價值。才子佳人的封王挂帥的小說；風花雪月，塗脂抹粉的詩；不能說理，不能言情的『古文』；學這個，學那個的一切文學；這些文字，簡直無一毫材料可說。至於布局一方面，除了幾首實在好的詩之外，幾乎沒有一篇東西當得『布局』兩個字！——所以我說，從文學方法一方面看去，中國的文學實在不夠給我們作模範。

第二，西洋的文學方法，比我們的文學，實在完備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即以散文而論，我們的古文家至多比得上英國的培根 (Bacon) 和法國的孟太恩 (Montaigne)，至於像柏拉圖 (Plato)

的『主客體』赫胥黎 (Huxley) 等的科學文字，包士威爾 (Boswell) 和莫烈 (Morley) 等的長篇傳記，彌兒 (Mill) 弗林克林 (Franklin) 吉朋 (Gibbon) 等的『自傳』，太恩 (Taine) 和白克兒 (Buckle) 等的史論……都是中國從不曾夢見過的體裁。更以戲劇而論，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臘戲曲，一切結構的工夫，描寫的工夫，高出元曲何止十倍。近代的蕭士比亞 (Shakespeare) 和莫逆爾 (Molière) 更不用說了，最近六十年來歐洲的散文戲本，千變萬化，遠勝古代，體裁也更發達了，重要的，如『問題戲』，專研究社會的種種重要問題；『象徵戲』 (Symbolic drama) 專以美術的手段作的『意在言外』的戲本；『心理戲』，專描寫種種複雜的心境，作極精密的解剖；『諷刺戲』，用嬉笑怒罵的文章，達憤世救世的苦心；——我寫到這裏，忽然想起今天梅蘭芳正在唱新編的天女散花，上海的人還正在等着看新排的多爾袞呢！我也不往下數了。——更以小說而論，那材料之精確，體裁之完備，命意之高超，描寫之工切，心理解剖之細密，社會問題討論之透切……真是美不勝收。至於近百年新創的『短篇小說』，真如芥子裏面藏着大千世界；真如百鍊的精品，曲折委婉，無所不可；真可說是開千古未有的創局，掘百世不竭的寶藏。——以上所說，大旨只在約略表示西洋文學方法的完備，因為西洋文學真有許多可給我們作模範的好處，所以我說：我們如果真要研究文學的方法，不可不趕緊繙繹

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範。

現在中國所譯的西洋文學書，大概都不得其法，所以收效甚少。我且擬幾條繙譯西洋文學名著的辦法如下：

(1) 只譯名家著作，不譯第二流以下的著作。我以為國內真懂得西洋文學的學者應該開一會議，公共選定若干種不可不譯的第一流文學名著：約數如一百種長篇小說，五百篇短篇小說，三百種戲劇，五十家散文，為第一部『西洋文學叢書』。期五年譯完，再選第二部。譯成之稿，由這幾位學者審查，并一一為作長序及著者略傳，然後付印；其第二流以下，如哈葛得之流，一概不選。詩歌一類，不易繙釋，只可從緩。

(2) 全用白話韻文之戲曲，也都譯為白話散文。用古文譯書，必失原文的好處。如林琴南的『其女珠，其母下之』，早成笑柄，且不必論。前天看見一部偵探小說圓室案中，寫一位偵探『勃然大怒，拂袖而起』。不知道這位偵探穿的是不是康橋大學的廣袖制服——這樣譯書，不如不譯。又如林琴南把蕭士比亞的戲曲，譯成了記敘體的古文。這真是蕭士比亞的大罪人，罪在圓室案譯者之上！

(3) 創造。上面所說工具與方法兩項，都只是創造新文學的預備。工具用得純熟自然了，方法也懂了，方才可以創造中國的新文學。至於創造新文學是怎樣一回事，我可不配開口了。我以為現在的中國，還沒有做到實行預備創造新文學的地步，儘可不必空談創造的方法和創造的手段，我們現在且先去努力做那第一第二兩步預備的工夫罷！

易卜生主義

(一)

易卜生最後所作的我們死人再生時 (When We Dead Awaken) 一本戲裏面有一段話，很可表出易卜生所作文學的根本方法。這本戲的主人翁是一個藝術家，廢了全副精神，雕成一副像，名為「復活日」。這位藝術家自己說他這副雕像的歷史道：

我那時年紀還輕，不懂得世事。我以為這「復活日」應該是一個極精緻，極美的少女像，不帶着一毫人世的經驗，平空地醒來，自然光明莊嚴，沒有什麼過惡可除……但是我後來那幾年，懂得些世事了，纔知道這「復活日」不是這樣簡單的，原來是很複雜的……我眼裏所見的人情世故，都到我理想中來，我不能不把這些現狀包括進去。我只好把這像的座子放大了，放寬了。

我在那座子上雕了一片曲折爆裂的地面。從那地的裂縫裏，鑽出來無數模糊不分明，人身獸面的男男女女，這都是我在世間親自見過的男男女女。（一幕）

這是「易卜生主義」的根本方法，那不帶一毫人世罪惡的少女像，是指那盲目的理想派文學。那無數模糊不分明，人身獸面的男男女女，是指寫實派的文學。易卜生早年和晚年著作雖不能全是寫實主義，但我們看他極盛時期的著作，儘可以說，易卜生的文學，易卜生的人生觀，只是一個寫實主義。一八八二年，他有一封信給一個朋友，信中說道：

我做書的目的，要使讀者人人心中都覺得他所讀的全是事實。（尺牘第一五九號）

人生的大病根在於不肯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真實現狀。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聖賢禮義之邦；明明是賊官污吏的政治，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一點病都沒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今的政治實在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先知道現在社會實在男盜女娼的社會！易卜生的長處，只在他肯說老實話，只在他能把社會種種腐敗醜惡的實在情形寫出來叫大家仔細看。他並不愛說社會的壞處，他只是不得不說。一八八〇年，他對一個朋友說：

我無論作什麼詩，編什麼戲，我的目的只要我自己精神上的舒服清淨。因為我們對於社會都脫不了干係的。（尺牘第一四八號）

因為我們對於社會的罪惡都脫不了干係，故不得不說實話。

(11)

我們且看易卜生寫近世的社會，說的是一些什麼樣子的老實話。第一，先說家庭。

易卜生所寫的家庭，是極不堪的。家庭裏面，有四種大惡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倚賴性，奴隸性；三是假道德，裝腔做戲，四是懦怯沒有膽子。做丈夫的便是自私自利的代表。他要快樂，要安逸，還要體面，所以他娶一個妻子。正如娜拉戲中的郝爾茂，他覺得同他妻子有愛情是很好玩的。他叫他妻子做『小寶貝』，『小鳥兒』，『小松鼠兒』，『我的最親愛的』等等肉麻的名字。他給他妻子一點錢去買糖吃，買粉搽，買好衣服穿。他要他妻子穿得好看，打扮得標緻。做妻子的完全是一個奴隸。他丈夫喜歡什麼，他也該喜歡什麼。他自己是不許有什麼選擇的。他的責任在於使丈夫歡喜。他自己不用思想：他丈夫會替他思想。他自己不過是丈夫的玩意兒，很像叫化子的猴子專替他變把戲引人開心的。（所以娜拉又名玩物之家）丈夫要妻子守節，妻子却不能要丈夫守節，正如羣鬼（The Ghosts）戲裏的阿爾文夫

人受不過丈夫的氣，跑到一個朋友家去；那位朋友是個牧師，很教訓了他一頓，說他不守婦道。但是阿爾文夫人的丈夫專在外面偷婦人，甚至淫亂他妻子的婢女，人家都毫不介意，那位牧師朋友也覺得這是男人常有的事，不足為奇！妻子對丈夫，什麼都可以犧牲；丈夫對妻子，是不犯着犧牲什麼的。娜拉戲內的娜拉因為要救他丈夫的生命，所以冒他父親的名字，簽了借據去借錢。後來事體鬧穿了，他丈夫不但肯替娜拉分擔冒名的干係，還要痛罵他帶累他自己的名譽。後來和平了結了，沒有危險了，他丈夫又裝出大度的樣子，說不追究他的錯處了。他得意揚揚的說道：『一個男人救了他妻子的過犯是很愉快的事！』（娜拉三幕）

這種極不堪的情形，何以居然忍耐得住呢？第一，因為人都要顧面子，不得不裝腔做戲，做假道德遮面孔。第二，因為大多數的人都是沒有胆子的懦夫。因為要顧面子，故不肯鬧翻；因為沒有胆子，故不敢鬧翻。那娜拉戲裏的娜拉忽然看破家庭是一座做猴子戲的戲臺，他自己是臺上的猴子。他有胆子，又不肯再裝假面子，所以告別了掌班的，跳下了戲臺，去幹他自己的生活，那羣鬼戲裏的阿爾文夫人沒有娜拉的胆子，又要顧面子，所以被他的牧師朋友一勸，就勸回頭了，還是回家去盡他的『天職』，守他的『婦道』。他的丈夫仍舊做那種淫蕩的行爲。阿爾文夫人只好犧牲自己的人格，盡力把他羈縻在

家。後來生下一個兒子，他母親恐怕他在家學了他父親的壞榜樣，所以到了七歲便把他送到巴黎去。他一面哄他丈夫在家，一面要往外邊替他丈夫修名譽，一面要騙他兒子說他父親是怎樣一個正人君子。這種情形，過了十九個足年，他丈夫才死。死後，他妻子還要替他裝面子，化了許多錢，造了一所孤兒院，作他亡夫的遺愛。孤兒院造成了，他把兒子喚回來參預孤兒院落成的慶典。誰知他兒子從胎裏就得了他父親的花柳病的遺毒，變成一種腦腐症。到家沒幾天，那孤兒院也被火燒了，他兒子的遺傳病發作，腦子壞了，就成了瘋人了。這是沒有胆子，又要顧面子的結局。這就是腐敗家庭的下場！

(三)

其次，且看易卜生的社會的三種大勢力。那三種大勢力：一是法律，二是宗教，三是道德。

第一，法律。法律的效能在於除暴去惡，禁民爲非。但是法律也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在於法律是無有偏私的；犯了什麼法，就該得什麼罪。壞處也在此。法律是死板板的條文，不通人情世故；不知道一樣的罪名都有幾等幾樣的居心，有幾等幾樣的境遇情形；同犯一罪的人却有幾等幾樣的知識程度。法律只說某人犯了某法的某某篇某某章某某節，該得某某罪，全不管犯罪的人的知識不同，境遇不同，居心不同。娜拉戲裏有兩件冒名簽字的事：一件是一個律師做的，一件是一個不懂法律的婦

人做的。那律師犯這罪全由於自私自利，那婦人犯這罪全因為他要救他丈夫的性命。但是法律全不問這些區別。請看這兩個『罪人』討論這個問題：

(律師) 郝夫人，你好像不知道你犯了什麼罪，我老實對你說，我犯的那樁使我一生名譽掃地的事，和你所做的事恰恰相同，一毫也不多，一毫也不少。

(娜拉) 你！難道你居然也敢冒險去救你的妻子的命麼？

(律師) 法律不管人的居心如何。

(娜拉) 如此說來，這種法律是笨極了。

(律師) 不問他笨不笨，你總要受他的裁判。

(娜拉) 我不相信。難道法律不許做女兒的想個法子免得他臨死的父親煩惱嗎？難道法律不許做妻子的救他丈夫的命嗎？我不懂得法律，但是我想總該有這種法律承認這些事的。你是一個律師，你難道不知道有這樣的法律嗎？柯先生，你真是一個不中用的律師了。(娜拉一幕)

最可憐的是世上真沒有這種入情入理的法律！

第二，宗教。易卜生眼裏的宗教久已失了那種可以感化人的能力；久已變成毫無生氣的儀節

信條，只配口頭念得爛熟，却不配使人奮發鼓舞了。娜拉戲裏說：

（郝爾茂）你難道沒有宗教嗎？

（娜拉）我不很懂得究竟宗教是什麼東西。我只知道我進教時那位牧師告訴我一些話。他對我說宗教是這個，是那個，是這樣，是那樣。（二幕）

如今人的宗教，都是如此，你問他信什麼教，他就把他的牧師或是他的先生告訴他的話背給你聽。他會背耶穌的祈禱文，他會念阿彌陀佛，他會背一部聖諭廣訓。這就是宗教了！

宗教的本意，是爲人而作的，正如耶穌說的，『禮拜是爲人造的，不是人爲禮拜造的。』不料後世的宗教，處處與人類的天性相反，處處反乎人情。如羣鬼戲中的牧師，逼着阿爾文夫人回家去受那蕩子丈夫的待遇，去受那十九年不堪的慘痛。那牧師說，宗教不許人求快樂，求快樂便是受了惡魔的魔力了。他說，宗教不許做妻子的批評他丈夫的行爲。他說，宗教教人無論如何總要守婦道，總須盡責任。那牧師口口聲聲所說是『是』的，阿爾文夫人心中總覺得都是『不是』的。後來阿爾文夫人仔細去研究那牧師的宗教，忽然大悟。原來那些教條都是假的，都是『機器造的。』（羣鬼二幕）

但是這種機器造的宗教何以居然能這樣興旺呢？原來現在的宗教雖沒有精神上的價值，却極

有物質上的用場。宗教是可以利用的，是可以使人發財得意的。那羣鬼戲裏的木匠，本是一個極下流的酒鬼，賣妻賣女都肯幹的。但是他見了那位道學的牧師，立刻就裝出宗教家的樣子，說宗教家的話，做宗教家的唱歌祈禱，把這位蠢牧師哄得滴溜溜的轉。（一幕）那羅斯馬莊（Rosnersholm）戲裏面的主人翁羅斯馬本是一個牧師，後來他的思想變了，遂不信教了。他那時想加入本地的自由黨，不料黨中的領袖却不許羅斯馬宣告他脫離教會的事。爲什麼呢？因爲他們黨裏很少信教的人，故想借羅斯馬的名譽來號召那些信教的人家。可見宗教的興旺，並不是因爲宗教真有興旺的價值，不過是因爲宗教有可以利用的好處罷了。

第三，道德。法律宗教既沒有裁制社會的本領，我們且看『道德』可有這種本事。據易卜生看來，社會上所謂『道德』不過是許多陳腐的舊習慣。合於社會習慣的，便是道德；不合於社會習慣的，便是不道德。正如我們中國的老輩人看見少年男女實行自由結婚，便說是『不道德』。因爲這事不合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會習慣。但是這班老輩人自己討了許多小老婆，却以爲是很平常的事，沒有什麼不道德。爲什麼呢？因爲習慣如此。又如中國人死了父母，發出訃書，人人都說『泣血稽顙』，『苦塊昏迷』，其實他們何嘗泣血？又何嘗『寢苫塊』？這種自欺欺人的事，人人都以爲是道德，都不爲羞恥。

爲什麼呢？因爲社會的習慣如此，所以不道德的也覺得道德了。

這種不道德的道德，在社會上，造出一種詐僞不自然的僞君子。面子上都是仁義道德，骨子裏都是男盜女娼。易卜生最恨這種人。他有一本戲，叫做社會的棟樑（Pillars of Society）。戲中的主人名叫褒匿，是一個極壞的僞君子；他犯了一樁姦情，却讓他兄弟受這惡名，還要誣賴他兄弟偷了錢跑脫了。不但如此，他還雇了一隻爛脫底的船送他兄弟出海，指望把他兄弟和一艘的人都洗死在海底，可以滅口。

這樣一個大姦，面子上却做得十分道德，社會上都尊敬他，稱他做『全市第一個公民』，『公民的模範』，『社會的棟樑』！他謀害他兄弟的那一天，本城的公民，聚了幾千人，排起隊來，打着旗，奏着軍樂，上他的門來表示社會的敬意，高聲喊道，『褒匿萬歲！社會的棟樑褒匿萬歲！』

這就是道德！

(四)

其次，我們且看易卜生寫個人與社會的關係。

易卜生的戲劇中，有一條極顯而易見的學說，是說社會與個人互相損害；社會最愛專制，往往用

強力摧折個人的個性；壓制個人自由獨立的精神；等到個人的個性都消滅了，等到自由獨立的精神都完了，社會自身也沒有生氣了，也不會進步了。社會裏有許多陳腐的習慣，老朽的思想，極不堪的迷信，個人生在社會中，不能不受這些勢力的影響。有時有一兩個少年，不甘心受這種陳腐規矩的束縛，於是東衝西突想與社會作對。上面所說褒匿，當少年時，也會想和社會反抗。但是社會的權力很大，網羅很密；個人的能力有限，如何是社會的敵手？社會對個人道：『你們順我者生，逆我者死；順我者有賞，逆我者有罰。』那些和社會反對的少年，一個個都受家庭的責備，遭朋友的怨恨，受社會的侮辱驅逐。再看那些奉承社會意旨的人，一個個都升官發財，安富尊榮了。當此境地，不是頂天立地的好漢，決不能堅持到底。所以像褒匿那般人，做了幾時的維新志士，不久也漸漸的受社會同化，仍舊回到舊社會去做社會的棟樑了。社會如同一個大火爐，什麼金銀銅鐵，進了爐子，都要鎔化。易卜生有一本戲叫做雁，(The Wild Duck)寫一個人捉到一隻雁，把他養在樓上半閣裏，每天給他一桶水，讓他在水裏打滾遊戲。那雁本是一個海闊天空逍遙自得的飛鳥，如今在半閣裏關久了，也會生活，也會長得胖胖的，後來竟完全忘記了他從前那種海闊天空來去自由的樂處了！個人在社會裏，就同這雁在人家半閣上一般，起初未必滿意，久而久之，也就慣了，也漸漸的把黑暗世界當作安樂窩了。

社會對於那班服從社會命令，維持陳舊迷信，傳播腐敗思想的人，一個一個的都有重賞。有的發財了，有的升官了，有的享大名譽了。這些人有了錢，有了勢，有了名譽，就像老虎長了翅膀，更可橫行無忌了，更可借着「公益」的名義去騙人錢財，害人生命，做種種無法無天的行爲。易卜生的社會棟樑和博克曼（John Gabriel Borkman）兩本戲的主人翁都是這種人物。他們錢賺得够了，然後掏出幾個小錢來，開一個學堂，造一所孤兒院，立一個公共遊戲場，「捐二十磅金去買麵包給貧人吃。」（用社會的棟樑二幕中語。）於是社會格外恭維他們，打着旗子，奏着軍樂，上他們家來，大喊「社會的棟樑萬歲！」

那些不懂事又不安本分的理想家，處處和社會的風俗習慣反對，是該受重罰的。執行這種重罰的機關，便是「輿論」，便是大多數的「公論」。世間有一種最通行的迷信，叫做「服從多數的迷信」。易卜生絕對的不承認這種迷信。他說「多數黨總在錯的一邊，少數黨總在不錯的一邊。」（國民公敵五幕）。一切維新革命都是少數人發起的，都是大多數所極力反對的。大多數人總是守舊麻木不仁的；祇有極少數人，有時祇有一個人，不滿意於社會的現狀，要想維新，要想革命，這種理想家是社會最所忌的。大多數都罵他是「搗亂分子」，都恨他「擾亂治安」，都說他「大逆不道」，所以他們用大多數專制

威權去壓制那「搗亂的理想志士，不許他開口，不許他行動自由，把他關在監牢裏，把他趕出境去，把他殺了，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活活的釘死，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的燒死。過了幾十年幾百年，那少數的人主張漸漸變成多數人的主張了，於是社會的多數人又把他們從前殺死釘死燒死的那些「搗亂分子」一個一個的重新推崇起來，替他們修墓，替他們作傳，替他們立廟，替他們鑄銅像。却不知道從前那種新思想，到了這時候，又早成了「陳腐的」迷信！當他們替從前那些特立獨行的人修墓鑄銅像的時候，社會裏早已發生了幾個新派少數人，又要受他們殺死釘死燒死的刑罰了！所以說「多數黨總是錯的，少數黨總是不錯的。」

易卜生有一本戲叫做國民公敵，裏面寫的就是這個道理。這本戲的主人翁斯鐸曼醫生從前發現本地的水可以造成幾處衛生浴池。本地的人聽了他的話，覺得有利可圖，便集了資本造了幾處衛生浴池。後來四方人聞了這浴池之名，紛紛來這裏避暑養病。來的人多了，本地的商業市面便漸漸發達與旺。斯鐸曼醫生便做了浴池官醫。後來洗浴的人之中，忽然發生一種流行病症；經這位醫生仔細考察，知道這病症是從浴池的水裏來的，他便裝了一瓶水寄與大學的化學師請他化驗。化驗出來，纔知道浴池的水管安得太低了，上流的污穢，停積在浴池裏，發生一種傳染病的微生物，極有害於公衆

衛生。斯鐸曼醫生得了這種科學證據，便做了一篇切切實實的報告書，請浴池的董事會把浴池的水管重行改造，以免妨礙衛生。不料改造浴池須要花費許多錢，又要把浴池閉歇一兩年；浴池一閉歇，本地的商務便要受許多損失。所以本地的人全體用死力反對斯鐸曼醫生的提議。他們寧可聽那些避暑養病的人受毒病死，却不情願受這種金錢的損失，所以他們用大多數的專制威權壓制這位說老實話的醫生，不許他開口。他做了報告，本地的報館都不肯登載。他要自己印刷，印刷局也不肯替他印。他要開會演說，全城的人都不把空屋借他做會場。後來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所會場，開了一個公民會議，會場上的人不但~~不聽~~他的老實話，還把他趕下臺去，由全體一致表決，宣告斯鐸曼醫生從此是國民公敵。他逃出會場，把袴子都撕破了，還被衆人趕到他家，用石頭擲他，把窗戶都打碎了。到了明天，本地政府革了他的官醫；本地商民發了傳單不許人請他看病；他的房東請他趕快搬出屋去；他的女兒在學堂攻書，也被校長辭退了。這就是「特立獨立」的好結果！這就是大多數懲罰少數「搗亂分子」的辣手段！

(五)

其次：我們且說易卜生的政治主義。易卜生的戲劇不大討論政治問題，所以我們須要用他的尺

牘 (Letters, ed. by his son, Sigurd Insen, English Trans., 1905) 做參考的材料。

易卜生起初完全是一個主張無政府主義的人。當普法之戰（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時，他的無政府主義最爲激烈。一八七一年，他有信與一個朋友道：

……個人絕無做國民的需要。不但如此，國家簡直是個人的大害。請看普魯士的國力，不是犧牲了個人的個性去買來的嗎？國民都成了酒館裏跑堂的了。自然個個是好兵了。再看猶太民族：豈不是最高貴的人類嗎？無論受了何種野蠻的待遇，那猶太民族還能保存本來的面目。這都因爲他們沒有國家的原故。國家總得毀去。這種毀除國家的革命，我也情願加入。毀去國家觀念，單靠個人的情願和精神上的團結做人類社會的基本——若能做到這步田地，可算得有價值的自由起點。那些國體的變遷，換來換去，都不過是弄把戲——都不過是全無道理的胡鬧。（尺牘第七九）

易卜生的純粹無政府主義，後來漸漸改變了。他親自看見巴黎『市民政府』 (Commune) 的完全失敗，（一八七二）便把主張無政府主義的熱心減了許多。（尺牘第八二）到了一八八四年，他寫信給他的朋友說，他在本國若有機會，定要把國中無權的人民聯合成一個大政黨，主張極力推廣選舉權，提高婦女的地位，改良國家教育，要使脫除一切中古陋習。（尺牘第一七八）這就不是無政府的口

氣了。但是他自己到底不會加入政黨。他以為加入政黨是很下流的事。（尺牘第一八五）他最恨那班政客，他以為『那班政客所力爭的，全是表面上的權利，全是胡鬧。最要緊的是人心的大革命。』（尺牘第七七）

易卜生從來不主張狹義的國家主義，從來不是狹義的愛國者。一八八八年，他寫信給一個朋友說道：

知識思想略為發達的人，對於舊式的國家觀念，總不滿意。我們不能以為有了我們所屬的政
治團體便足够了。據我看來，國家觀念不久就要消滅了，將來定有人種觀念起來代他。我起初覺得
我是那威國人，後來變成斯堪丁納維亞人（那威與瑞典總名斯堪丁納維亞）我現在已成了條頓
人了。（尺牘第二〇六）

這是一八八八年的話。我想易卜生晚年臨死的時候（一九〇六）一定已進到世界主義的地步
了。

（一六）

我開篇便說過易卜生的人生觀只是個寫實主義。易卜生把家庭社會的實在情形都寫了出來，

叫人看了動心，叫人看了覺得我們的家庭社會原來是如此黑暗腐敗，叫人看了覺得家庭社會不得不維新革命——這就是『易卜生主義』。表面上看去，像破壞的，其實完全是建設的。譬如醫生診了病，開了一個脈案，把病狀詳細寫出，這難道是消極的破壞的手續嗎？但是易卜生雖開了許多脈案，却不肯輕易開藥方。他知道人類社會是極複雜的組織，有種種絕不相同的境地，有種種極不相同的情形。社會的病，種種紛繁，決不是什麼『包醫百病』的藥方所能治得好的。因此他只好開了脈案，說出病情，讓病人各人自己去尋醫病的藥方。

雖然如此，但是易卜生生平却也有一種完全積極的主張。他主張個人須要充分發達自己的天才性；須要充分發展自己的個性。他有一封信給他的朋友白蘭戴說道：

我所最期望於你的，是一種真益純粹的爲我主義。要使你有时覺得天下只有關於我的事最要緊，其餘的都算不得什麼……要使你有时覺得天下只有關於我的事最要緊，其餘的都算不得什麼……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有的時候我真覺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尺牘第八四）

最可笑的是有些人明知世界『陸沉』，却要跟着『陸沉』，跟着墮落，不肯『救出自己』，却不知道社

會是個人組成的，多救出一個人便是備下一個再造新社會的分子。所以孟軻說『窮則獨善其身』，這便是易卜生救出自已的意思。這種『爲我主義』，其實是最有價值的利人主義。所以易卜生說，『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娜拉戲裏，寫娜拉拋了丈夫兒女飄然而去，也只爲要『救出自己』。那戲中說：

(郝爾茂)……你就是這樣拋棄你的最神聖的責任嗎？

(娜拉)你以爲我的最神聖的責任是什麼？

(郝)還等我說嗎？可不是你對於你的丈夫和你的兒女的責任嗎？

(娜)我還有別的責任同這些一樣的神聖。

(郝)沒有的。你且說，那些責任是什麼？

(娜)是我對於我自己的責任。

(郝)最要緊的，你是一個妻子，又是一個母親。

(娜)這種話我現在不相信了。我相信第一我是一個人正同你一樣。——無論如何，我務必努

力做一個人。(三幕)

一八八二年，易卜生有信給朋友道：

這樣生活，須使各人自己充分發展：——這是人類功業頂高的一層；這是我們大家都應該做的事。（尺牘第一六四）

社會最大的罪惡莫過於摧折個人的個性，不使他自由發展。那本雁戲所寫的只是一件摧殘個人才性的慘劇。那戲寫一個人少年時極有高尙的志氣，後來被一個人害得破家蕩產，不能度日；那惡人又把他自己通姦有孕的下等女子配給他做妻子，從此家累日重一日，他的志氣便日低一日，到了後來，他墮落深了，竟變成一個懶人懦夫，天天受那下賤婦人和兩個無賴的恭維，他洋洋得意的覺得這樣的生活很可以終身了。所以那本戲借一個雁做比喻：那雁在半閣上關得久了，他從前那種高飛遠舉的志氣全消滅了。居然把人家的半閣當做他的極樂園了。

發展個人的個性，須要有兩個條件。第一，須使個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須使個人擔干係，負責任。娜拉戲中寫郝爾茂的最大錯處只在他把娜拉當作『玩意兒』看待，既不許他有自由意志，又不許他擔負家庭的責任，所以娜拉竟沒有發展他自己個性的機會。所以娜拉一旦覺悟時，恨極他的丈夫，決意棄家遠去，也正爲這個原故。易卜生又有一本戲，叫做海上夫人（The Lady from the Sea）裏面寫一

個女子哀梨姐少年時嫁給人家做後母，他丈夫和他前妻的兩個女兒看他年紀輕，不讓他管家務，只叫他過安閒日子。哀梨姐在家覺得做這種不自由的妻子，不負責任的後母，是極沒趣的事。因此他天天想跟人到海外去過那海闊天空的生活。他丈夫越不許他自由，他偏越想自由。後來他丈夫知道留他不住，只得許他自由出去。他丈夫說道：

（丈夫）……我現在立刻和你毀約，現在你可以有完全自由定你自己的路子……現在你可以自己決定，你有完全的自由，你自己擔干係。

（哀梨姐）完全自由！還要自己擔干係！還擔干係咧！有這麼一來，樣樣事都不同了。

哀梨姐有了自由又自己負責任了，忽然大變了，也不想那海上生活了，決意不跟人走了。（海上夫人第五幕）這是爲什麼呢？因爲世間只有奴隸的生活是不能自由選擇的，是不用擔干係的。個人若沒有自由權，又不負責任，便和做奴隸一樣，所以無論怎樣好玩，無論怎樣高，到底不能發展人的人格。所以哀梨姐說，有了完全自由，還要自己擔干係，有這麼一來，樣樣事都不同了。

家庭是如此，社會國家也是如此。自治的社會，共和的國家，只是要個人有自由選擇之權，還要個人對於自己所爲都負責任。若不如此，決不能造出自己獨立的人格。社會國家沒有自由獨立的人格。

人格，如同酒裏少了酒麪，麵包裏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腦筋；那種社會國家決沒有改良進步的希望。

所以易卜生的一生目的只是要社會極力容忍，極力鼓勵斯鐸曼醫生一流的人物；（斯鐸曼事見上文四節。）要想社會上生出無數永不知足，永不滿意，敢說老實話攻擊社會的『國民公敵』；要想社會上有許多人都能像斯鐸曼醫生那樣宣言道：『世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個最孤立的人！』

社會國家是時刻變遷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種方法是救世的良藥；十年前用補藥，十年後或者須用泄藥了；十年前用涼藥，十年後或者須用熱藥了。況且各地的社會國家都不相同，適用於日本的涼藥，未必完全適用於中國；適用於德國的藥，未必適用於美國。只有康有為那種『聖人』，還想用他們的『戊戌政策』來救戊午的中國；只有辜鴻銘那班怪物，還想用二千年前的『尊王大義』來施行於二十世紀的中國。易卜生是聰明人，他知道世上沒有『包醫百病』的仙方，也沒有『施諸四海而皆準，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對於社會的種種罪惡污穢，只開脈案，只說病狀，却不肯下藥。他雖不肯下藥，却到處告訴我們一個保衛社會健康的衛生良法。他彷彿說道：『人的身體全靠血裏面有無量數的白血輪時時刻刻與人身上的病菌開戰，把一切病菌撲滅干淨，方才可使身體健全，精神充足。社會國家的健康也全靠社會中有許多永不知足，永不滿意，時刻與罪惡分子醜惡分子宣戰的白血輪，

方才有改良進步的希望。我們若要保衛社會的健康，須要使社會時時刻刻有斯鐸曼醫生一般的白血輪分子。但使社會常有這種白血輪精神，決沒有不改良進步的道理。」一八八三年，易卜生寫信給朋友道：

十年之後，社會的多數人大概也會到了斯鐸曼醫生開公民大會時的見地了。但是這十年之中，斯鐸曼自己也刻刻向前進；所以到了十年之後，他的見地仍舊比社會的多數人還高十年。即以我個人而論，我覺得時時刻刻總有進境。我從前每作一本戲時的主張，如今都已漸漸變成了很多數人的主張。但是等到他們趕到那裏時，我久已不在那裏了。我又到別處去了。我希望我總是向前去了。（尺牘第一七二）

馬克思學說

（一）剩餘價值

馬克思是一個大經濟學者，他的學說代表社會主義的經濟學和斯密亞丹代表個人主義的經濟學一樣，在這一點無論贊成馬克斯或是反對者都應該一致承認。

馬克思底經濟學說，和以前個人主義的經濟學說不同之特點，是在說明剩餘價值之如何成立

陳獨秀

及實現。二千幾百頁的資本論裏面所反覆說明的，可以說目的就是在說明剩餘價值這件事。斯密亞丹也會說過：『在土地未私有資本未集聚的最初狀態，勞動者所生產的東西全屬勞動者自己所有。』（見原富一卷六六頁）又說：『勞動者自己享有全部生產品的最初狀態，土地私有資本集聚之後便不行了。』（見原富一卷六四頁）這兩段明明說因為土地和資本私有底緣故，勞動者不能得着所做的生產品全部分，只得着一部分。那剩餘的部分歸了何人呢？照馬克思底學說，這就叫做剩餘價值，是歸了資本家底荷包，資本家奪取了勞動者底剩餘價值，做爲他私有的資本，再生產，再掠奪，以次遞增，資本是這樣集聚起來的，資本制度就是這樣發達起來的。話雖這樣簡單，但是要真明白剩餘價值是什麼，以及他是如何成立如何實現和分配的，本是一件很煩難的事，現在不得不略略說明一下。

要明白馬克思所說的剩餘價值是什麼，首先要明白馬克思所指的價值是什麼，其次要明白馬克思所說的勞動價值是什麼及勞動價值如何定法。斯密亞丹以來的經濟學者，對於凡物之價格都分爲自然價格（Natural price）市場價格（Market price）兩種。剩餘價值所指的價值，是自然價格所表現的抽象價值，不是市場價格所表現的具體價值，我們千萬不可弄錯。勞動價值也分二種：（一）勞動力自身之價值，即是勞動者每月拿若干工錢把勞動力賣給資本家之價值；（二）勞動生產

品之價值，即是勞動者每月做出若干生產品之價值。這兩種勞動價值是如何定的呢？照馬克斯的意思是說：凡兩件貨物互換，這兩件貨物一定有什麼相同的地方，譬如拿若干布疋換若干麵粉，這兩樣貨物形式不同，物理的性質不同，用處不同，他們相同的地方祇是都為勞動所作的結果；因此所費勞動相等的貨物價值亦相等，用十二小時做成的貨物，價值比用六小時做成的貨物高一倍，一個茶碗價值二角，一個茶壺價值一元，壺底價值比碗大四倍，是因做壺所用的勞動比做碗的多四倍。所以馬克思說：『一切用勞力所製造的商品（就是貨物）之價值，乃是由製造時所需社會的勞動分量而定。』

『勞動分量，就是勞動時間長短的意思。社會的勞動，是與個別勞動不同的意思；個別勞動有個別勤惰巧拙以及工具精粗的差異，所謂社會的勞動，是指在一定時代的社會狀況之下，將這些個別的差異都作為平均程度，因此社會的勞動，也叫做平均的勞動。』勞動者把勞動力賣給資本家，因此勞動力自身也是一種商品，所以馬克思說：『勞動力這種商品底價值，乃是由培養他所需要的勞動分量，也就是製造勞動者及其家庭生活品所需的勞動分量而定。』馬克思所謂製造一切商品所費的勞動分量，乃是兼「生的勞動」（製造該商品時所費的勞動）和「死的勞動」（製造該商品時所用原料工具建築等以前所費的勞動）二種而言。這也是我們不可忽略的。

馬克思的價值及勞動價值公例，略如以上所說，以下再說剩餘價值是什麼。

剩餘價值究竟是什麼呢？乃是貨物的價值與製造這貨物所費的價值（兼生的勞動之價值及死的勞動之價值而言）之差額；例如費一萬元生產一萬五千元的貨物，在這貨物一萬五千元的價值中，除去生產這貨物所費一萬元的價值，所剩餘的五千元就是剩餘價值。說詳細一點，當分為剩餘價值的成立及剩餘價值之實現和分配二部分：

剩餘價值是如何成立的呢？照馬克思說：剩餘價值是在生產過程中成立的，不是在流通過程中成立的，這個意思十分重要，我們也千萬不可弄錯。此話怎講？因為馬克思所指出的剩餘價值，雖然要在流通過程中才能夠實際歸到資本家底荷包，但是奪取底方法和剩餘價值底本質，都不是指流通過程中一件一件生產品的賣價，乃是指生產過程中勞動者為資本家所做「剩餘勞動」的價值。「剩餘勞動」又是什麼呢？是因為近代利用機器，製造業的規模一天大似一天，手工的生產品比機器的生產品貨色不好價錢又貴，因此手工工業一天衰敗似一天。於是由手工工業時代變了機器工業時代，由家庭工業時代變了工廠工業時代，由獨立生產時代變了共同生產時代，這就叫作「產業革命」。自產業革命以來，所有生產所必需的工具（土地，礦山，房屋，機器，原料等）都為資本家所占有，資本家

以外的人，除了將自身底勞動力賣給資本家，便做不成工，便得不着生活費用。資本家給他們多少生活費用（即工錢）呢？照馬克思的價值公例，一切商品之價值常與製造此商品所費的勞力相等，勞力（也是一種商品）之價值（即工錢）也常與培養這勞力所需的勞動（即製造勞動者所必需的生活品之勞動）相等；那麼，譬如一個勞動者每日所需的生活品值六小時的勞動分量，照理，他每日做工六小時便已產出他生活品的價值；然而資本家往往要勞動者每日做工十二小時，所給工錢只值六小時的生活品，其餘六小時，在實際上勞動者未曾得着工錢，是替資本家白做了。這白做的六小時就叫作「剩餘勞動」；生產品之全部價值都是勞動者做出來的，而勞動者所得只一部分與六小時勞動價值相等的工錢，其餘一部分由六小時剩餘勞動而生的價值，就叫作「剩餘價值」。

剩餘價值是如何實現和分配的呢？剩餘價值雖然成立在生產過程中，但是必須到了流通過程中才能够實現。資本家僱用勞動者產出一定價值的貨物，剩餘價值的本質及作用固然已經包含在這貨物之中；然必待將這貨物賣給消費者，把這貨物底價值變成市場價格，剩餘價值變成貨幣歸到資本家底荷包，這時剩餘價值才算實現。譬如一資本家費價值五成的勞動工錢，造成價值十成的棉紗，這時剩餘價值五成固然已經由剩餘勞動五成在生產過程中成立了；然必待將棉紗賣給消費者，

將價值十成的貨物變成價格十成的貨幣歸到資本家底荷包，那時五成剩餘價值才算實現了。這是因爲生產者不能將貨物直接賣給最後消費者，中間必須經過販賣者之手，販賣者須得一定資本及勞力之報酬，於是生產者不得不在價值以下的價格賣出他的貨物。譬如用價值五成工錢造成價值十成的棉紗，因爲販賣者之報酬，價值十成的棉紗至多只能賣得價格八成的貨幣，因此五成剩餘價值中，製造棉紗的資本家只能得着三成，其餘二成是歸了販賣棉紗的資本家；製造棉紗的資本家若是向他資本家借過資本，便須拿一部分剩餘價值付他資本家的利息；紗廠底地基若是向地主租的，又須拿一部分剩餘價值付地租。剩餘價值大概是如此分配的。各種資本家分配所餘才是製造棉紗的資本家實際得着的剩餘價值。所以說：剩餘價值是在生產過程中成立的，是在流通過程中實現的。

資本家底資本是奪取勞動者剩餘價值變成的，剩餘價值是剩餘勞動之價值變成的。工作時間越長，剩餘勞動越加多；工錢越少，剩餘勞動也越加多；出產能力越高，剩餘勞動也越加多；所以資本家想擴張剩餘價值，天天在那裏提高出產能力，天天在那裏反對增加工錢及對減少工作時間，拿剩餘價值變成貨幣，又拿貨幣製造商品增加剩餘價值，再拿剩餘價值變成貨幣，如此利上生利，這就叫作「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

資本主義的生產營業底規模一天大過一天，掠奪兼并底規模也一天大

過一天，加上交通機關一天便利過一天，殖民地新市場一天擴大過一天，精巧的機器一天增多過一天，大銀行大公司便一天發達過一天，從前的小工業都跟隨着這些制度之發展，逐漸被大工業吸收了壓倒了。這種吸收壓倒底結果，便是把全社會的資本聚集在少數人手裏，這就叫作「資本集中」。在從前小工業時代，資本不集中，因此產業不能發達，所以資本集中使生產能力增加，產業規模擴大。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好過以前的生產方法只在這一點。但是在財產私有制度之下，把全社會的財產大部分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裏，便自然發生以下各項結果：（一）無財產的傭工漸漸增多；（二）生產能力增加而無產傭工的購買能力不能隨之增加，因以造成「生產過剩」的結果。生產過剩又必然造成「市場縮小經濟恐慌」和「工人失業」兩種結果。合起這幾項結果，無產傭工的困苦一天比一天沉重，而他們的人數却一天比一天增多，他們的團結也就一天比一天龐大。這個隨着資本集中產業擴張而集中而擴張的無產階級，必有團結起來，奪取國家政權，用政權沒收一切生產工具爲國有，毀滅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一日。

像以上所說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怎樣利用機器對手工業起了產業革命，怎樣奪取剩餘價值集中資本，怎樣造成大規模的產業組織，同時便造成了大規模的無產階級，又怎樣造成無產階級對

於資本主義革命之危機，這種種歷史上經濟制度之必然的變化，在馬克思學說裏叫作「經濟的歷史觀察」，又叫作「唯物的歷史觀察」。

(一) 唯物史觀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學說雖然沒有專書，但是他所著的經濟學批評、共產黨宣言、哲學之貧困三種書裏都曾說明過這項道理。綜合上列三書中所說明的唯物史觀之要旨有二：

其一，說明人類文化之變動。大意是說：社會生產關係之總和為構成社會經濟的基礎，法律政治都建築在這基礎上面。一切制度，文物，時代精神的構造都是跟着經濟的構造變化而變化的，經濟的構造是跟着生活資料之生產方法變化而變化的。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人的生活，倒是人的社會生活決定人的意識。

其二，說明社會制度的變動。大意是說：社會的生產力和社會制度有密切的關係，生產力有變動，社會制度也要跟着變動。因為經濟的基礎（即生產力）有了變動，在這基礎上面的建築物自然也要或徐或速的革起命來，所以造出了封建諸侯的社會，蒸汽製粉機造出了資本家的社會。一種生產力所造出的社會制度，當初雖然助長生產力發展，後來生產力發展到這社會制度（即法律經濟

等制度) 不能容他更發展的程度,那時助長生產力的社會制度反變爲生產力之障礙物。這障礙物內部所包涵的生產力仍是發展不已,兩下衝突起來,結果,舊社會制度崩壞,新的繼起,這就是社會革命;新起的社會制度將到了不能與生產力適合的時候,他的崩壞亦復如是。但是一個社會制度,非到了生產力在其制度內更無發展之餘地時,決不會崩壞。新制度之物質的生存條件,在舊制度的母胎內未完全成立以前,決不能產生,至少也須在成立過程中才能產生。

馬克思社會主義所以稱爲科學的不是空想的,正因爲他能以唯物史觀的見解,說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所以成立所以發達所以崩壞,都是經濟發展之自然結果,是能够在客觀上說明必然的因果,不是在主觀上主張當然的理想。這是馬克思社會主義和別家空想的社會主義不同之要點。

有人以爲馬克思唯物史觀是一種自然進化說,和他的階級爭鬪之革命說未免矛盾。其實馬克思的革命說乃指經濟自然進化的結果,和空想家的革命說不同;馬克思的階級爭鬪說乃指人類歷史進化之自然現象,並非一種超自然的玄想;所以唯物史觀說和階級爭鬪說不但不矛盾,并且可以互相證明。

馬克思底好友因格斯曾述說馬克思的意見道：『在歷史各時代，必然有他的生產分配之特殊方法，又必然由這種特殊方法造出一種社會制度，那時代的政治和文明之歷史，都建設在那個基礎上面，依據那個基礎說明。所以人類全歷史是階級爭鬪的歷史，即是掠奪階級和被掠奪階級。壓制階級和被壓制階級對抗的歷史。這些階級爭鬪的歷史相連相續，構成社會進化之階級，到了現在又達到一種新階級，被掠奪被壓制的階級（即無產勞動者）要脫離掠奪壓制階級（即紳士閥資本家）的權力，將自己解放出來；同時還要將一切掠奪壓制和階級差別階級爭鬪完全剷除，永遠把社會全體解放出來。』這一段話可以說是把唯物史觀說和階級爭鬪說打成一片了。

(二)階級爭鬪

一八四八年馬克思和因格斯共著的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思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書，這書底精髓，正是根據唯物史觀來說明階級爭鬪的。其中要義有二：

(一)一切過去社會底歷史都是階級爭鬪底歷史。例如在古代有貴族與平民，自由民與奴隸；在中世紀有封建領主與農奴，行東與傭工。這些壓制階級與被壓制階級，自來都是站在反對的地位，不斷的明爭暗鬪。封建廢了，又發生了近代有產者與無產者這兩個階級新的對抗，新的爭鬪。

(二)階級之成立和爭鬪崩壞都是經濟發展之必然結果。例如歐洲在封建時代的工業組織之下，生產事業是由同行組合一手把持的，到了發見了印度中國等市場和美洲非洲等殖民地的時候，便不能應付新市場需要底增加了。於是手工工場組織應運而生，各業行東遂被工場製造家所擠倒，接着市場日漸擴大，需要日漸增加，交通機關和交換方法都日漸發展，這時手工工場組織也不能應付了。於是又有蒸汽及大機器出來演成產業革命，從此手工工業又被大規模的近代產業所擠倒，近代的有產階級便是這樣成立的。近代產業建設了世界的市場。有了這些市場，商業航業陸路交通都跟着發達；這些發達又轉而促進產業發達。產業商業航業鐵路既這樣發達，有產階級也跟着照樣發達，資本越加多，產業越擴大，將中世紀留下的一切階級都盡情推倒了。由此可知近代有產階級乃是長期發達和生產及交換方法迭次革命底結果。由此可知做有產階級基礎的生產和交換方法是萌芽在封建社會裏面。這種生產和交換方法發展到一定地步，封建社會的生產和交換制度（即農業手工封建的制度）便不能和那已經發展的生產力適合，這種制度便成了生產力底障礙物，便必然要崩壞。結局果然崩壞了，封建的制度倒了，自由競爭的制度代之而興，適合這自由競爭的社會及政治制度也就跟着出現，有產階級底經濟及政治權力也就跟着得到了。有產階級得勢以後，造成了

極雄大驚人的生產力（像工業，農業，輪船，鐵道，電報，運河等），惹起這般大規模生產及交換的社會，將人口財產及生產機關都集中了，建設了許多都市，將鄉村人口移到都市，使鄉村屈服在都市支配之下，使多數人民脫離了樸素的鄉村生活，使野蠻和未開化國屈服於文明國，農業國屈服於工業國，東洋屈服於西洋。但是到了有產階級底生產力發展到了與有產階級及有產階級社會底制度不適合的時候，社會制度就成了社會生產障礙物，有產階級社會底制度也是必然要崩壞的。崩壞底徵兆就是商業上的恐慌，這種恐慌隔了一定期間便反復發生，一回兇過一回，常常震動有產階級社會底全部。這恐慌發生底緣故，是由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所造成的生產過剩，是由於有產階級社會底制度過於狹小，不能包容那過於發展的大生產力。有產階級救濟這種恐慌的方法，不外一面開闢新市場，一面盡量剝削舊市場。這只能救濟一時，終是朝着更廣大更兇猛的恐慌方面走去。如此，有產階級顛覆封建制度的武器現在却向着有產階級自身了。

有產階級不但造成了致自己死亡的武器，還培養了一些使用武器的人，這些人就是近代的勞動階級，也就是無產階級。

無產階級是跟着有產階級照同一的比例發達起來的；近代產業發展的結果，一般小資產的小

商人小工業家，一方面因為他們的專門技能為新生產方法所壓倒，一方面因為他們的小資本為大規模的產業所壓倒，都不斷的降到無產階級；可是一方面產業愈加發展，一方面無產階級不但人數愈加增多，而且漸次集中結成大團體，因為生活不安，對於有產階級漸次增長階級抵抗底覺悟，發生爭鬪，始於罷工，終於革命。有產階級底根本存在條件，是在資本成立及蓄積；資本底重要條件，是在工錢制度。工錢制度，全靠勞動相互競爭；但有產階級既已促進了產業進步，便已經使勞動者從競爭的孤立變成協力的團結了。近代產業發達，使有產階級的生產及占有之基礎從根破壞；有產階級所造成的首先就是自身的墳墓。有產階級之傾覆及無產階級之勝利，都是不能免的事。

馬克思說明階級爭鬪大略如此，我們實在找不出和唯物史觀有矛盾的地方。

(四) 勞工專政

從前有產階級和封建制度爭鬪時，是掌了政權才真實打倒了封建，才完成了爭鬪之目的；現在無產階級和有產階級爭鬪，也必然要掌握政權利用政權來達到他們爭鬪之完全目的，這是很明白易解的事。所以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說：

『從前一切階級一旦得了政權，沒有不拼命使社會屈從他們的分配方法，鞏固他們已得的

地位。

『有產階級發達一步，他們政治上的權力也跟着發達一步……自他們成爲有產階級後，近代代議制度國家底政權都被他們一手把持。

『勞動階級第一步事業就是必須握得政權。

『勞動階級革命，第一步就是使他們跑上權力階級的地位，也就是民主主義的戰勝。既達到第一步，勞動階級就利用政權漸次奪取資本階級的一切資本，將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裏，就是集中在組織爲支配階級的勞動者手裏……其初少不得要用強迫手段對付私有財產和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才得達到這種目的。

『原來政權這樣東西，不過是一個階級壓制一個階級一種有組織的權力；勞動者和資本家戰鬪的時候，迫於情勢，自己不能不組織一個階級，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領支配階級的地位，不得不用權力去破壞舊的生產方法。』

他又在所著法蘭西內亂裏說：

『勞動階級要想達到自己階級之目的，單靠掌握現存的國家是不成功的。』

他又在所著哥達綱領批評裏說：

『由資本主義的社會移到社會主義的社會之中間，必然有一個政治的過渡時期。這政治的過渡時期，就是勞工專政。』

勞動者解放運動與女子解放運動的交點

戴季陶

女子解放問題近來成了言論界的一個主要論題。但是討論這個問題的人，比討論甚麼問題觀念都模糊。這也有種種的緣故，我且把重要的幾點舉出來。

(一)大凡研究一個社會的問題，決不會和研究者本身沒有關係。研究者的意識，往往受他自己境遇的束縛。在這一點，我們就看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上不同的地方。一個可以把自己的利害完全拋開，純粹致力於真理的發現；一個因為和自己的利害關係太過密切，所以往往不能拋開自己利害去求真理。並且人事關係非常複雜，排列比較，很不容易。即使研究者真是忘却自己個性關係，去作研究工夫，也很難得着確實不易一看就能使人認識的例證。

(二)社會的關係都是互相關聯的，所以在社會的科學上對於一個問題往往缺乏明確的概念，和表示明確的概念的用語。於是對於慣用語的解析，也是各有各不同的。我們往往看見批評人家

議論的說，『雖然是說法不同，結果還是一樣；』甚至還有一種批評是『雖是他說錯了，可是他仍舊是好意。』前一個說法是把科學的原則完全漠視了。後一個說法更是把科學上的問題和道德上的問題混爲一談。換一面看，就可以曉得因爲自己利害不同，便去反對一種學術研究的人，正犯着同一樣的毛病。

(二)因爲要避去他人的攻擊和誤會，便把自己的真知確見隱蔽起來。或者用許多不相干的文學名詞去粉飾，或者用一種模稜兩可的說頭來躲避。因爲自來從社會的問題上面提倡一種真理的人，往往爲真理作了犧牲；而那一個真理雖是不斷的支配住世界，世界上的人仍舊不能夠認識。所以大家也就情願避却這極大的危險，過他那宿命的生活。

上述三個事情，我想凡是研究『社會的問題』的人，都人人逢着的。女子問題，在中國今天成了一個青年男女的死活問題。凡是智識越增進生活難越逼緊的青年男女，越是感覺到打破因襲的男女關係的必要。被因襲的舊思想所支配的人，在維持他那因襲社會的必要上，便拚死命的壓制着，不肯放鬆一步，於是演出許多的慘劇來。却是女子解放這一個聲浪，在其他的一面，又引動了已經成立因襲的男子關係的人。他們也多少覺得從前的生活不能使他們滿足，於是也在一個極狹小的範

圍內，承認這個運動的必要。同時因為立場不同，所以所取的方針，所持的態度，也就完全不同。青年未婚男女目的，爲主的，注意在戀愛自由，婚姻的自由。（戀愛與婚姻是絕不相同的兩件事，但是今天的人，普通還是把他混在一起。）後者的目的，爲主的，注意在家庭的男女權利平等，和法律上政治上的男女權利平等。從嚴格的社會問題的意義上來打算女子問題的人，在今天實在少極了。

照我看來，上述兩種打算的人，普通都是只把自己的利害，——個人的利害，家庭的利害，階級的利害，——做根據來打算，並沒有把全社會的利害做根據來打算。即使有看見了一點的，但是他那『爲全社會』的感情，總不如爲他自己的感情強；而且對於近代社會問題的意義，也很少有澈底明白的。

比如說『兒童公育』這一個主張，從去年下半季以來，主張的已經不少了。主張這個問題的人，他們良心上的動機在甚麼地方呢？我想爲主的，還是從自己的利害着想的多，從全社會的利害着想的少。倘若是對着全社會的利害着想，他們主張的根據，決不至只放在少數中上流階級的家庭事實上；應該要更進一步，從許多女工的身上和女工的子女身上着想；更應該再深刻一點，在社會的全組織上面去打算。這種事實我們決不能當作『雖是說法不同，結果還是一樣』輕輕看過了。

又如『女子教育問題』，去年以來，大家爲主的，是注意在『大學爲女子開放』、『高等學校專門學校爲女子開放』的問題間；或也有注意到一切學校都應該不區別男女一律開放的。我以爲這幾種主張，雖是樣樣都不錯，究竟脫不了只從有產階級身上着想的臭味。爲甚麼呢？因爲從教育上看，今天不問是男子，是女子，都只有有產階級的人才能夠有受教育的機會；大多數的貧民簡直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如果只在現在的教育狀態下面求男女的平等，就無異只是專替少數有產階級的人打算，把大多數的平民依舊間却了。（注一）

（注一）現在教育機關的設備，可以說完全爲有產階級特設的。教育費的負擔，決不是中等生活的人所容易支持的。至於第四階級的平民，更不用說了。試就上海地方情形說，假如有個一夫，一婦，子女三人的人家，一個子女在大學或高等學校，一個在中學校，一個在小學校，家裏都是兩夫婦自己操作，不雇用人，這一家支出最小限的計算，大約如左。

（甲）生活費（每月的經常支出）

房租……………十二元

伙食……………二十元

衣服……………五元

燈火雜用……………三元

交際費……………二元

房租……………一元五角

車費……………二元

新聞雜誌……………二元

共計每月四十八元五角每年五百八十二元

(乙)教育費(每年的經常支出)

在小學的……………四十元以上

在中學的……………八十元以上

在高等或大學的……………一百五十元以上

共計二百七十元以上

以上兩項合計每年八百五十二元

從上面那個計算看來，要使子女受高等教育的人家，決不是中等以下月收入生活的人所做得到的。何況是每天賺兩角錢至三角錢，每月賺五六塊錢至十多塊錢的體力勞動者呢？即使退一步

說，不使子女受高等以上的教育，只到中學畢業，上述那一家人家每年的支出也得要七百零兩元以上。再退一步說，是中等教育也不使子女受，只要在小學畢業便算完了，他們每年的開支也要算到六百六十二元。我們就可以曉得月收五十元以下的人，很不容易使子女受中學教育；月收六十元以下的人，很不容易使子女受高等教育。大家試想今天中國無產階級裏面月收五十元以上的人有多少？就有產階級來說，也要有五十元以上的資產，才可以支持兩三個子女最小限的教育費。在這萬不得已的當中，才生出一種『工讀互助』的運動來。但是要受教育的青年，同時又負擔生產工作的義務，在理論上固然不很充分，在事實上也有不少阻礙。（就是減少了求學時間）何況這工讀互助的事實，已經要中學或中學以上的程度的青年才做得到。倘若連小學教育都沒有受過，就要叫他們工讀並行，姑無論是做不到，即使作到，就變成了徒弟教育，和我們所希望的『人的教育的目的離得遠了。

這個問題是我們今天教育問題根本上的大問題，同時也是社會問題根本上的大問題。女子教育問題，根本仍舊在這裏。所以我說：女子問題，要在全社會改造問題上才看得出真意義；女子解放運動要在全社會改造運動上，才看得出真力量；女子教育問題也要從全社會的教育普及上，才

打算得出好方法。倘若只是說『大學開放』、『高等開放』、『中學開放』，那些開放了的學校，只可以說是有產階級的太太小姐們開放了，和一般的平民毫無關係，好像今天那些學校，男子人人可以入學，但是大多數的男子不得入學，是一樣的。

又如主張『女子參政權運動』的人，他們以為只要女子得了參政權，能够和男子一樣享有公權，免除私權上的不平等，得着在私權的保障，便算得了。（其實今天熱中於女子參政運動的女子，這一層研究還沒有十分明白，他們也並沒有明確的『法的觀念』，不過隨意主張。有識者也不過以為歐洲的女子已經得了參政權，我們也非得參政權不可罷了。）這一個問題如果在從前呢？我們也只會從一個單純的主張去下判斷，但是在今天我們便不能如此單純的表示贊否了。我們所要注意的，就是女子拿甚麼目的去要求參政權？在甚麼組織下面要求參政權？固然女子參政權的運動占女子解放運動史上的一個大部分，為改革政治組織，女子參政權運動是一個必然的經過，同時也是一個當然的努力。但是今天主張女子參政權的人，作他們感情的基調的，依然是在擁護紳士階級的財產權，不過希望把這財產權拿來由有產階級的男女平分。依然是在擁護紳士階級的政權把持，不過希望女子也來把持一半。直而言之，就是在擴充紳士專制政治者階級為紳士淑女共同專制的治者階級。這

個意義下面的女子參政權運動，於改造社會可以說絲毫沒有關係；和平民女子的解放，也可以說是絲毫沒有交涉。因為今天平民女子受的束縛，最大的部分，仍舊是私有財產制度，工銀制度，自由競爭制度，對於這幾個問題毫無考察的女子參政權運動，是極大的時代錯誤。所以我以為對於『女子爲甚麼要求參政權？』『甚麼女子要求參政權？』『今天的女子問題，是否只是政權有無的問題？』這三點大家非切實研究不可的。（註二）

又如『女子的經濟獨立』這一個問題，近來主張的人也漸漸多起來了。這個熟語的用例，我看各人有許多不同的地方。大致區分起來，都是屬於下列兩種概念內的多。

（一）女子在職業上的地位確立。

（二）女子在法律上的地位確立。（如爲財產權，身分權的主體等）

今天也有許多女士們，以為只要上列兩個問題解決了，女子問題便算達了目的；或者以為這兩個努力就是完成女子之社會的生活。這種觀念我以為只好叫作『善意而無識的誤會』。第一，中國女子在職業上的地位如何？有職業的女子有若干？非有詳細的統計是不能夠曉得的，但是就我們眼睛所看得到，耳朵所聽得到的事實綜合論來，上海一個地方有職業的女子，總在十萬以上。——絲廠，紗

廠，機廠，香煙廠的工場工人，及其他從事刺繡，打花邊，裁縫，編物等的家庭手工工人——這種從事於家庭手工業的工人，都漸漸移轉向工場工業裏去，——學校教師，家庭女傭，以及女子新職業的看護婦等。這些人一方面還沒有完全脫離家庭的囚籠，但是一方面又早已套上工銀制度的金鎖。即使再用第二個法律上的地位確立去救濟他，但是工銀制度的金鎖，只是越鎖越緊。對於這個問題的辦法如何？我想空空洞洞主張女子經濟獨立的人，一定是絲毫沒有研究。不用說，作工的女子與作工的男子，在『勞工條件』上有許多不平等的地方。比如說女子的工銀普通比男子的工銀要少到一角以上，工作時間又特別比男子多，還有許多職業仍舊被男子占領了，沒有為女子開放。這些都是重要問題，但是這些問題，是要從『女子勞動問題』上面下研究，才看得出他的意義來；也要從一般的社會改造上去研究，才想得出救濟法來。單是空空洞洞的在上流社會的家庭生活裏面夢想財產權與身分權的平等，一切意識，都被自己所處的階級意識支配着，這真是太沒有『時代的覺悟』了。（註二）

（註二）現代所謂文明國之法的基礎，凡大陸法系的國家，不用說，是直接承受羅馬法的系統，就是英美法系也受羅馬法的影響不少。羅馬法的基礎，是在甚麼地方呢？就是以男統的階級世襲為根據的身分權，和以先占掠奪為根據的財產權，父權，夫權的確立。土著農夫，奴隸，自由人

的永久區別，是形成身分權的基礎。無主物的先占，賤民所有物的沒收，敵人財產的掠奪，是形成財產權的基礎。現代所謂文明國的法律，在身分權的基礎上，削去了土著農夫，奴隸，自由人等區別，號為法律上的人格平等；又削去了父權和夫權的一部分，號為無能力者保護；在財產權的基礎上，削去了形式上的掠奪，號為所有權的保障；承認以所有權為基礎而成立的雇傭制，及以所有權為基礎的競爭制，號為人格的自由。總而言之，近代文明國法律上的權利義務關係，依舊是在羅馬法系的身分權和財產權上面。

承認這一個權利義務關係的基礎，要在這一個基礎下面求女子的經濟獨立，最好的結果，不過是剷除男女兩性在身分權上面的差別。但在雇傭制下面的雇主被雇者的差別，在所有權下面的貧者富者的差別，在自由競爭制下的強者和弱者的差別，依舊是絲毫解決不了的。

我們倘若就上述身分權財產權所以成立的原因詳細研究起來，我們就曉得女子這一個被掠奪階級，和男權的掠奪階級之所以成立，都是「財產私有」這一個制度的產物。現在要澈底的了解女子解放的意義，貫徹女子解放的目的，如果不從這一點去用功夫，決不能得着一個正當解決方法的。

現在上海及附近工業發達的地方，農家女子漸漸都脫卻他們那束縛的家庭工作，走到工場工作的路上去了。這家庭女子趨向到職業女子去的趨勢，已經是資本家生產法下面的必然結果。從前所謂中流的女子，也漸漸化爲工場女工；還有許多要求作一個女工而不得的。這些女工們的收入怎麼樣呢？通各種職業平均計算，大約至多不過三角錢，（絲廠絞絲間的女工，不過才得着四角半錢，普通就是兩角多錢。打盆的女工，不過是六十文至八十文，紗廠的女工不過平均兩角半錢。）他們的住所，最少每一個舖基要一塊錢；吃飯每人算他三天吃兩升米，（作工的人特別比我們吃得多，大量的每天要吃一升米，男子的車夫有每天吃一升半米的。）一月只是米錢也得兩塊。而且在工場作工的女工，不是能够每天不斷作工的。據可靠的調查，除去因病因事的缺勤，平均每人每月只有二十三四天作工。這樣算起來，他們每天所得的工錢，僅僅能够勉強支持最低的生活費；一旦生了幾天的病，就不得了了。這個意義上面的經濟獨立，是不是自命上流人家的太太、小姊妹們所願意的呢？恐怕這些情形，所謂上流人家的太太、小姊妹們還不會想到罷！

參觀星期評論第十三號拙著『法的基礎』

現在論女子解放問題的人，對於『娼妓問題』差不多沒有着意，好像不會看見似的。倒是有一些

半可通的慈善家，和專門研究公共衛生的醫生，還在那裏提倡『廢娼運動』。他們這些主張廢娼的用意在那裏呢？第一，就是說娼妓的行爲足以紊亂社會的善良風化；第二，就是說傳染病毒妨害公眾的衛生。他們教濟的方法怎麼樣呢？大約有兩種：

(一)救濟被人強迫作娼，和受鴇母妓夫虐待的人，免除娼妓強迫男子宿娼的施設和手段。如現在上海的濟良所的設置，及捕房會審公堂所行的政策之類。

(二)廢除賣淫制度，如現在上海外國人所組織各慈善團體的廢娼運動，及最近中國所謂熱心家慈善家所主倡的廢娼運動。

第一種的辦法，不能說一點效果都沒有，但是很小。自一千八百九十六年美國的包慈貞女士倡辦濟良所以來，已經有二十餘年。我們雖是沒有切實的調查，但是我確可以說這二十餘年來上海娼妓的數，足足增加了幾倍。因爲我們所看見的妓館街巷範圍，確是擴張了好幾倍。以此推測，大約總是不會錯的。所以我敢斷言這一種慈善的救濟法，只可以說頭痛醫頭，足痛醫足，於娼妓制度所以發生的根本原因，絲毫沒有芟除得到。第二種的運動，有效無效呢？我看廢娼運動，即使成功，也不過只能廢除公然的娼妓秘密；私娼的增加，一定和公娼減少的量，成一個等量；或許減少一點，也一定有限得很。

因爲在今天這種社會組織的下面，要想把公娼私娼兩者一同完全廢除，這是絕對做不到的。看見公娼的弊害太大，去取締公娼，結果就是使秘密的私娼跋扈。（我所看見的杭州的情形，便是一個很適當的例。）要想極力去取締私娼，結果便是公娼增加。（日本東京三年來取締私娼政策的結果，便是如此。）

有許多贊同女子解放的人，對着娼妓制度這一個重大問題，既然絲毫不去留心研究，並且也沒有一種熱烈的感情，同情於這可憐境遇裏邊的女子。彷彿以爲沉淪到娼妓地位的女子，他們自己本身都是莫大的罪人，連理睬也不去理睬他，還不如那些外國的女慈善家，雖是不澈底的努力，還能夠從博愛的意義上多少做一點工夫。這些充滿了『階級自滿心』的女先生們，倘若不細細把社會的現狀考察一番，把虛榮和強權兩種觀念根本除去，我想是絕對不行的呢！（註三）

（註三）娼妓的起原，主要的要因是在經濟上。這是研究社會問題的人所同認的。但是也還有許多反對說，現在打破這些反對說的事實，暴露出來了。美國陸軍情報局長布里特氏視察勞農政府治下的俄國後，他的報告書上有兩個重要點：一點就是否認婦女國有的話，證明這是反對勞農政府者所造的謠言；一點就是說『在勞農政府的治下，娼妓已經絕跡，因爲他們作娼妓

的經濟上的原因完全除去了。』這幾句話雖是很簡單，但是我們就可以曉得要廢除『娼妓』這一種制度，除了破除經濟上治者被治者的階級差別而外，絕沒有第二個好方法。同時我們也可以曉得女子解放這一個問題，決不是一個單純的女子問題，他的基礎是要建設在全社會的改造上面，才有意義的。布里特氏是美國政府中有責任的人，他的報告，我以為很可相信是真的。

最後還有一層，就是一般拒絕科學的研究的人，往往把『性慾』、『戀愛』、『結婚』三件事，混在一起。有以為性慾即是戀愛的；有以為結婚就是戀愛的；甚至於有以為結婚好像和性慾是兩件事的；也有把結婚完全認為滿足性慾而起的。這同一個男女關係的三方面混淆不清，而又不願意去研究的古典道德迷，把思想學術的進步，不曉得阻礙了許多！在研究家，批評家，也把這一個研究的公開認為言論界的暗礁，務必不發表自己的所信；即使發表自己的所信，也務必要藏頭露尾的不肯說明白。比如李人傑君今年在星期評論上所發表的那一篇男女解放的文字上面，有一段批評中國的婚姻制度，說『中國的夫婦關係，不過是一個長時間的娼妓與嫖客的關係。』於是引起了許多女士的憤怒與仇恨，以為李君的這個議論是有意污辱女界，不曉得李君的這一個批評，正是十分同情於中國女子的。在反對李君所說的人，他們是占在『婚姻是純潔的』一個觀念上面。他們這一個觀念，僅僅是一

個當然的理想。歷史上的婚姻制度是不是純潔的？他們絲毫不去研究；『掠婚』、『買賣婚』、『役婚』這些制度是甚麼意義？算不算爲純潔？他們固然不曉得，『納聘』、『親迎』和現在那些新式結婚的『換戒指』，在歷史上有甚麼意義？他們更不曉得了。所以他們只以爲現在的這種夫婦制度，實在是純潔的。他們一面厭棄娼妓，以爲賣淫是最下的男女關係；却不曉得在今天社會上，賣淫制與夫婦制實在是男女關係的兩極端。在這兩極端的當中，更有許多極複雜的制度連續起來。——如納妾，租妻，姘識，童養媳，幼年訂婚，指腹婚種種——到了兩制度連續的交點，恐怕就是最嚴正婚姻的制度擁護論者，也不能斷定他算純潔不算純潔。審判廳裏的判官只會拿『婚書』做憑據來斷案，難道說有婚書的男女關係就算純潔的；沒有婚書的男女關係就不算純潔的麼？那些人以爲夫婦就有愛情，難道今天中國的夫婦他們敢斷言都是愛情的結合嗎？他們可以斷定：除了夫婦而外的男女關係都是沒有愛情的結合麼？現在中流社會的未婚男女差不多都感受一個『結婚難』的痛苦，這『結婚難』和『生活難』剛剛成一個緊密的連鎖，請問老爺太太們懂不懂這個問題的意義呢？如果只說這是女子沒有職業的緣故，那麼女子的職業越發達，結婚率與出生率越減少，又是甚麼道理呢？所以我們可以曉得拒絕人家批評婚姻制度的人，簡直是不懂婚姻制度意義的人。（註四）

(註四) 李人傑君批評婚姻制度的那一篇議論，雖是從社會主義的婦人論上面得了許多思想的啟發和暗示，但是議論的組織，完全是自己思索的結果。這一層我非常佩服他研究力的充分。最近我讀美國有名的女權論者基爾曼夫人 (Mrs. Gilman) 所著的『婦人和經濟』 (Women and Economics) 第四章論『兩性經濟關係的由來及其影響』裏面有一節的論法，完全與李君的論法一樣。李君作這篇文章的時候，還沒有看見這本書，所以更是奇妙了。現在我把當中的一段譯在下邊。(日譯本第八二頁—八三頁)

大凡婦人一身的福利，都是由兩性關係的如何而定。如果沒有保持異性愛的的能力，到底不能得幸福的。這種的兩性關係，包含甚麼樣的罪惡呢？如果毫無忌憚的公平視察起來，我們真是不勝慚愧之至！我們婦人們對於那些由一時的兩性關係得着進項的人，非常鄙屑。同是一樣的行爲，只不過是時間長短不同。那樣的關係到成了終身關係的時候，便當作神聖的行爲，法律上要去看護他，宗教上承認他，又用種種方法去修飾他，視爲潔白可愛的正當行爲。說一時的買賣是罪惡，終身的買賣是善。倘若從生物學上考察起來，這兩者在留種的結果上面是沒有兩樣的。兩者都是女性利用性能享受男子的扶養。女性儘管生存在自然法則的下面，只被雌雄淘汰所左右，

遂其偏於性的發達。這個惡弊，兩者都是不能避的。但是結婚這件事，就是把女子完全幽閉在這特別的境遇裏面。這個弊害比一時的兩性關係還要大呢！

最可惡的，就是納童養媳。江浙地方的窮苦人家，多半都是這行這種制度。上海絲廠的打盆工，紗廠的幼年工，大都是人家的童養媳。虐待這種幼年工的，往往不是他的阿婆，就是他的阿嫂。這個惡制度的根本原因，不用說，也是在經濟上。經濟上的原因不除去，這個制度頗不易除去的。

『女子解放運動』和『勞動者解放運動』這兩個問題，在近代文明史上，有同一的意義，形成社會改造運動的兩方面。這兩個問題的發展程度，也差不多是同時並進的。不過這女子解放問題，因為在勞動問題上面，又加了一重性的關係，所以比一般的勞動問題尤為複雜，解決尤為困難。最容易感覺到的，就是女子因為幾千年來被男子壓服的結果，精神身體都不能見其健全的發達。在智識和思想一方面的培植和養成還是容易，在體格一方面的恢復，就決不是一代兩代所容易作到的。或者在一般勞動問題有相當解決之後，女子問題還不能和一般的勞動問題同時得同程度的解決，也未可知。在女子受筋骨的束縛最甚而又最久的中國，或者尤其有這一個情形。但是這一層是問題解決的時間和場所的程度差別，決不是性質的差別。就問題的性質說，女子解放的意義，和勞動者解放的意義，

有一個共通點。這共通點在甚麼地方呢？就是『人類是平等的』，社會的經濟基礎應該要建設在平等『分工協作』的基礎上面。所以消費的分限，也應該以平均分配為基礎。男女的性別只是在傳種一個事實上面之自然的分工，決不是兩性之階級種的差別。所以對於這傳種事實下面所生的負擔，也應該是男女共同負擔，決不應該使身體上已受了特別負擔的女子，因為履行這自然的義務，再感受經濟上的困苦。但是這個方法，決不是今天這種資本家的經濟組織下面所想得出的。為甚麼？因為資本家的經濟組織，是建設在『私有財產』、『工銀制度』、『自由競爭』三個基礎上面的。有這三個基礎存在，女子總不能免為經濟競爭落伍者的境遇，總不能免為性的犧牲的運命。『結婚』和『賣淫』就是私有經濟制下男女關係的兩極端。這一個極重大的事實，我希望大家不好輕輕看過，尤其不好故意隱蔽。『研究是改革的先驅，迷信是退化的基礎。』這兩句話，我是切實奉勸大家的。（註五）

（註五）女子勞動問題，在今天社會問題的當中成爲一個特殊問題的原故，就是爲此。如『禁止女子夜間工作』的問題，『在同質同量的勞動男女工銀不能有差別』的問題，『一切職業的開放』的問題，『不康健的工作禁止使用女工』的問題，『妊婦保護』的問題，『勞動組合開放』的問題，這些都是今天在承認資本家生產制範圍內的女子勞動問題中的要點。又如女子參政

權問題和無限制的普通選舉，在勞動運動上是有連帶關係的；而且女子參政權運動一定限於實行普通選舉的國家，才能發生効力。這也是說明女子解放運動意義一個極重要的事實。

再有一層，成爲今天女子勞動問題上最重要的問題的，就是女子勞動者的人格擁護，在日本的言論界上已經成爲一個極重要的問題了；可是在中國呢？今天還沒有人題起。事實上中國比日本還要殘酷些。上海地方絲紗兩廠差不多算爲是女子工作的好主雇，但是一般絲廠裏面那些監工的人，往往利用他的地位去侮辱女工。美的便受他們的歡喜，醜的便受他們的虐待和侮辱，因此喪失人格的女工不知有多少！因此喪失地位的女工也不知有多少！還有的竟被人誘惑沉淪到極可憐的境遇裏去的。慈善家們只曉得搗婦，妓夫虐待妓女是非人道，不曉得這種情形更是慘無天日的呢？

新近我們還曉得有一件事。有一個很好人家的女兒，曾經讀過幾年書的。一個製帽廠裏招工，這個女兒便去應招。因爲他是受過教育，不多言不多語的人，那管工的瞎三話四，他不去理睬他，管工的便說這個人不行，不許他作工，他只好回去了。我聽見這個話很奇怪，後來細細打聽，原來是很尋常的。上海一般情形，都是如此。這恐怕是瞎着眼睛穿起漂亮衣服講女子參政的先生們所

想不到的實事呢？

所以我說要能够了解勞動問題的意義，熱心於勞動者解放運動的人，方才能够了解女子解放的意義，方才能够徹底的熱心的從事於女子解放運動。充滿了金滿家臭味的先生們，連生活的艱難困苦都沒有嘗過，油，柴，鹽，米的價錢都不曉得，只見是糊糊塗塗的講女子解放！這一種解放論者，我看還要徹底的覺悟一覺悟，嘗嘗人世生活的辛酸，才曉得女子解放的眞價值在那裏呢！

從政治的運動向社會的運動

陳望道

最近湖南成立了個女界聯合會。開成立會這一天，就通過一篇「恢復女子人權的」宣言。宣言底大綱是：

(A) 要取得『財產勻分權』，『公民選舉被選舉權』，『教育同等權』，『職業對等權』，『婚姻自決權』，這五種權利。

(B) 現在先運動取得『勻分財產』和『參與選舉』兩事。

(C) 預備從『憲法』上着手運動。

這綱要裏最可使我們注意的，就是『參與選舉』這政治的運動的事。

現在男人已經從政治的運動向社會的運動了，女人如果同男人有同等的自覺，似乎不該終於落後，終於不同男人走同一的路徑。我也知道女人底政治運動，在或一意義上也有相當的需要和根據，但從當代政治的本質和女人底地位下評判，我們卻總沒有力量反駁那些譏刺女人參政底議論。因為現代的政治，從治者一面看，不過是取得自己或自己階級生活上特權的事；從被治者一面說，便是自己生活上的支配。所以現在政治運動，總是朝着兩個方向走：一個方向是取得權力，使自己或自己階級底生活享有特權；別一個方向就是圖謀那生活所受的支配得着最便利的一境。所以現在男人底政治運動，積極方面就是生活餘裕的人想得到特權；消極方面就是生活沒有餘裕的人想脫却生活上窮乏的壓迫。但要在消極方面脫却生活上窮乏底壓迫，終非得到特權不能實現他們底希望，結果便又須從積極方面運動了。

以前因襲的政治運動，都是這樣搶奪特權的擾亂。特權在你手裏，我就受壓迫；特權在他手裏，你便被損害；人們本性不肯終於受壓迫被損害，搶奪的擾亂這一篇著名悲劇也便沒有閉幕的時候了。所以男人現今注意到這歷史上著名悲劇底葛藤，便著手改造這國家權力底本質，從事於根本的社會運動了。女人怎樣？可是從新要想做這悲劇裏的藝員嗎？

我希望女人們覺醒過來。雖然不一定要如聖書所說『落後者在前，在前者反而落後』却也似乎不應該終於『落後』覺醒過來，向社會的運動去罷！

爲對日交涉警告國人

葉楚傖

二十一條交涉，現在才起得個頭，大概是要鬧好久的。時間的短長，既不能預定，結果的好壞，更沒有把握！或者竟鬧成重大的變局，也未可知。在這重大而又艱苦的工作開始時，國中應該怎樣努力，怎樣盡心預備，進行。北庭是萬靠不住的！庸黯而且荒唐！眼前的還對付不了，更那裏說得到統籌全局，運用外交！因此將來的責任，全在國民身上。

依我個人底觀察，日本人却已的確在那裏努力了。別的不說，試看這事件發現以後，前後還不到半個月，他們所用的宣傳和挑撥的工夫，已遍布於世界。致駐日各國公使的照會，將中國提案，先下了攻擊；歐美報紙上所發有利於日本的論調，盡量演譯出來，一面使得中國孤立，一面鼓舞已國人民。似這兩點，中國已夢想到沒有？各國底態度，國人注意沒有？擁護提案的宣傳，國人盡量發揮了沒有？開卷第一頁，我就覺得中國方面冷淡薄弱，日本方面猛烈蓬勃了。若儘這樣一頁一頁揭下去，恐怕不到失敗不止！

這次失敗了，中國所損失的，明明白白要比沒有提案前更兇。第一，北庭在開手交涉時，先鑄大錯，——要求取消，就無異對未取消以前的念一條，加以承認；交涉一失敗，從此替二十一條下了個鐵樁，以後再難動搖了。第二，這樣理直氣壯的外交，國人尙不能力爭得勝利，無異對世界表現「中國民族，是無能力的該受壓迫侵略的民族。第三，日本從此將更視中國如無人，厲行其傳統的侵略政策。」

失敗後的危險既這樣兇，日本底手腕又那樣敏捷很辣，要不是全國人民起來圖謀，如何得了！現在惟有橫的各地豎的各業，分頭結合起來，實現一個大結合，來支持這危局。這個大結合，應負有兩個使命：一是對外的，是有力量的有辦法的國民外交；一是對內的，是監督北庭；北庭無狀時，就改造個政府出來當外交之衝。

演講類

青年軍講義（節錄）

韓衍

志士未嘗不用錢，但是志士的錢，要大家用；志士未嘗不喫飯，但是志士的飯，要大家喫。

鐵彈丸最仁愛，亦最殘暴。自救世人用之，則最仁愛；自利己人用之，則最殘暴。敵在眼中，槍在手上，如天與我語，如地與我言，如後有百千萬年之無限萬萬未來之同胞一齊擁出；而此鐵彈丸躊躇又躊躇，以至於無可躊躇，然後機一動，功已成，直行所無事耳。

三人相聚，即團體也，意見一生，衝突起矣。三人之中，此時看係何人能先退讓。誰能退讓一分，即誰之道德增進一分。看係何人能終忍受。誰能忍受一分，即誰之道德鞏固一分。

怒而視人以目。諸君，諸君，此時恰須注意注意！要罵，且慢著開口；要打，且慢著動手。收斂我精神，相對視瞳人。呵呵！原來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嚙兩人頭戴的帽，是一般樣；身穿的衣，是一般樣；腳著的鞋，是一般樣。

意見消化了，便是事業。

嗚呼！能忍耐者，以千年爲一日，以百年爲一刻。

置自家一身於身外，卽世界主義之起點。

以世界爲家庭，人人之父兄，我得而長之矣；人人之子弟，我得而幼之矣。

以家庭爲世界，我之父兄，人人不長之也，奈何！我之子弟，人人不幼之也，奈何！

膽與識鄰，識不足者膽不足，於是乎練識。

膽與量包，量有餘者膽有餘，於是乎貴量。

量也，識也，二者具備矣，然後濟之以千鈞一髮之小心。

時勢不艱難，人人皆善思而善處之矣，安用吾輩爲？

以四萬萬人之精神爲精神，無論何時何地，我之前後左右，有四萬萬人之祖若宗在；有四萬萬人之子若孫在。

我之道德完備，天地鬼神皆來聽命。道德苟有一絲之可議，魑魅魍魎於我皆有發言權。無謂之褒崇，無名之愛惜，無足輕重之討論與周旋，皆屬精神上一方面之敵。

孫子曰「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早爲我青年軍嚼爛這個死字。彼以戰之時爲死地，我以生之時爲死地。

彼以一死赴將軍之命令，我以一死爭萬世之是非。

「見義不爲，是無勇也。」義之一字，是世界上一條大路。所貴乎天昏地黑夜半雞未叫時點著燈籠去尋。

名譽愈高，責任愈重；宅心愈下，自待愈不足，處事愈有餘。

掀天事業，爲之者如行路；然滿則退，謙則進。

自種之花，看之愈媚。自造之河山，保護之愈慘淡。

人權與女權（十一年十一月在南京女師範校講演）

梁啓超

諸君看見我這題目，一定說梁某不通；女也是人，說人權自然連女權包在裏頭，爲什麼把人權和女權對舉呢？哈哈！不通誠然是不通，但這不通題目，並非我梁某人杜撰出來，社會現狀本來就是這樣的，不過照實說，而且想把不通的弄通罷了。

我要出一個問題考諸君一考：「什麼叫做人？」諸君聽見我這話，一定又要說：「梁某只怕瘋了！這問題有什麼難解？凡天地間「圓顛方趾橫目睿心」的動物自然都是人。」哈哈！你這個答案錯了！這個答案只能解釋自然界人字的意義，並不能解釋歷史上人字的意義。歷史上的人，其初範圍是很窄的，

一百個『圓顛方趾橫目睿心』的動物之中，頂多有三幾個殼得上做『人』，其餘都够不上換一句話說：從前能够享有人格的人是很少的，歷史慢慢開展，『人格人』纔漸漸多起來。

諸君聽這番話，只怕越聽越糊塗了。別要著急，等我逐層解剖出來：同是『圓顛方趾橫目睿心』的動物，自然我做得到的事，你也做得到；你享有的權，我也該享有。是不是呢？著啊，果然應該如此。但是從歷史上看來，卻大大不然。無論何國歷史，最初總有一部分人叫做『奴隸』。奴隸豈不也是『圓顛方趾橫目睿心』嗎？而那些非奴隸的人，只認他們是貨物，不認他們是人。諸君讀過西洋歷史，諒來都知道古代希臘的雅典，號稱『全民政治』，說是個個人都平等自由。又應該知道有位大哲學家柏拉圖，是主張共和政體的老祖宗。不錯，柏拉圖說凡人都應該參與政治，但奴隸卻不許。為什麼呢？因為奴隸並不是人！雅典城裏幾萬人，實際上不過幾千人參與政治，爲什麼說是全民政治呢？因為他們公認是『人』的都已參與了，賸下那一大部分，便是奴隸，本來認做貨物不認做人。

不但奴隸如此，就是貴族和平民比較，只有貴族算是完完全全一個人，平民頂多不過够得上做半個人。許多教育，只准貴族受，不准平民受；許多職業，只准貴族當，不准平民當；許多財產，只准貴族有，不准平民有。這種現象，我們中國自唐虞三代到孔子的便是如此；歐洲自羅馬帝國以來一直到十八

世紀都是如此。

在奴隸制度底下，不但非奴隸的人把奴隸不當人看，連那些奴隸也不知道自己是個『人』。在貴族制度底下，不但貴族把平民當半個人看，連那些平民也自己覺得我這個人和他那個人不同。如是者渾渾沌沌過了幾千年。

人是有聰明的，有志氣的，他們慢慢的從夢中覺醒起來了！你有兩隻眼睛一個鼻子，我也有一個鼻子兩隻眼睛，爲什麼你便該如彼，我便該如此？他們心問口，口問心，經過多少年煩悶悲哀，忽然石破天驚，發明一件怪事：『啊啊！原來我是一個人！』這件怪事，中國人發明到什麼程度我且不說。歐洲人甚麼時候發明呢？大約在十五六世紀文藝復興時代。他們一旦發明了自己是個人，不知不覺的便齊心合力下一個決心，一面要把做人的條件預備充實，一面要把做人的權利擴張圓滿。第一步，凡是人都要有受同等教育的機會，不能讓貴族和教會把學問壟斷。第二步，凡是人都要各因他的才能就相當的職業，不許說某項職業被某種階級的人把持到底。第三步，爲保障前兩事起見，一國政治，凡屬人都要有權過問。總說一句：他們有了『人的自覺』，便發生出人權運動。教育上平等權，職業上平等權，政治上平等權，便是人權運動的三大階段。

啊啊！不得了，不得了！人類心力發動起來，什麼東西也擋他不住。『一二三！開步走！』走！走！走！走到十八世紀末年，在法國巴黎城轟的放出一聲大礮來：『人權宣言！好呀好呀！我們一齊來！屬地麼，要自治。階級麼，要廢除。選舉麼，要普徧。黑奴農奴麼，要解放。十九世紀全個歐洲全個美洲熱烘烘鬧了一百年，鬧的就是這一件事。吹喇叭！放爆竹！吃乾盃！成功！凱旋！人權萬歲！從前只有皇帝是人貴族是人僧侶是人，如今我們也和他們一樣，不算人的都算人了，普天之下率士之濱凡叫做人的都恢復他們資格了。人權萬歲萬萬歲！

萬歲聲中，還有一大部分『圓顛方趾橫目睿心』的動物，在那邊悄悄地滴眼淚。這一部分動物，雖然在他們同類中占一半的數量，但向來沒有把他們編在人類裏頭這一部分是誰？就是女子！人權運動，運動的是人權，他們是 *women*，不是 *men*，說得天花亂墜的人權，却不關他們的事！

眼淚是最神聖不過的東西。眼淚是從自覺的心苗中纔滴得出來。男子固然一樣的兩隻眼睛一個鼻子沒有什麼貴族平民奴隸的分別，難道女子又只有一隻眼睛半個鼻子嗎？當人權運動高唱入雲的時候，又發明一件更怪的事：『啊啊！原來世界上還有許多人！』有了這種發明，於是女權運動開始起來。女權運動，我們可以給他一個名詞，叫做廣義的人權運動。

廣義的人權運動——女權運動，和那狹義的人權運動——平民運動正是一樣，要有兩種主要條件：第一要自動，第二要有階段。

什麼叫自動呢？例如美國放奴運動，不是黑奴自己要解放自己，乃是一部分有博愛心的白人要解放他們。這便是他動不是自動。不由自動得來的解放，雖解放了也沒有什麼價值。不惟如此，凡運動是多數人協作的事，不是少數人包辦的事，所以要多數共同自動。例如中國建設共和政體，僅有極少數人在那裏動，其餘大多數不管事。這仍算是他動不是自動。像歐洲十九世紀的平民運動，的確是出於全部或大多數的平民自覺自動，其所以能成功而且徹底理由，全在乎此。女權運動能否有意義有價值，第一件就要看女子切實自覺自動的程度何如。

什麼叫階段呢？前頭說過：人權運動含有三種意味。一是教育上平等權，二是職業上平等權，三是政治上平等權。這三件事雖然一貫，但裏頭自然分出個步驟來。在貴族壟斷權利的時代，他們辯護自己唯一的武器，就是說：我們貴族所有學問智識，你們平民沒有；我們貴族辦得下來的事；你們平民辦不下來。這話對不對呢？對呀。歐洲中世的社會情狀，的確是如此。倘若十八九世紀依然是這種情狀，我敢保『人權宣言』一定發不出來，即發出來也是空話。所以自文藝復興以來，他們平民第一件最急切

的要求，是要和貴族有受同等教育的機會。這種機會陸續到手，他們便十二分努力去增進自己的智識和能力。到十八九世紀時，平民的智識能力，比貴族只有加高，絕無低下，於是乎一鼓作氣，把平民運動成功了。換一句話說，他們是先做人條件預備充實，纔能把做人的權利擴張圓滿。

他們的女權運動，現在也正往這條路上走。女權運動，也是好幾十年前已經開始了，但勢力很是微微不振。爲什麼不振呢？因爲女子智識能力的確趕不上男子。爲什麼趕不上呢？因爲不能和男子有受同等教育的機會。他們用全力打破這一關，打破之後，再一步一步的肉薄前去，以前到職業問題，以次到參政權問題。現在歐美這種運動，漸漸的已有一部分成功了。

我們怎麼樣呢？說起來，又慚愧，又可憐！連大部分男子也沒有發明自己是個人，何論女子！狹義的人權運動還沒有做過，說什麼廣義的人權運動？所以有些人主張『女權尙早論』，說等到平民運動完功之後再做女權運動不遲。這種話對嗎？不對。歐洲造鐵路，先有了狹軌，漸漸才改成廣軌；我們造鐵路，自然一動手就用廣軌，有什麼客氣？歐洲人把狹義廣義的人權運動分作兩回做，我們併作一回，並非不可能的事。但有一件萬不可以忘記：狹軌廣軌固然不成問題；然而沒有築路便想開車，卻是斷斷乎不行的。我說一句不怕諸君嘔氣的話：中國現在男子的智識能力固然也是很幼稚薄弱，但女子又

比男子幼稚薄弱好幾倍！講女權嗎？頭一個條件，要不依賴男子而能獨立。換一句話說：是要有職業。譬如某學校出了一個教授的缺，十位女子和十位男子競爭，又誰爭贏誰？譬如某公司或某私人要用一位秘書，十位女子和十位男子競爭，又誰爭贏誰？再進一步，假如女子參政權實行規定在憲法，到選舉場中公開講演自由競爭，又誰爭贏誰？以現在情形論，我斗膽敢說：女子十回一定有九回失敗！爲什麼呢？因爲現在女子的智識能力實實在在不如男子。天生成不如嗎？不然不然，不過因爲學力不夠。爲什麼學力不夠？爲的是從前女子求學不能和男子有均等機會。沒有均等機會，固然不是現在女子之過；然而學力不夠，卻是不能諱言的事實。諸君在英文讀本裏頭諒來都讀過一句格言：Knowledge is power ——（智識即權力）不從智識基礎上求權力，權力斷斷乎得不到；僥倖得到，斷斷乎保持不住。一個人如此，階級相互間也是如此，兩性相互間也是如此。

講到這裏，我們大概可以得一個結論了。女權運動，無論爲求學運動爲競業運動爲參政運動，我在原則上都贊成；不惟贊成，而且十分認爲必要。若以程序論，我說學第一，業第二，政第三。近來講女權的人，集中於參政問題，我說是急其所緩，緩其所急。老實說一句：現在男子算有參政權沒有說沒有嗎？約法上明明規定，說有嗎？民國成立十一年頭，看見那一位男子曾參過政來還不是在選舉人名冊

上湊些假名，供那班『政棍』買票賣票的工具。人民在這種政治意識之下，就讓你爭得女參政權，也不過每縣添出千把幾百個『趙蘭錢蕙孫淑李娟……』等等人名，替『政棍』多弄幾票生意！我真不願志潔行芳的姊妹們，無端受這種污辱。平心而論，政治上的事情，原不能因噎廢食，這種憤激之譚，我也不願多說了。歸根結底一句：無論何種運動，都要多培實力，少作空談。女權運動的真意義，是要女子有痛切的自覺，從智識能力上力爭上游，務求與男子立於同等地位。這一著辦得到，那麼，競業參政，都不成問題；辦不到，任你攪得海沸塵飛，都是廢話。

諸君啊！現在全國中女子智識的製造場，就靠這十幾個女子師範學校，諸君就是女權運動的基
本軍隊。莊子說得好，『水之積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諸君要知道自己責任重大，又要知道想盡此責任，除卻把學問做好智識能力提高外別無捷徑。我盼望諸君和全國諸姊妹們，都徹底覺悟自己是一個人，都加倍努力完成一個人的資格。將來和全世界女子共同協力做廣義的權運動。這回運動成功的時候，真可以權呼人權萬歲了！

美國的婦人（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講演）

胡適

去年冬季我的朋友陶孟和和先生請我吃晚飯。席上的遠客，是一位美國女子，代表幾家報館去到

俄國做特別調查員的。同席的是一對英國夫婦，和兩對中國夫婦。我在這個『中西男女合璧』的席上，心中發生一個比較的觀察。那兩位中國婦人和那位英國婦人，比了那位美國女士，學問上，智識上，不見得有什麼大區別。但我總覺得那位美國女子和他們絕不相同。我便問我自己道：他與他們不相同之處在那一點呢？依我看來，這個不同之點，在於他們的『人生觀』有根本的差別。那三位夫人的『人生觀』，是一種『良妻賢母』的人生觀。這位美國女子的是一種『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我在席上，估量這個女子，大概不過三十歲上下，却帶着一種蒼老的状态，倔强的精神。他的一言一動，似乎都表示這種『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似乎都會說道：『做一個良妻賢母何嘗不好？但我是堂堂地一個人，有許多該盡的責任，有許多可做的事業。何必定須做人家的良妻賢母，纔算盡我的天職，纔算做我的事業呢？』這就是『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我看這一個女子，單身走幾萬里的路，不怕辛苦，不怕危險，要想到大亂的俄國去調查俄國革命後內亂的實在情形——這種精神，便是那『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的一種表示，便是美國婦女精神的一種代表。

這種『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換言之，便是『自立』的觀念。我並不說美國的婦人個個都不屑做良妻賢母，也並不說他們個個都想去俄國調查革命情形。我但說，依我所觀察，美國的婦女，無論在

何等境遇，無論做何等事業，無論已嫁未嫁，大概都存一個『自立』的心。別國的婦女，大概以『良妻賢母』爲目的，美國的婦女，大概以『自立』爲目的。『自立』的意義，只是要發展個人的才性，可以不依賴別人，自己能獨立生活，自己能替社會做事。中國古代傳下來的心理，以爲『婦人主中饋』，『男子治外，女子主內』；『婦人稱丈夫爲『外子』，丈夫稱妻子爲『內助』。這種區別，是現代美國婦女所絕對不承認的。他們以爲男女同是『人類』，都該努力做一個自由獨立的『人』，沒有什麼內外的區別的。我的母校康納耳大學幾年前新添森林學一科，便有一個女子要求學習此科。這一科是要有實地測量的，所以到了暑假期間，有六星期的野外測量，白天上山測量，晚間睡在帳篷裏，是很苦的事。這位女子也跟着去做，毫不退縮，後來居然畢業了，這是一條例。列位去年看報，定知有一位美國史天孫女士在中國試演飛行機。去年在美國有一個男子飛行家，名叫 Carlstrom，從 Chicago 飛起，飛了四百五十二英里，（約一千五百里）不會中止，當時稱爲第一個遠道飛行家。不到十幾天，有一個女子，名叫 Ruth Law，偏不服氣，便駕了他自己的飛行機，一氣飛了六百六十八英里，便勝過那個男飛行家的成績了。這又是一個例。我舉這兩個例以表美國婦女不認男外女內的區別。男女同有在社會上謀自由獨立的生活的天職。這便是美國婦女的一種特別精神。

這種精神的養成全靠教育。美國的公立小學全是『男女共同教育』。每年約有八百萬男孩子和八百萬女孩子受這種共同教育，所發生的效果，有許多好處。男子因為常與女子在一堂，自然也脫去許多野蠻無禮的行爲。（如穢口罵人之類）最大的好處，在於養成青年男女自治的能力。中國的習慣，男女隔絕太甚了，所以偶然男女相見，沒有鑒別的眼光，沒有自治的能力，最容易陷入煩惱的境地，最容易發生不道德的行爲。美國的少年男女，從少受同等的教育，（有幾種學科稍不同）同在一個課堂讀書，同在一個操場打球，有時同來回去，所以男女之間，只覺得都是同學，都是朋友，都是『人』，所以漸漸的把男女的界限都消滅了，把男女的形迹也都忘記了。這種『忘形』的男女交際，是增進青年男女自治能力的唯一方法。

以上所說，是小學教育。美國的高級教育，起初只限於男子。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女子的高級教育纔漸漸發達。女子高級教育可分兩種，一是女子大學，一是男女共同的大學。單收女子的高級學校，如今也還不少。最著名的，如：

- (1) Vassar College 在 Poughkeepsie, N. Y. 有一千二百人。
- (11) Wellesley College 在 Wellesley, Mass. 有一千五百人。

- (iii) Bryn Mawr College 在 Bryn Mawr, Pa. 有五百人。
- (四) Smith College 在 Northampton, Mass. 有二千人。
- (五) Radcliffe College 在 Cambridge, Mass. 有七百人。
- (六) Barnard College 在紐約有八百人。

這種專收女子的大學，起初多用女子教授，現今也有許多男教授了。這種女子大學往往有極幽雅的校址，極美麗的校舍，極完全的設備。去年有一位中國女學生，陳衡哲女士，做了一篇小說，名叫「一日」寫 Vassar College 的生活，極有趣味。這篇小說登在去年的留美學生季報第二號。諸位若要知道美國女子大學的內部生活，不可不讀他。

第二種便是男女共同的大學。美國各邦的『邦立大學』都是男女同校的。那些有名的私立大學，如 Cornell, Chicago, Leland Stanford 也都是男女同校。有幾個守舊的大學，如 Yale, Columbia, Johns Hopkins 本科不收女子，却許女子進他們的大學院。（即畢業院）這種男女共校的大學生活，有許多好處。第一，這種大學的學科比那些女子大學種類自然更豐富了，因此可以擴張女子高級教育的範圍。第二，可使成年的有正當的交際，共同的生活，養成自治的能力，和待

人處世的經驗。第三，男學生有了相當的女朋友，可以增進個人的道德，可以減少許多不名譽的行為。第四，在男女同班的學科平均看來，女子的成績總在男子之上——這種比較的觀察，一方面可以消除男子輕視女子的心理，一方面可以增長女子自重的觀念，更可以消滅女子仰望男子和依順男子的心理。

據一九一五年的調查，美國的女子高級教育，約如下表：

大學本科

男……一四一·八三六八

女……七九·七六三八

大學院

男……一〇·五七一人

女……五·〇九八八

專門職業科（如路礦牙醫）

男……三八·一二八八

女……一·七七五八

初看這表，似乎男女還不能平等。我們要知道女子高級教育是最近七八十年纔發生的，七八十年內做到如此地步，可算得非常神速了。中美和西美有許多大學中，女子人數或和男子相等，（如

Wisconsin) 或竟比男子還多(如Northwestern)可見將來未必不能做到高等男女教育完全平等的地位。

美國的婦女教育既然如此發達，婦女的『職業』自然也要發達了。『職業』二字在這裏單指得酬報的工作。母親替兒子縫補衣裳，妻子替丈夫備飯，都不算『職業』。美國婦女的職業，可用下表表示：

一九〇〇年統計

男：二三·七五四·〇〇〇人

女：……五·三一九·〇〇〇人

居全數百分之十八

一九一〇年統計

男：三〇〇·九一·五六四人

女：……八·〇七五·七七二人

居全數百分之二十一

這些職業之中，那些下等的職業如下女之類，大概都是黑人或新入境的歐洲僑民。土生的婦女所做的職業，大抵皆係稍上等的。教育一業，婦女最多。今舉一九一五年的報告如下：

小學校

男教員：一一四·八五一

中學私立

女教員……四六五·二〇七人

男教員……五·七七六人

女教員……八·二五〇人

男教員……一六七人

師範私立

女教員……二四九人

男教員……二四九人

師範公立

女教員……二·九一六人

男教員……二六·九五〇人

中學公立

女教員……三五·五六九人

男教員……二六·六三六人

大學及專門學校

女教員……五·九三一人

了。
照上表看來，美國全國四分之三的教員，都是婦女！即此一端，便可見美國婦女在社會上的勢力

據一千九百零十年的統計，美國共有四千四百萬婦女。這八百萬有職業的婦人，還不到全數的五分之一，那些其餘的婦女，雖然不出去做獨立的生活，却並不是坐吃分利的，也並不是沒有左右社會的勢力的。我在美國住了七年，覺得美國沒有一樁大事發生，中間沒有婦女的勢力的；沒有一種有價值的運動，中間沒有無數熱心婦女出錢出力維持進行的。最大的運動，如『禁酒運動』，『婦女選舉權運動』，『反對幼童作苦工運動』……幾乎全靠婦女的功勞，纔有今日那麼發達。此外如宗教的事業，慈善的事業，文學的事業，美術音樂的事業……最熱心提倡贊助的人，都是婦女占大多數。

美國婦女的政治活動，並不限於女子選舉一個問題。有許多婦女極反對婦女選舉權的，却極熱心去幫助『禁酒』及『反對幼童苦工』種種運動。一九一二年大選舉時，共和黨分裂，羅斯福自組一個進步黨。那時有許多婦女都極力幫助這新政黨鼓吹運動，所以進步黨成立的第一年，就能把那成立六十年的共和黨打得一敗塗地。前年（一九一六）大選舉時，從前幫助羅斯福的那些婦女之中，如 Jane Addams 之流，因為怨恨羅斯福破壞進步黨，故又多轉過來幫助威而遜。威而遜這一次的大勝，雖有許多原因，但他得婦女的勢力也就不少。最奇怪的是這一次選舉時，威而遜對於女子選舉的主張，很使美國婦女失望。然而那些明達的婦女，却不因此便起反對威而遜的心。這便可見他們政治

的知識的程度了。

美國婦女所做最重要的公共活動，大概屬於社會改良的一方面居多。現在美國實行社會改良的事業，最重要的要算『貧民區域居留地』“Social Settlements”。這種運動的大旨，要在下等社會的區域內，設立模範的住宅，與辦演說，遊戲，音樂，補習課程，醫藥，看護等事，要使那些下等貧民有些榜樣的生活，有用的智識，正當的娛樂。這些居留地的運動起於英國，現在美國的各地都有這種『居留地』。提倡與辦理的人，大概都是大學畢業的男女學生。其中婦女更多，更熱心。美國有兩處這樣的

『居留地』，是天下聞名的。一處在 Chicago，名叫 Hull House，創辦的人就是上文說的 Jane Addams，這位女士辦這居留地，辦了三十多年，也不知道造就了幾多貧民子女，救濟了幾多下等貧家。前幾年有一個『獨立週報』，發起一種選舉，請讀那報的人投票公舉美國十大偉人。選出的十大偉人之中，有一個便是這位 Jane Addams 女士。這也可想見那位女士的聲價了。還有那一處『居留地』，在紐約城，名叫 Henry Street Settlement，是一位 Lillian Wald 女士辦的。這所『居留地』初起的宗旨，在於派出許多看護婦，親到那些極貧苦的下等人家做那些不要錢的看病，施藥，接生等事。後來範圍漸漸擴充，如今這『居留地』裏面有學堂，有會場，有小戲園，有遊戲場。那條亨利街

本是極下等的貧民區域，自從有了這所『居留地』，真像地獄裏有了一座天堂了。以上所說兩所『居留地』，不過是兩個最著名的榜樣，略可表見美國婦女所做改良社會的實行事業。我在美國常看見有許多富家的女子，拋棄了種種貴婦人的快活生涯，到那些『居留地』去居住。那種精神，不由人不贊嘆崇拜。

以上所說各種活動中的美國婦女，固然也有許多是沽名釣譽的人，但是其中大多數婦女的目的，只是上文所說『自立』兩個字。他們的意思，似乎可分三層。第一，他們以為難道婦女便不配做這種有用的事業麼？第二，他們以為正因他們是婦女，所以最該做這種需要細心耐性的事業。第三，他們以為做這種實心實力的好事，是擡高女子地位聲望的唯一妙法：即如上文所舉那位 Jane Adams 做了三十年的社會事業，便被國人公認為十大偉人之一。這種榮譽，豈是沈佩貞一流人那種舉動所能得到的嗎？所以我們可說美國婦女的社會事業，不但可以表示個人的『自立』精神，並且可以表示美國女界擴張女權的實行方法。

以上所說，不過略舉幾項美國婦女家庭以外的活動，如今且說他們家庭以內的生活。

美國男女結婚，都由男女自己擇配。但在一定年限以下，若無父母的允許，婚約即無法律的效力。

今將美國四十八邦法律所規定不須父母允許之結婚年限如下：

(男子可自由結婚年限)

(女子可自由結婚年限)

三十九邦規定二十一歲

三十四邦規定十八歲

五邦規定十八歲

八邦規定二十一歲

一邦規定十四歲

二邦規定十六歲

三邦無法定的年限

一邦規定十二歲

三邦無法定的年限

自由結婚第一重要的條件，在於男女都須要有點處世的閱歷，選擇的眼光，方才可以不致受人欺騙，或受感情的欺騙，以致陷入痛苦的境遇，種下終身的悔恨。所以須要有法律規定的年限，以保護少年的男女。

據一九一〇年的統計，有下列的現象：(此表單指白種人而言)

已婚的男子有一六·一九六·四五二人

已婚的女子有一五·七九一·〇八七人

未婚的男子有一・二九一・九八五人

未婚的女子有 八・〇七〇・九一八人

離婚的男子有 一・三八・八三二人

離婚的女子有 一・五一・一六人

這表中有兩件事須要說明。第一是不婚不嫁的男女何以這樣多？第二是離婚的夫妻何以這樣多？（美國女子本多於男子，故上表前兩項皆女子多於男子。）

第一不婚不嫁的原因約有幾種：

（一）生計一方面，美國的男子非到了可以養家的地位，決不肯娶妻。但是個人謀生還不難，要籌一家的衣食，要預備兒女的教育，便不容易了。因此有家室的便少了。

（二）知識一方面，女子的程度高了，往往瞧不起平常的男子，若要尋恰好相當的智識上的伴侶，却又『可遇而不可求』。所以有許多女子往往寧可終身不嫁，不情願嫁平常的丈夫。

（三）從男子一方面設想，他覺得那些知識程度太高的女子，只配在大學裏當教授，未必很配在家庭裏做夫人，所以有許多人決意不敢娶那些『*Ph. D. type*』的女子做妻子。

這雖是男子的謬見，却也是女子不嫁一種小原因。

(四) 美國不嫁的女子，在社會上在家庭中，並沒有什麼不便，也不致損失什麼權利。他一樣的享受財產權，一樣的在社會上往來，一樣的替社會盡力，他既不怕人家笑他白頭『老處女』，"old maidens"，他不用慮着死後無人祭祀！

(五) 美國的女子，平均看來，大概不大喜歡做當家生活。他並不是不會做；我所見許多已嫁的女子，都是很會當家的。有一位心理學大家 Hugo Muensterberg 說得好，『受過大學教育的美國女子，管理家務何嘗不週到，但他總覺得寧可到病院裏去看護病人！』

(六) 最重要的原因，還是我上文所說那種『自立』的精神，『那種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有許多女子，早已選定一種終身的事業，或是著作，『或是貧民區域居留地』，或是學音樂，或是學畫，都可用全副精神，全副才力去做。若要嫁了丈夫，便不能繼續去做了；若要生下兒女，更沒有做這種『終身事業』的希望了。所以這些女子，寧可做白頭的老處女，不情願拋棄他們的『終身事業』。

以上六種都是不婚不嫁的原因。

第二，離婚的原因 我們常聽見人說美國離婚的案怎樣多，便推想到美國的風俗怎樣不好。其

實錯了。第一，美國的離婚人數，約當男人全數千分之三，女子人數千分之四，這並不算過多。第二，須知離婚有幾等幾樣的離婚，不可一筆抹煞。如中國近年的新進官僚，休了無過犯的妻子，好去娶國務總理的女兒，這種離婚是該罵的。又如近來的留學生，吸了一點文明空氣回國後，第一件事便是離婚，却不想自己的文明空氣是機會送來的，是多少金錢買來的；他的妻子要是有了這種好機會，也會吸點文明空氣，不致於受他的奚落了。這種不近人情的離婚，也是該罵的。美國的離婚，雖然也有些該罵的，但大多數都有可以原諒的理由。因為美國的結婚總算是自由結婚；而自由結婚的根本觀念，就是要夫婦相敬相愛，先有精神上的契合，然後可以有形體上的結婚。不料結婚以後，方才發現從前的錯誤，方才知道他兩人決不能有精神上的愛情。既不能有精神上的愛情，若還依舊同居，不但違背自由結婚的原理，並且必致於墮落各人的人格，決沒有良好的結果，更沒有家庭幸福可說了。所以離婚案之多，未必全由於風俗的敗壞，也未必不由於個人人格的尊貧。我們觀風問俗的人，不可把我們的眼光胡亂批評別國禮俗。

我所聞所見的美國女子之中，很有許多不嫁的女子。那些鼎鼎大名的 Jane Addams, Lillian Wald 一流人，自不用說了。有的終身做老女在家享受安閒自由的清福。有的終身做教育事業，覺得

個個男女小學生都是他的兒女一般，比那小小的家庭好得多了。如今單舉一個女朋友做例。這位女士是一個有名的大學教授的女兒，學問很好，到了二十幾歲上，忽然把頭髮都翦短了，把從前許多的華麗衣裙都不要了。從此以後，他只穿極樸素的衣裳，披着一頭短髮，離了家鄉去到紐約專學美術。他的母親是很守舊的，勸了他幾年，終勸不回頭。他拋棄了世界的家庭清福，專心研究一種新畫法；又不肯多用家中的錢，所以每日自己備餐，自己掃地。他那種新畫法，研究了多少年，起初很少人賞識，前年的新畫在一處展覽，居然有人出重價買去。將來他那種畫法，或者竟能自成一家也未可知。但是無論如何，他這種人格，真可算得『自立』兩個字的具體的榜樣了。

這是說不嫁的女子。如今且說幾種已嫁的婦女的家庭。

第一種是同具高等學問，相敬相愛，極圓滿的家庭。如大哲學家 John Dewey 的夫人，幫助他丈夫辦一個『實驗學校』，把他丈夫的教育學說實地試驗了十年，後來他們的大女兒也研究教育學，替他父親去考察各地的教育運動。又如生物學家 Conistonk 的夫人，也是生物學名家，夫婦同在大學教授，各人著的書都極有價值。又如經濟學家 Alvin Johnson 的夫人，是一個哲學家，專門研究 Aristotle 的學說，很有成績。這種學問平等的夫婦，圓滿的家庭，便在美國也就不可多得了。

第二種是平常中等人家，夫妻同艱苦，同安樂的家庭。我在 Indiana 時，有一天晚上在一位大學教授家吃飯。我先向主人主婦說明，我因有一處演說，所以飯後怕不能多坐。主人問我演什麼題目，我說是『中國的婚姻制度』。主人說『今晚沒有他客，你何不就這裏試演一次？』我便取出演說稿，挑出幾段，讀給他們聽。內中有一節講中國夫妻結婚之前，雖然沒有愛情，但是成了夫婦之後，有了共同的生活，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這種同艱苦的生活也未嘗不可發生濃厚的愛情。我說到這裏看見主人擡起頭來望着主婦，兩人似乎都很為感動。後來他們告訴我他們都是苦學生出身，結婚以來，雖無子女，却同受了許多艱苦。近來境况稍寬裕了，正在建築一所精緻的小屋。他丈夫是建築工程科教授，自己打圖樣，他夫人天天去監督工程。這種共同生活可使夫婦愛情格外濃厚，家庭幸福格外圓滿。

又一次，我在一個人家過年。這家夫婦兩人，也沒有兒女，却極相敬愛，同嘗艱苦。那丈夫是一位化學技師，因他夫人自己洗衣服，便想出心思替他造一個洗衣機器。他夫人指着對我說，『這便是我的丈夫今年送我的聖誕節禮了。』這位夫人身體很高，在廚房做事不很方便，因此他丈夫便自己動手把廚房裏的桌腳添高一尺。這種瑣屑小事，可以想見那種同安樂，同艱苦的家庭生活了。

第三種是夫婦各有特別性質，各有特別生活，却又都能相安相得的家庭。我且舉一個例，有一個

朋友在紐約一家洋海轉運公司內做經理，天天上公司去辦事。他的夫人，是一個『社交婦人』(“socially woman”)，善於應酬，懂得幾國的文學，又研究美術音樂。每月他開一兩次茶會，到的人，有文學家，也有畫師，也有音樂家，也有新聞記者，也有很奢華的『社交婦人』，也有衣飾古怪披着頭髮的『新婦女』(“the new woman”)。這位主婦四面招呼，面面都到。來的人從不得見男主人，男主人也從來不與聞這種集會。但他們夫婦却極相投相愛，決不因此生何等間隔。這是一種『和而不同』的家庭。

第四種是『新婦女』的家庭。『新婦女』是一個新名詞，所指的是一種新派的婦女，言論非常激烈，行爲往往趨於極端，不信宗教，不依禮法，却又思想極高，道德極高。內中固然也有許多假裝的『新婦女』，口不應心，所行與所說大相反悖的。但內中實在有些極有思想極有道德的婦女。我在 Indiana 時，有一位男同學，學的是城市風景工程，却極喜歡研究文學，做得極好的詩文。後來我到紐約不上一個月，忽然收到一個女子來信，自言我是這位同學的妻子，因爲平日聽他丈夫說起我，故很想見我。我自然去見他，談起來，纔知道他是一個『新婦人』，學問思想都極高尚。他丈夫那時還在 Cornell 大學的大學院研究高等學問。這位女子在 Columbia 大學，做一個打字的書記，自己謀生，每星期五六夜去學高等音樂。他們夫婦隔開二百多英里，每月會見一次，他丈夫繼續學他的風景工程，他夫人

繼續學他的音樂。他們每日寫一封信，雖不相見，却真和朝夕相見一樣。這種家庭幾乎沒有「家庭」可說；但我和他們做了幾年的朋友，覺得他們那種生活，最足代表我所說的「自立」的精神。他們雖結了婚，成了夫婦，却依舊做他們的「自立」生活。這種人在美國雖屬少數，但很可表示美國婦女最近的一種趨向了。

結論

以上所說「美國的婦女」，不過隨我個人見聞所及，略舉幾端，既沒有「邏輯」的次序，又不能詳盡。聽者讀者心中必定以為我講「美國的婦女」，單舉他們的好處，不提他們的弱點，未免太偏了。這種批評，我極承認。但我平日的主張，以為我們觀風問俗的人，第一個大目的在於懂得人家的好處。我們所該學的，也只是人家的長處。我們今日還不配批評人家的短處。不如單注意觀察人家的長處在什麼地方。那些外國傳教的人，回到他們本國去捐錢，到處演說我們中國怎樣的野蠻不開化，他們錢雖捐到了，却養成一種賤視中國人的心理。這是我所最痛恨的。我因為痛恨這種單摘人家短處的教士，所以我在美國演說中國文化也只提出我們的長處，如今我在中國演說美國文化，也只注重他們的特別長處。

如今所講美國婦女特別精神，只在他們的自立心，只在他們那種『超於良妻賢母人生觀』這種觀念是我們中國婦女所最缺乏的觀念。我們中國的姊妹們若能把這種自立的精神來補助我們的依賴性質，若能把那種『超於良妻賢母人生觀』來補助我們的『良妻賢母』觀念，定可使中國女界有一點『新鮮空氣』，定可使中國產出一些真能『自立』的女子。這種『自立』的精神，帶有一種傳染的性質。女子『自立』的精神，格外帶有傳染的性質。將來這種『自立』的風氣，像那些染鼠疫的微生物一般，越傳越遠，漸漸的造成無數『自立』的男女，人人都覺得自己是堂堂地一個『人』，有該盡的義務，有可做的事業。有了這些『自立』的男女，自然產生良善的社會。良善的社會，決不是如今這些互相依賴不能『自立』的男女所能造成的。所以我所說那種『自立』精神，初看去，似乎完全是極端的個人主義，其實是善良社會絕不可少的條件。這就是我提出這個問題的微意了。

民國七年九月

● 序傳類

新青年宣言

本誌具體的主張，從來未曾完全發表。社員各人持論，也往往不能盡同。讀者諸君或不免懷疑，社會上頗因此發生誤會。現當第七卷開始，敢將全體社員的公同意見，明白宣布。就是後來加入的社員，也公同擔負此次宣言的責任。但「讀者言論」一欄，乃為容納社外異議而設，不在此例。

我們相信世界上的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已經造了無窮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的了。

我們相信世界各國政治道德上經濟上因襲的舊觀念中，有許多阻礙進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份。我們想求社會進化，不得不打破「天經地義」「自古如斯」的成見；決計一面拋棄此等舊觀念，一面綜合前代賢哲當代賢哲和我們自己所想的，創造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的新觀念，樹立新時代的精神，適應新社會的環境。

我們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希望那虛偽的，保守的，消極的，束縛的，階級的，因襲的，醜的，惡的，戰爭的，軋轢不安的，懶惰而煩悶的，少數幸福的現象，漸漸減少，至於消滅。

我們新社會的新青年，當然尊重勞動；但應該隨個人的才能興趣，把勞動放在自由愉快藝術美化的地位，不應該把一件神聖的東西當做維持衣食的條件。

我們相信人類道德的進步，應該擴張到本能（即侵略性及占有心）以上的生活；所以對於世界各種民族，都應該表示友愛互助的情誼。但是對於侵略主義占有主義的軍閥財閥，不得不以敵意相待。

我們主張的是民衆運動社會改造，和過去及現在各派政黨，絕對斷絕關係。

我們雖不迷信政治萬能，但承認政治是一種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會把政權分配到人民全體，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無職業做標準，不拿有無財產做標準；這種政治，確是造成新時代一種必經的過程，發展新社會一種有用的工具。至於政黨，我們也承認他是運用政治應有的方法；但對於一切擁護少數人私利或一階級利益，眼中沒有全社會幸福的政黨，永遠不忍加入。我們相信政治道德科學藝術宗教教育，都應該以現在及將來社會生活進步的實際需要爲中心。

我們因爲要創造新時代新社會生活進步所需要的文學道德，便不得不拋棄因襲的文學道德

中不適用的部分。

我們相信尊重自然科學實驗哲學，破除迷信妄想，是我們現在社會進化的必要條件。

我們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權利，已經是現在社會生活進步的實際需要；並且希望他們個人自己對於社會責任有澈底的覺悟。

我們因為要實驗我們的主張，森嚴我們的壁壘，寧歡迎有意識有信仰的反對，不歡迎無意識無信仰的隨聲附和。但反對的方面沒有充分理由說服我們以前，我們理當大膽宣傳我們的主張，出於決斷的態度；不取鄉愿的，紊亂是非的，助長惰性的，阻礙進化的，沒有自己立腳地的調和論調；不取虛無的，不着邊際的，沒有信仰的，沒有主張的，超實際的，無結果的絕對懷疑主義。

新生活

(爲新生活雜誌第一期做的)

胡適

那樣的生活可以叫做新生活呢？

我想來想去，只有一句話。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

你聽了，必定要問我，有意思的生活又是什麼樣子的生活呢？

我且先說一兩件實在的事情做個樣子，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前天你沒有事做，閑的不耐煩了，你跑到街上一個小酒店裏，打了四兩白干，喝完了，又要四兩，再添上四兩。喝的大醉了，同張大哥吵了一回嘴，幾乎打起架來。後來李四哥來把你拉開，你氣忿忿的又要了四兩白干，喝的人事不知，幸虧李四哥把你扶回去睡了。昨兒早上，你酒醒了，大嫂子把前天的事告訴你，你懊悔的很，自己埋怨自己：『昨兒爲什麼要喝那麼多酒呢？可不是糊塗嗎？』

你趕上張大哥家去，作了許多揖，賠了許多不是，自己怪自己糊塗，請張大哥大量包涵。正說時，李四哥也來了，王三哥也來了。他們三缺一，要你陪他們打牌。你坐下來，打了十二圈牌，輸了一百多吊錢。你回得家來，大嫂子怪你不該賭博，你又懊悔的很，自己怪自己道：『是啊，我爲什麼要陪他打牌呢？可不是糊塗嗎？』

諸位，像這樣子的生活，叫做糊塗生活，糊塗生活便是沒有意思的生活。你做完了這種生活，回頭一想，『我爲什麼要這樣幹呢？』你自己也回不出究竟爲什麼。

諸位，凡是自己說不出『爲什麼這樣做』的事，都是沒有意思的生活。

反過來說，凡是自己說得出『爲什麼這樣做』的事，都可以說是有意思的生活。
生活的『爲什麼』就是生活的意思。

人同畜生的分別，就在這個『爲什麼』上。你到萬牲園裏去看那白熊一天到晚擺來擺去不肯歇，那就是沒有意思的生活。我們做了人，應該不要學那些畜生的生活。畜生的生活只是糊塗，只是胡混，只是不曉得自己爲什麼如此做。一個人做的事應該件件事回得出一個爲什麼？

我爲什麼要幹這個？爲什麼不幹那個？回答得出，方才可算是一個人的生活。

我們希望中國人却能做這種有意思的新生活，其實這種新生活並不十分難，只消時時刻刻問自己爲什麼這樣做，爲什麼不那樣做，就可以漸漸的做到我們所說的新生活了。

諸位，千萬不要說『爲什麼』這三個字是很容易的小事。你們今天起，每做一件事，便問一個爲什麼——爲什麼不把辮子剪了？爲什麼不把大姑娘的小脚放了？爲什麼大嫂子臉上搽那麼多的脂粉？爲什麼出棺材要用那麼多叫化子？爲什麼娶媳婦也要用那麼多叫化子？爲什麼罵人要罵他的爺媽？爲什麼這個爲什麼那個——你試辦一兩天，你就會覺這三個字的趣味真是無窮無盡，這三個字的功用也無窮無盡。

諸位，我們恭敬敬請你們來試試這種新生活。

吳虞文錄序

胡適

凡是到過北京的人，總忘不了北京街道上的清道夫。那望不盡頭的大街上，漫漫撲人的塵土裏，他們抬着一桶水，慢慢的歇下來，一勺一勺的洒到地上去，洒的又遠又均勻。水洒着的地方，塵土果然不起了。但那酷烈可怕的太陽，偏偏不肯幫忙，他只管火也似的晒在那望不盡的大街上。那水洒過的地方，一會兒便晒乾了；一會兒風吹過來或汽車走過去，那漫漫撲人的塵土又飛揚起來了！洒的儘管洒，晒的儘管晒。但那些藍襖藍褲露着胸脯的清道夫，並不因為太陽和他們作對就不洒了。他們依舊一勺一勺的洒將去，洒的又遠又均勻，直到日落了，天黑了，他們才抬着空桶，慢慢的走回去，心裏都想道，『今天的事做完了。』

吳又陵先生是中國思想界的一個清道夫。他站在那些不盡頭的長路上，眼睛裏，嘴裏，鼻子裏，頭裏，都是漫漫撲人的孔渣孔滓的塵土，他自己受不住了；又不忍見那無數行人在那孔渣孔滓的塵霧裏撞來撞去，撞的破頭折腳。因此他發憤做一個清道夫，常常挑着一擔辛辛苦苦挑來的水，一勺一勺的洒向那孔塵漫漫的大街上。他洒的水，不但拿不着工錢，還時時被那無數喫慣孔塵的老頭子們跳着脚痛罵，怪他不識貨，怪他不識得這種孔渣孔滓的美味，怪他挑着水拿着勺子在大街上妨礙行人。但他毫不在意，他仍舊做他清道的事。有時候他洒的疲乏了，失望了，忽然遠遠的覩見那不盡頭的

大路的那一頭好像也有幾個人在那裏洒水清道，他的心裏又高興起來了，他的精神又鼓舞起來了。於是他仍舊挑了水來，一勺一勺的洒向那旋洒旋乾的長街上去。

這是吳先生的精神。吳先生和我的朋友陳獨秀是近來攻擊孔教最有力的兩位健將。他們兩人，一個在上海，一個在成都，相隔那麼遠，但精神很有相同之點。獨秀攻擊孔丘的許多文章（多載在新青年第二卷），專注重『孔子之道，不合現代生活』的一個主要觀念。當那個時候，吳先生在四川也做了許多非孔的文章，他的主要觀念也只是『孔子之道不合現代生活』的一個觀念。吳先生是學過法政的人，故他的方法與獨秀稍不同。吳先生自己說他的方法道：

『不佞丙午游東京，曾有數詩，注中多非儒之說。歸蜀後，常以六經，五禮通考，唐律疏義，滿清律例及諸史中議禮議條之文，與老莊，孟德斯鳩，甄克思，穆勒，約翰，斯賓塞爾，遠籐隆吉，久保天隨諸家之著作，及歐美各國憲法，民法，刑法，比較對勘。十年以來，粗有所見。

吳先生用這個方法的結果，他的非孔文章大體都注重那些根據孔道的種種禮教，法律，制度，風俗。他先證明這些禮法制度都是根據於儒家的基本教條的，然後證明這種種禮法制度都是一些喫人的禮教和一些坑陷人的法律制度。他又從思想方面指出自老子以來也有許多古人不滿意於這

些欺人吃人的禮制，使我們知道儒教所極力擁護的禮制在千百年前早已受思想家的批評與攻擊了。何況在現今這種大變而特變的社會生活之中呢？

吳先生的方法，我覺得是很不錯的。我們對於一種學說，或一種宗教，應該研究他在實際上發生了什麼影響？『他產了什麼樣子的禮法制度？他所產生的禮法制度發生了什麼效果？增長了或是損害了人生多少幸福？造成了什麼樣子的國民性？助長了進步嗎？阻礙了進步嗎？』這些都是批評一種學說或一種宗教的標準。用這種實際的效果去批評學說與宗教，是最嚴厲又最平允的方法。吳先生雖不會明說他用的是這種實際主義的標準，但我想他一定贊成我這個解釋。

那些衛道的先生們也知道這種實際標準的厲害，所以他們想出一個躲避的法子來。他們說：『這種種實際的流弊都不是孔老先生的本旨，都是叔孫通、董仲舒、劉歆、程顥、朱熹……等人的誤解孔道的結果。你們罵來罵去，只罵着叔孫通、董仲舒、劉歆、程顥、朱熹一班人，却罵不着孔老先生。』於是有人說禮運大同說是真孔教（康有為先生）；又有人說四教、四絕、三慎，是真孔教（顧實先生）。關於這種遁辭，獨秀說的最痛快：

『尼下分漢宋儒者以及今之孔道孔教諸會之孔教與真正孔子之教爲二。且謂孔教爲後人所

壞。愚今所欲問者，漢唐以來諸儒，何以不依傍道，法，楊，墨，而人亦不以道，法，楊，墨稱之？何以獨與孔子爲緣而復敗壞之也？足下可深思其故矣。（新青年二卷四號）

這個道理最明顯：何以那種種，喫人的禮教制度都不掛別的招牌，偏愛掛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爲二千年喫人的禮教法制都掛着孔丘的的招牌，故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搥碎，燒去！

我給各位中國少年介紹這位『四川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又陵先生！

十·六·一六

中國哲學史大綱序

蔡元培

我們今日要編中國古代哲學史，有兩層難處。第一是材料問題：周，秦的書，真的同僞的，混在一處，就是真的，其中錯簡錯字，又是很多，若沒有做過清朝人叫做『漢學』的一步工夫，所搜的材料，必多錯誤。第二是形式問題：中國古代學術從沒有編成系統的記載。莊子的天下篇，漢書藝文志的六藝略，諸子略，均是平行的記述。我們要編成系統，古人著作沒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哲學史。所以

非研究過西洋哲學史的人，不能構成適當的形式。

現在治過『漢學』的雖還不少，但總是沒有治過西洋哲學史的。留學西洋的學生，治哲學的本沒有幾人，這幾人中能兼治『漢學』的更少了。適之先生生於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稟有『漢學』的遺傳性；雖自幼進新式的學校，還能自修『漢學』，至今不輟；又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兼治文學哲學，於西洋哲學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編中國古代哲學史的難處，一到先生手裏，就比較容易多了。

先生到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哲學史，纔滿一年。此一年的短時期中，成了這一編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可算是心靈手敏了。我曾細細讀了一遍，看出其中幾處的特長：

第一，是證明的方法。我們對於一個哲學家，若是不能考實他生存的時代，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來原；若不能辨別他遺著的真偽，便不能揭出他實在的主義；若不能知道他所用辯證的方法，便不能發見他有無矛盾的議論。適之先生這大綱中，此三部分的研究，差不多占了全書三分之一，不但可以表示個人的苦心，並且為後來的學者開無數法門。

第二，是扼要的手段。中國民族的哲學思想，遠在老子孔子之前，是無可疑的。但要從此等一半神

話一半政史的記載中，抽出純粹的哲學思想，編成系統，不是窮年累月，不能成功的。適之先生認定所講的是中國古代哲學家的思想發達史，不是中國民族的哲學思想發達史，所以截斷衆流，從老子孔子講起，這是何等手段！

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古代評判哲學的，不是墨非儒，就是儒非墨；且同是儒家，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人，又非荀子；漢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諸子；近人替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這都是鬧意氣罷了。適之先生此編，對於老子以後的諸子，各有各的長處，各有各的短處，卻還他一個本來面目，是很平等的。

第四，是系統的研究。古人記學術的，都用平行法，我已說過了。適之先生此編，不但孔墨兩家有師承可考的，一一顯出變遷的痕迹。便從老子到韓非，古人畫分做道家和儒墨名法等家的，一經排比時代，比較論旨，都有遞次演進的脈絡，可以表示。此真是古人所見不到的。

以上四種特長，是較大的；其他較小的長處，讀的人自能領會，我不必贅說了。我只盼望適之先生努力進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編成一部完全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把我們三千年來一半斷爛，一半龐雜的哲學界，理出一個頭緒來，給我們一種研究本國哲學史門徑，那真是我們的幸福了！

歐遊心影錄楔子

梁啓超

民國八年雙十節之次日，我們從意大利經過瑞士，回到巴黎附近白魯威的寓廬。回想自六月六日離開法國以來，足足四個多月，坐了幾千里的鐵路，遊了二十幾個名城，除倫敦外，卻沒有一處住過一來復以上。真是走馬看花，疲於奔命。如今卻有點動極思靜了。

白魯威離巴黎二十分鐘火車，是巴黎人避暑之地。我們的寓廬，小小幾間樸實樓房，倒有個很大的院落，雜花豐樹，楚楚可人。當夏令時，想是風味絕佳，可惜我不曾享受；到我來時，那天地肅殺之氣，已是到處彌滿。院子裏那些秋海棠野菊，不用說，早已萎黃彫謝，連那十幾株百年合抱的大苦栗樹，也抵不過霜威風力，一片片的黃葉，蟬聯飄墮，層層堆疊，差不多把我們院子變成黃沙荒磧。還有些樹上的葉，雖然還賴在那裏掙他殘命，卻都帶一種沉重淒涼之色，向風中戰抖抖的作響，訴說他魂驚望絕。到後來索性連枝帶梗滾掉下來，像也知道該讓出自己所佔的位置，教後來的好別謀再造。

歐北氣候，本來森鬱，加以今年早寒，當舊曆重陽前後，已有窮冬閉藏景象，總是陰霾霾的欲雨不雨。間日還要湧起濛濛黃霧，那太陽有時從層雲疊霧中瑟瑟縮縮閃出光線來，像要告訴世人，說他還在那裏。但我們正想要去親炙他一番，他卻已躲得無蹤無影了。

我們住的這避暑別墅，本來就不是預備過冬之用，一切構造，都不合現在的時宜。所以住在裏頭的人，對於氣候的激變感受不便，自然是更多且更早了。

歐戰以來，此地黑煤的稀罕，就像黃金一樣，便有錢也買不着。我們靠着取暖的兩種寶貝，就是那半乾不溼的木柴，和那煤氣廠裏蒸取過煤氣的煤渣。那溼柴煨也不再燃，吱吱的響，像背地埋怨，說道：『你要我中用，還該先下一番工夫。這樣生吞活剝起來，可是不行的。』那煤渣在那裏無精打彩的乾炙，卻一陣一陣的爆出碎屑來，像是惡狠狠的說道：『我的精髓早已榨乾了，你還要相煎太急嗎？』

我們想着現在剛是故國秋高氣爽的時候，已經一寒至此；將來還有三四個月的嚴冬，不知如何過活。因此連衣服也不敢多添，好預備他日不時之用。只是靠些室內室外運動，鼓起本身原有的熱力，來抵抗外界的沍寒。

我們同住的三五個人，就把白魯威當作一個深山道院，巴黎是絕跡不去的，客人是一個不見的。鎮日坐在一間開方丈把的屋子裏頭，傍着一個不生不滅的火爐，圍著一張亦圓亦方的桌子，各人埋頭埋腦做各自的功課。這便是我們這一冬的單調生活趣味，和上半年恰恰成個反比例了。我的功課中有一件，便是整理這部遊記。

讀者莫見笑，我這部遊記落筆以前，我要仿從前八股家做策冒的樣子，先將我這一年來歐遊的一般觀察，和一般感想寫出個概略來。

水滸新敘

陳獨秀

『赤日炎炎似火燒，田中禾黍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這四句詩就是施耐庵做水滸傳的本旨。

水滸傳的理想不過爾爾，並沒有別的深遠意義，爲什麼有許多人愛讀他？是了是了！文學的特性重在技術，并不甚重在理想。理想本是哲學家的事。文學家的使命，并不是創造理想；是用妙美的文學技術，描寫時代的理想，供給人類高等的享樂。

在這一點看起來，我們就可以明白許多人愛讀水滸傳的緣故了。

在文學的技術上論起來，水滸傳的長處，乃是描寫個性十分深刻，這正是文學上重要的。中國戲劇的缺點，第一就是沒有這種技術。

亞東圖書館將新式標點加在水滸傳上翻印出來，我以為這種辦法很好，愛讀水滸傳的人必因此加多。他們要求我做篇跋，我沒甚多話說，惟有指出這書主要的理想和技術，請讀者注意。

民國九年七月七日，陳獨秀叙。

火災序

顧頡剛

聖陶將一年半以來所做的小說繼續編成一集，就取第七篇的名字——火災——做這一集的名字；並且囑我做上一篇序。我在隔膜的序上原說過：他寄給我的信有好許多可以說明他的環境和思想的，但放在北京，不便取覽。若得把他的信札聚合攏來，等隔膜再版或編成第二集時加上一篇續序，最是我的願望。現在聖陶要我履行這個約言，但我的身子給環境束縛住了，沒法到北京去，這個願望是白白的許下了。我自己很知道沒有文學的才性，又沒有文學的修養，所以做隔膜序時，只把聖陶的歷史敘述了一遍，而不敢批評他的文藝作品。我所能為聖陶作序的話，除了不在手頭的信札以外，可以說是已經說盡了。已經說盡了能說的話，而聖陶又是敦促我做第二集的序，這使我不得不僭越而批評他的文藝作品。但這是我做文藝批評的第一回，我很沒有自信的膽量，所以專注目在他的思想，而不及他的藝術，使得範圍可以縮小一點。

隔膜這一集，最使我感動的是下一半。這一半寫的情感，幾乎沒有一篇不是極深刻的。聖陶在阿鳳一篇裏說：

「世界的精魂，是愛，生趣，愉快。」

他理想中有一個很圓滿的世界的精魂，他秉着這個宗旨，努力的把他描寫出來，可說是成功了。試看這篇裏，寫學校中認為頑皮的學生和低能的兒童，婆婆認為生氣的養媳婦，在平常人的眼光之下，真是不足掛齒的人物。但這輩不足掛齒的人物的內心裏，正包含着無窮的生趣和愉快。至於沒合理會的蠢婦人，腦筋單簡的農人和老媽子，他們也都有極深摯的慈愛在他們的心底裏。他們雖是在光線微弱的小屋裏過很枯燥的生活，雖是受着長輩的打罵，旁人的輕視，得不到精神的安慰，但是「愛，生趣，愉快」是不會給這些環境滅絕掉的。不但不會滅絕，並且一旦達到了伸展的機會，就立刻會得生長發達。這時候，從前的痛苦一切都忘了，他們就感受到人生的真實意義了。

平伯說，「讀綠衣到方老太讀信的一段，不禁淚下。」這是聖陶描寫真切的效果。我最愛讀的是潛隱的愛，對於陳家二奶奶正與平伯對於綠衣有同樣的感覺。二奶奶的境遇可悲極了：沒有人愛他，沒有人理她，她又是一個蠢笨的婦人，她的生死和世界沒有一點關係；但她的內心裏蓄着極豐富的慈愛，而這種豐富的慈愛只能殼偷偷摸摸的發洩在鄰家的孩子身上，她的心靈是何等的偉大，她已把全世界的垢污洗刷去了。我讀了這一篇，使我覺得她真是一個愛之神，世界上沒有她，真不知要變

成何等的枯燥和寂寞。我恨不得得到她的身旁，拭去了她的淚，安慰着她的心，幫着她照顧她的心愛的孩子，雖是明知當着她的面，仍不過是一個蠢笨的鄉下婦人。

我們生存在這種冷酷的社會裏，受着一切的逼迫，不得不把人的本性一天一天的消失了。我們感到用了真性情處世的容易受挫折，於是各人把自己的心深深的掩埋着，專用蓄音片說話。我們感到愛人的徒然自苦，自私的可以得到實惠，於是用了全力去做自私的事，凡是能達到自私的效果的，一切都可做得，不管矯飾和欺騙。我們的生命固然保存了，但生命的源泉——愛，生趣，愉快——是喪失了。讀了聖陶的小說，只使得我們對於非人的行為起了極端的憎惡，而對於人的本性起了親切的反省和眷戀，希望把已經失去的寶物重新尋了回來。世上像二奶奶這般的人正不知有多少，他們是弱者，他們的愛在不自然的境界中，從血和淚裏洗刷出來，愈覺得光明澄澈，他們有種種不同的悲哀和歡樂的心境，可以幫助人們去搜尋已經失掉的寶物。但那得借了聖陶一枝筆，把他們都寫出來呢！

在第二集裏，寫出這種傾向的有地動，小蜆的回家，醉後，義兒等篇。地動裏的明兒，因為他的父親的故事講話裏說一個小孩子流落到遠方，不能看見母親，就引起了他的最初的悲哀，哭得至於嗚咽。

了。小蜆的回家裏的孩子，因為對於殺了一隻有母親的蝦的懺悔，把一個別人送與他的小蜆投到河中，讓她去看她的母親。醉後裏的季亮，因了一個初見面的娼妓對他講了幾句真情的話，使他在醉中感受潛隱的悲哀的無奈，引起了永久的悵惘。這都不是爲了自己的利益而去施愛，也不是爲了歷久的情愫而生眷戀，只是他們正在伸展他們的本性；他們已經用了他們的愛，把全世界融成一個不可分解的實體，沒有什麼喚做「我」喚做「人」的界限了。

義兒一篇，很可與第一集的一課合看。明明是很有生趣很能自己尋出愉快的小孩，但社會上一定要把他們的生趣和愉快奪去了。甚至於最愛他的母親，也受了社會上的暗示，看着他的生趣和愉快，反而惹起了她的惱怒和悲感。義兒的叔父自詡他處置義兒的祕訣，就是永遠不將好顏臉對他。讀了這篇，不由得不使人感到冷酷的社會所需要的分子乃是沒有生趣的人；越是冥漠無情，越容易在社會上占到隱固的地位；而其所排斥的，乃是天才和沒有失掉本性的人。社會上如此的冷酷，也並不是有意，實在他們的寶物失去了多時了，沒有人發出尋覓的呼聲，他們就想不到寶物的可愛，一任生物上了錯誤的道路，——而一般人方以爲正應如此！

要享受人生的愉快，是社會上所不容；但要往下墮落時，社會上卻是很樂意的招接。聖陶的小說

中，以描寫教育界的情形爲多。試看樂園中小學教師爲了喫不飽飯，使得他們的身體雖在教室，他們的心卻在「機會之流」的旁邊切迫的期待。等不到機會的，只得時常到小茶館裏，承攬鄉下人的香疏書寫，得到一點青菜，雞子。以致到了上課的鐘點，學生在學校裏鬧得翻了，教師還是在小菜館捧着茶壺。這難道是小學教師的自願墮落麼？飯這一篇，寫得更顯著，教師爲了沒了錢，只得自己上街買菜，以致誤了上課的時刻；學務委員爲了要從教師身上括下錢來，所以板了面孔責備他，罰去他的薪俸。這種在經濟勢力的高壓之下，一層層生出的墮落，也是他們自己願意的麼？所以脆弱的心裏，莫先生聽了許博士的演說，當時很能發領受他的意義，知道小學教師有無窮的趣味，並且有運轉社會的可能，然而到他想起自己正爲小學教師的時候，他的興奮又退了。究竟這脆弱的心是他的本質呢？還是社會上逼成的呢？聖陶在苦菜裏有幾句話道：

「凡從事X的，厭惡X，便致怠業。」

「X決無可以厭惡的地方，可厭惡的乃是糾纏着X的附生物。去掉這附生物，纔是治病除根的法子。」

他酷望着一切的生活都成了藝術的生活，但實際上一切的生活都給他們的附生物糾纏住了，以致

只有墮落而無愉快。這是何等煩悶的事！

把上面的許多話歸納起來，就是聖陶做小說的一貫的宗旨：

人心本是充滿着愛的，但給附生物遮住了，以致成了隔膜的社会。人心本是充滿着生趣和愉快的，但給附生物糾纏住了，以致成了枯燥的社会。然而隔膜和枯燥，只能在人事的外表糊得密不通風，卻不能斷截內心之流；只能逼迫成年人和服務於社会的人就他的範圍，卻不能損害到小孩子和鄉僻的人。這一點僅存的「愛，生趣，愉快」，是世界的精魂，是世界所以能殼維繫着的緣故。

喚起世界的精魂，鼓吹全人類對於人的本性都有眷戀的感情，尋覓的願望，這是聖陶的責任。「如何可以使得人的本性不受現實生活的損害？」這是我們讀了聖陶的小說以後應當激起的煩悶，應當要求解決的問題。

一九二三，三，二五。

許怡蓀傳

胡適

我的朋友許怡蓀死了！他死的時候是中華民國八年三月二十二夜七點半鐘。死的前十幾天，他看見報紙上說我幾個朋友因為新舊思潮的事被政府驅逐出北京大學。他不知是謠言，一日裏寫了

兩封快信給我，勸我們切不可因此灰心，也不必因此憤慨。（三月五日信）他又說，『無論如何，總望不必憤慨，仍以冷靜的態度處之……所謂經一回的失敗，長一回的見識。』（三月五日第二信）這就是怡蓀最末一次的信。到了三月十七日，他就病。起初他自己還說是感冒，也不會請醫生診看；直到二十一夜，他覺得病不輕，方才用電話告訴幾個同鄉。明天他們來時，怡蓀的呼吸已促短，不很能說話。河海工程學校的人把他送到日本醫院，醫院中人說這是流行的時症，轉成肺炎；他的脈息都沒有了，醫院不肯收留。拾回之後，校長許肇南先生請有名的中醫來，也是這樣說，不肯開方。許先生再三求他，他纔開了四味藥，藥未煎好，怡蓀的氣已絕了！

怡蓀是一個最忠厚，最誠懇的好人，不幸死的這樣早……這樣可慘！我同怡蓀做了十幾年的朋友，很知道他的爲人，很知道他一生學問上的變遷進步。我覺得他的一生，處處都可以使人恭敬，都可以給我們做一個模範，因此，我把他給朋友的許多書信作材料，寫成這篇傳。

怡蓀名棣常，從前號紹南，後來纔改做怡蓀。他是安徽績溪十五都礪頭的人。先進績溪仁里的思誠學堂，畢業之後，和他的同學程幹豐，胡祖烈，程敷模，程幹誠等人同來上海求學。他那幾位同學都進了吳淞復旦公學，只有怡蓀願進中國公學。那時我住在校外，他便和我同居。後來中國公學解散，同學

組織中國新公學，怡蓀也在內，和我同住競業旬報館。後來怡蓀轉入復旦公學，不久他的父親死了，（庚戌）他是長子，擔負很重，不能不往來照應家事，所以他決計暫時不進學校，改作自修工夫，可以自由往來。決計之後，他搬出復旦，到上海和我同住。庚戌五月，怡蓀回浙江孝豐——他家有店在孝豐——我也去北京應賠款留學官費的考試。我們兩人從此一別，七個足年不曾相見。我到美國以後，怡蓀和我的朋友鄭仲誠同到西湖住白雲菴，關門讀國學舊書，帶着自修一點英文。（庚戌十一月十七日信）明年辛亥，我的朋友程幹豐（樂亭）病死。怡蓀和他最好，心裏非常悲痛，來信有『日來居則如有所失，出則不知所之，念之，心輒悽然而淚下；蓋六載恩情，其反動力自應如是。』（辛亥四月十四日信）那年五月怡蓀考進浙江法官養成所，他的意思是想『稍攻國法，私法，及國際法，期於內政外交可以洞曉；且將來無論如何，皆須稍明法理，故不得不求之耳。』（辛亥五月二十一日信）但是那學堂辦得不很滿他的意，所以辛亥革命之後，他就不進去了。他來信說，『讀律之學，去歲曾實行之，今年又復捨去；蓋因校中組織未善，徒襲取東夷皮相……人品甚雜，蓬蓜成施之態，心素惡之，故甚不能側身其間以重違吾之本心也。』（民國元年十月三十日信）

那一年怡蓀仍舊在西湖讀書。民國二年他決意到日本留學，四月到東京進明治大學的法科，五

月來信說：『君既去國，樂亭復云亡。此時孤旅之跡，若迷着惘，蓬轉東西，而終無所棲泊。本擬屏迹幽遐，稍事根柢學問，然非性之所近，……恐於將來爲己爲人，一無所可。……去歲以來，思之重思之，意擬負笈東瀛，一習拯物之學。然因經濟困難，尙未自決。嗣得足下第二手書，慰勉有加，欲使膏盲洗沒，復起爲人，吾何幸而得此於足下！……遂於陰曆正月間馳赴若上，料理一切，期於必行。』（二年五月十七日信）

他到日本後不久第二次革命起事，匯款不通，他決計回國，臨走時他寫長函寄我，中有一段，我最佩服。他說：『自古泯棼之會，滄海橫流，定危扶傾，宜有所託。寄斯任者，必在修學立志之士，今既氣運已成，亂象日著，雖有賢者不能爲力。於此之時，若舉國之士盡入漩渦，隨波出沒，則不但國亡無日，亦且萬劫不復矣。在昔東漢之末，黃巾盜起，中原鼎沸，諸葛武侯高臥隆中，心不爲動。豈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人而能忘情國事者乎？誠以亂茲方寸，於事無益耳。丁此亂離，敢惟足下致意焉。』

這封信寄後，因道路不平靖，他竟不能回國。那時東京有一班人發起一個孔教分會，怡孫也在內。他是一個熱心救國的人，那時眼見國中大亂，心裏總想尋一個根本救國方法，他認定孔教可以救國，又誤認那班孔教會的人都是愛國的志士，故加入他們的團體。他那時對於那班反對孔教會的人，很不滿意，來信有『無奈東京留學界中，大半趨奉異說，習氣已深，難與適道』的話。（同上）這時代的怡

孫，完全是一個主張復古的人。他來信有論孔教會議決『羣經並重』一段，說『以余之意，須側重三禮』。蓋吾國三代之時，以禮治國，故經國之要盡在三禮。近日東西各國每以法律完備自多，豈知吾國數千年已有威儀三百，禮儀三千，以禮治國，精審完美，必不讓於今日所謂法治國也。且一般人多主張以孔子為宗教家。既認為宗教，則於方式，亦不可不講。冠婚喪祭，宜復於古，方為有當耳。』(同上)我回信對於這主張，很不贊成。明年(民國三年)怡孫寫了一封楷書六千字的長信同我辯論，到了這時候，怡孫已經看破一班人的卑劣手段，故來信有云：『近日之孔教會不脫政黨窠臼，所謂提倡道德挽回人心之事，殆未夢見也。此殊非初心所料及……尊崇孔子而有今日之孔教會，其猶孔子所謂「死不若速朽之為愈也」』(二年四月一日信)怡孫本來已經搬進孔教會事務所裏，替他們籌成立會和辦『大成節』的慶祝會的事，很熱心的。後來因為看出那班孔教徒的真相，所以不久就搬出來，住在辰賓館。(二年十一月三日信)但是他這時候仍舊深信真孔教可以救國，不過他的孔教觀念已經不是陳煥章一流人的孔教觀念了。他那封六千字的長信裏，說他提倡孔教有三條旨趣：(一)闡發孔子之真精神，為革新之學說，以正人心；(二)保存東亞固有之社會制度，必須昌明孔孟學說，以為保障；(三)吾國古代學說如老荀管墨不出孔子範圍，皆可並行不背；欲言孔教，正猶振衣者之必提其領耳。』(二年

四月十日信

這時候怡孫所說『孔子之真精神』即是公羊家所說的『微言大義』。所以他那信裏說：『至於近世，人心陷溺已至於極，泯禁之禍，未知所屆。及今而倡孔教以正人心，使此後若有竊國者興，亦知所戒，則猶可以免於大禍也。』後來袁世凱用了種種卑污手段，想做皇帝。東京的孔教會私造了許多假圖章，捏名發電『勸進』。怡孫的希望從此一齊打破。所以後來來信說：『時局至此，欲涕無從。大力之人，負之狂走，其於正義民意，不稍顧恤。所謂道德者，已被輕薄無餘矣。』（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信）

又第二條所說『東亞固有之社會制度』，他的意思是專指家族制度。原信說：『晚近世衰道微，泰西個人功利等學說盛行，外力膨脹，如水行地中，若不亟思保界，則東亞社會制度中堅之家族制，必為所衝決。此中關係甚鉅，國性滅失，終必有受其敝者。此知微之士，所不得不欲言孔教，夫豈得已哉？』（三年四月十日信）怡孫這種觀念，後來也漸漸改變。最後的兩年，他已從家族制移到『人生自己』。（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寄高一涵信）他後來不但不滿意於舊式的家族制，並且對於社會政治的組織也多不滿意。去年來信竟說『所謂社會制度，所謂政治組織，無一不為人類罪惡之源泉，而又無法跳出圈子，所以每一靜念，神智常為惘惘也。』（七年九月八日信）復古的怡孫，此時已變成了社會革新

家的怡孫。

至於第三條所說『老苟管墨不出孔子範圍的話，我當時已經極力同他辯論，後來他稍稍研究諸子學，主張也漸漸改變。我在美國的時候，要用俞樾的讀公孫龍子，遂寫信請怡孫替我尋一部俞樾雜纂。他因為買不到單行本子，所以到上野圖書館去替我鈔一部讀公孫龍子。我那時正在研究諸子學，作為博士論文。怡孫屢次來信勸勉我；有一次信上說，『世言東西文明之緣合，將生第三種新文明。足下此舉將為之導線，不特增重祖國，將使世界發現光明。』（五年三月十三日信）這種地方不但可以見得怡孫鼓舞朋友的熱心，並且可見得他對於儒家與非儒家學說的態度變遷了。

以上述怡孫對於孔教的態度。那封六千字的信上半論孔教問題，下半論政治問題。怡孫的政治思想，前後共經過幾種根本的變遷。那封信裏所說可以代表他的基本觀念是『政治中心』的觀念。他說：『以余觀於吾國近數十年來之政局，政治之重點，亦常有所寄。蓋自湘鄉柄政以後，移於合肥。合肥將死……疏薦項城以代項城起而承合肥之成局，故勢根深蒂固，不崇朝而心腹布天下，歷世而愈大。……辛亥之際，失其重點，故常震撼不寧，其在民質未良之國，政治中心宜常寄於一部分之人，否則馴至於亂。……再以今日時勢推之，其繼項城而起者，其必為段氏祺瑞乎？』（二年四月十日信）這時

代的怡孫所主張的是一種變相的『獨頭政治』他說：『一國改進之事，不宜散漫，尤須自上發之。』（同上）他那時推測中國的將來，不出三條路子：『若天能挺生俊傑，如華盛頓其人者，使之能制一國之重，別開一生面，此策之最上者也。其次若有人焉，就已成之時局而善扶掖之，取日本同一之步趨。（適按此指政黨政治）……至若今日之上下相激，終至以武力解決……此則天下最不幸之事也。（同上）』

怡孫一生真能誠心愛國，處處把『救國』作前提，故凡他認為可以救國的方法，都是好的。如袁政府當時的惡辣政策，怡孫也不根本否認。他說：『吾人之於政府，固常望其發奮有為，自脫於險，苟有利於吾國吾民者，犯衆難以為之可也；能如諸葛武侯，克林威爾之公忱自矢，其心跡終可大白於天下，而吾人亦將謳歌之不暇，豈忍議其後乎？若計不出此，徒攬天下之威福以為一姓之尊榮，是則非吾人之所敢知矣。』（三年五月十八日信中載，錄他寄胡紹庭的信）可見怡孫當時不滿意於袁政府，不過是為他的目的不在救國而在謀一姓的尊榮。至於嚴厲的政策和手段，他並不根本反對。他說：『總之，政治之事無絕對至善之標準，惟視其時之如何耳。』（三年五月十八日信）

過了一年多，帝制正式實行，雲南貴州的革命接着起來，民國五年帝制取消，不久袁世凱也死了。

那時怡葆對於國事，稍有樂觀，來信說：『國事頃因陳（其美）斃於前，袁（世凱）殛於後，氣運已轉，國有生望。蓋陳死則南方暴烈惡徒無所依附，而孫中山之名譽可復。袁滅則官僚政治可期廓清。』（五年六月三日信）那時怡葆所推算的段祺瑞果然成了『政治的中心』。怡葆來信說：『聞段之爲人，悃悃無華，而節操不苟，雅有古大臣之風。倘國人悔禍，能始終信賴其爲人，則勘亂有期，澄清可望。』（同上）可見那時怡葆還是主張他的『政治中心』論。

怡葆在明治大學於民國五年夏間畢業。七月中他和高一涵君同行回國。那時段內閣已成立，閣員中很有幾個南方的名士。表面上很有希望，骨子裏還是黨爭很激烈，暗潮很利害。怡葆回國住了一年，他的政治樂觀很受了一番打擊，於是他的政治思想遂從第一時代的『政治中心』論變爲第二時代的『領袖人才』論。他說：『國事未得大定，無知小人尙未厭亂，而有心君子真能愛國者，甚鮮其人。如今日現狀雖有良法美制，有用無體，何以自行欲圖根本救濟，莫如結合國中優秀分子，樹爲政治社會之中堅。如人正氣日旺，然後可保生命。』因此他希望他的朋友『蒐集同志，組一學會，專於社會方面樹立基礎，或建言論，或辦學校，務爲國家樹人之計。』（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寄一涵君信）他又說：『今日第一大患在於人材太少。然人材原隨時而生，惜無領袖人物能組織團體，鍛鍊濯磨，俾其如量發揮；』

徒令情勢渙散，雖有賢能亦不能轉移風氣。志行薄弱者，又常爲風氣所轉移……是知吾國所最缺乏者，尙非一般人才而在領袖人才也。審矣。」（六年舊七月十日信）當第三次革命成功時，在美洲寄信給怡蓀說，這一次國民進步兩黨的穩健派互相攜手，故能成倒袁的大功。以大勢看來，新政府裏面大概是進步黨的人居多數。我很盼望國民黨不要上台，專力組織一個開明強健的在野黨，做政府的監督，使今日『穩健』不致流爲明日的腐敗。我這種推測完全錯了。倒袁以後，國民黨在內閣裏竟居大多數，進步黨的重要人物都不曾上台。後來黨見越鬧越激烈，鬧得後來，督軍團干預政治，國會解散，黎元洪退職。張勳復辟的戲唱完之後，段祺瑞又上台。這一次民黨勢力完全失敗。怡蓀回想我前一年的話，很希望民黨能組織一個有力的在野黨，監督政府。（六年八月九日又九月二十日與高一涵信）那時怡蓀的政治思想已有了根本改變，從前的『政治中心』論，已漸漸取消，故主張有一種監督政府的在野黨抗衡其間，以期同入正軌。」（六年九月二十日與一涵信）但是那時因爲國會的問題，南北更決裂，時局更不可收拾。怡蓀所抱的兩種希望——領袖人才和強硬的在野黨——都不能實現。民國六年秋天他屢次寫信給朋友，說天下的事『當於大處着眼，小處下手』。（六年舊七月十日信又九月二十日與一涵信又九月二十三日與我信）那時安徽的政治，腐敗不堪，後來又有什麼『公益維

「持會」出現，專做把持選舉的事。我們一班朋友不願意讓他們過太容易的日子，總想至少有一種反對表示，所以勸怡孫出來問本縣的競爭本縣的省議會的選舉。怡孫起初不肯，到了七年五月，方才勉強答應了。他答應的信上，「民國二年足下寄手書，謂『中國之事患在一般奸人不肯做事』云云，其言頗痛。與其畏難退縮，徒於事後歎息痛恨，何如此時勿計利害，出來奮鬪，反覺得爲吾良心所安也。」（七年五月二十日信）這一次的選舉競爭，自然是公益維持會得勝，怡孫幾乎弄到拿辦的罪名，還有他兩個同鄉因爲反對公益維持會的手段，被縣知事詳辦在案。但是怡孫因此也得了許多閱歷。他寫信給我說：「年來大多數的人，無一人不吞聲飲恨，只是有些要顧面子，有些沒有膽子，只得低頭忍耐，不敢鬧翻，却總希望有人出來反對……由此看來，所謂社會制度，所謂政治組織，無一不爲人類罪惡之源泉」（七年九月八日信）他又說：「最近以來，頭腦稍清晰的人，皆知政治本身已無解決方法，須求社會事業進步，政治亦自然可上軌道。」（同上）

這幾句話可以代表怡孫的政治思想第三個時代。這時候，他完全承認政治的改良，須從社會事下手，和他五年前所說「一國改良之事，尤須自上發之」的主張，完全不相同了。他死之前一月還有一封長信給我，同我論辦雜誌的事。他說：「辦雜誌本要覩定二三十年後的國民要有什麼思想，於是

以少數的議論，去轉移多數國民的思想。關係如何重要！雖是爲二三十年後國民思想的前趨，須要放開眼界，偏重急進的一方面。……政治可以暫避不談，對於社會各種問題，不可不提出討論。」（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信）這個時代的怡蓀完全是一個社會革命家。可惜他的志願絲毫未能實現，就短命死了！以上述怡蓀政治思想的變遷。

怡蓀於民國七年冬天，受我的朋友許肇南的聘，到南京河海工程學校教授國文。肇南在美國歸國的時候，問我知道國內有什麼人才，我對他說：『有兩個許少南。』一個就是肇南自己，一個就是怡蓀。（怡蓀本名紹南）後來兩個許少南竟能在一塊做事，果然很相投。我今年路過南京，同他談了兩天，心裏很滿意。誰知這一次的談話竟成了我們最後的聚會呢？

怡蓀是一個最富於血性的人。他待人的誠懇，存心的忠厚，做事的認真，朋友中真不容易尋出第二個。他同我做了十年的朋友，十年中給我的信有十幾萬字，差不多個個都是楷書，從來不會寫一個潦草的字。他寫給朋友的信，都是如此。只此一端，已經不是現在的人所能做到。他處處用真誠待朋友，故他的朋友和他來往長久了，沒有一個不受他的感化的。即如我自己也不知得了多少益處。己酉，庚戌兩年我在上海做了許多無意識的事，後來一次大醉，幾乎死了。那時幸有怡蓀極力勸我應留美考

試，又幫我籌款做路費。我到美國之後，他給我的第一封信就說：『足下此行，問學之外，必須拔除舊染，砥礪廉隅，致力省察之功，修養之用。必如是持之有素，庶將來涉世，不至爲習俗所靡，尤爲名父之子。』（庚戌十一月十七日信）自此以後，九年之中，幾乎沒有一封信裏沒有規勸我，勉勵我的話。我偶然說了一句可取的話，或做了一首可看的詩，他一定寫信來稱贊我，鼓勵我。我這十年的日記劄記，他却替我保存起來。我沒有回國的時候，他曉得我預備博士論文，沒有時間做文章，他就把我的藏暉室劄記節鈔一部，送給新青年發表。我回國以後，看見他的小楷鈔本，心裏慚愧，這種隨手亂寫的劄記如何當得起我的朋友費這許多精力來替我鈔寫。但他這種鼓勵朋友的熱心，實在能使人感激奮發。我回國以後，他時時有信，警告『莫走錯路』，『舉措之宜，不可不慎』，（六年舊七月初十日信）勸我『打定主意，認定路走，毋貪速效，勿急近功』。（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信）愛謀生（Emerson）說得好：『朋友的交情把他的目的物當作神聖看待。要使他的朋友和自己都變成神聖。』怡蓀待朋友，真能這樣做，他現在雖死了，但他的精神，他的影響，永永留在他的許多朋友的人格裏，思想裏，精神裏……將來間接又間接，傳到無窮，怡蓀是不會死的。

● 記述類

悼美前總統羅斯福（每週評論）

羅斯福於本月六日逝世，世上同聲哀悼。他一生的功績多端，應該述說一番。這是贊頌偉人，也是紀念偉人的意思。

羅斯福是美國第廿六代總統。他最初的政治生活在紐約州，沒有什麼可記。一八八九年四月，被任爲官制委員會委員。美國官吏之任命向來是政黨的囊中物，所以官吏依政黨爲進退，終日惟以阿附政黨爲能事；吏治腐敗，達於極點。羅斯福在職六年，竭力整頓，得罪了許多議員。最終有官職二萬餘，都脫離政黨之勢力。一八九七年，被任爲海軍部次長，預知美西（西班牙）戰爭之不可免，於海軍之設備多所擘畫。及美西開釁，辭次長職，組織義勇軍助戰。他的大佐銜卽在此時所得。一八九八年十一月被舉爲紐約總督。他最大的成績，就是肅清政黨在政治上的腐敗勢力。一九〇〇年被舉爲副總統。麥荊萊總統被刺，他就進爲總統；一九〇一年纔四十三歲，美國的總統向來沒有這樣年紀輕的。一九〇八年解總統職，旅行非洲獵取動植物標本多種，皆貢獻於華盛頓之博物館。歸來時在歐洲各大學演說，大受歡迎。後又遊南美，於地理上也有所發見。這是他一生重要的事蹟。他五十歲的時候，是聲望最

隆的時代。

羅斯福在廿二歲時就立志從事於政治。當時美國的政治最齷齪，只有抱私心利己的一流人，用政治做他們的職業。羅斯福的決心與凡衆迥然不同。所以他一生自爲官制委員會員以至爲總統，就抱定目的，肅清政治之腐敗，提倡吏治之精神。他的『覺書』(“Vespers”)送到國會去的，最多也最長，都是說明行政須依道德之原則。經他的一番鼓吹，又有報紙的響影，使官吏市民都加增了責任心。一般人民向來對於政治冷淡輕蔑的態度全變了。我們不必論他的政策的是非，也不必論他的所主張中央集權之當否；他轉移風氣澄清政治的功績，實是不可泯沒的；近廿年來美國政治的進步，凡研究政治學的都可以看得出的。

以先美國的政客，是一般營私利己的鄙夫。但是這些鄙夫仍然是大工商業家的走狗，他們的背後就是金錢的勢力。羅斯福對於大會社，特刺斯特 (Trust) 特別規定，嚴重取締，就是推倒富豪的政。治建設工業的民政。後來塔夫特取締非法的組合，不過步伍他的後塵罷了。

此外他的政績，如保存美國自然的富源，改革殖民地之財政，誘掖各殖民地之自治，開濬巴拿馬河，都是可贊美的。現在清華學校和該校留美學生的經費，也是在他總統任內，從庚子賠款內畫出來

的；我們應當欽佩他的正義。

羅斯福精力過人，他的活動不只限於政治一方面。他研究博物，酷嗜文學。凡出版的好書籍沒有不讀的。他的著作有英美交涉史（廿四歲之作）至今稱爲善本。他的遊記有科學的價值。他的演說傳誦世界。他的人生哲學是『奮鬥生活』。一生任忙碌之要職，還可以於各方面皆有所成就的，也就是他奮鬥的結果。

現在羅斯福的氣息已經斷了，但是他的生命精神還滂薄於美國，滂薄於世界。他的死亡，我們十分痛惜。但是他一生的偉蹟，却能長存於地上。這就是時代的人物。

懷愛羅先珂君

十月已經過去了，愛羅君還未回來。莫非他終於不回来的麼？他曾說過，若是回來，十月末總可以到京；現在十月已經過去了。但他臨走時在火車中又說，倘若不來，當從芬蘭打電報來通知；而現在也並沒有電報到來。

他在北京只住了四個月，但早已感到沙漠上的枯寂了。我們所缺乏的，的確是心情上的潤澤，而不是他這敏感的不幸詩人也不能這樣明顯的感着，因爲我們自己已經如仙人掌類似的習慣於

周作人

乾枯了。愛羅君雖然被日本政府驅逐出來，但他仍然懷戀著那「日出的國，花的國」的日本。初夏的一天下午，我同他在東溝沿一帶，踏著柔細的灰沙，在柳陰下走著，提起將來或有機會可以重往日本的話，他力說日本決不再准他去，但我因此卻很明瞭的看出他的對於日本的戀慕。他既然這樣的戀著日本，當然不能長久安住在中原的平野上的了。（這是趣味上的，並不是政治上的理由。）

他是一個世界主義者，但是他的鄉愁卻又是特別的深。他平常總穿著俄國式的上衣，尤其喜歡他的故鄉烏克拉因式的刺繡的小衫——可惜這件衣服在敦賀的船上給人家偷了去了。他的衣箱裏，除了一條在一日三浴的時候所穿，緬甸的筒形白布袴以外，可以說是沒有外國的衣服。即此一件小事，也就可以想見他是一個真實的「母親俄羅斯」的兒子。他對於日本，正是一種情人的心情；但在失戀之後，只有母親是最親愛的人了。來到北京，不意中得到歸國的機會，便急忙奔去，原是當然的事情。前幾天接到英國達特來夫人寄來的三包書籍，拆開看時，乃是七本神智學的雜誌，名「送光明者」(The Light Bringer)，卻是用點字印出的；原來這是愛羅君在京時所定，但等得寄到的時候，他卻已走的無影無蹤了。

愛羅君寄住在我們家裏，兩方面都很是隨便，覺得沒有什麼窒礙的地方。我們既不把他做貴客

看待，他也很自然的與我們相處。過了幾時，不知怎的學會姪兒們的稱呼，差不多自居於小孩子的輩分了。我的兄弟的四歲的男孩是一個很頑皮的孩子，他時常和愛羅君玩耍。愛羅君叫他的諱名道：「土步公呀！」他也回叫道：「愛羅金哥君呀！」但愛羅君極不喜歡這個名字，（因為意思不很好），每每歎道：「唉，真窘極了！」四個月來不曾這樣的叫，「土步君」已經忘記愛羅金哥君這一句話，而且連曾經見過一個「沒有眼睛的人」的事情也幾乎記不起來了。

有各處的友人來問我，愛羅君現在什麼地方，我實在不能回答：在芬蘭呢，在歐俄呢，在西伯利亞呢？有誰知道我們只能憑空祝他的平安罷。他出京後沒有一封信來過。或者因為沒有人替他寄信？或者因為他出了北京，便忘了北京了？他離去日本後，與日本友人的通信也很不多——飄泊孤獨的詩人，我想你自己的悲哀也儘夠擔受了，我希望你不要爲了住在沙漠上的人們再添你的憂愁的重擔也罷。

游日本雜感

周作人

我再到日本與第一次相隔九年，大略一看，已覺得情形改變了不少，第一件是思想界的革新。一直從前，本來也有先覺的議論家和實行家，只是居極少數，常在孤立的地位。現在的形勢，卻大抵出於

民衆的覺醒，所以前途更有希望。我以為明治的維新，在日本實是一利一害。利的是因此成了戰勝的強國；但這強國的教育，又養成一種謬誤思想，很使別人受許多迷惑，在自己亦有害。這道理本極了然。近來各方面發起一種運動，便想免去這害——其實也不單為趨利避害起見，正是時代精神的潮流，誰也不能違抗。所以除了黎明會福田博士的日本主義之外，也頗有不再固執國家主義的人；大學生的新人會，尤有新進銳氣。日本思想界情形，似乎比中國希望更大。德謨克拉克西的思想，比在「民主」(?)的中國更能理解傳達，而且比我們也更能覺察自己的短處。這在日本都是好現象。但如上文所說，日本因為五十年來德國式的帝國主義教育，國民精神上已經很受斷喪；中國卻除了歷史的因襲以外，制度教育上幾乎毫無新建設，雖然得不到維新的利，也還沒有種下什麼障礙，要行改革，可望徹底。譬如建築，日本是新造的假洋房，中國卻還是一片廢址，要造真正適於居住的房屋，比將假洋房修改，或者更能得滿足的結果。我們所希望的，便是不要在這時期再造假洋房，白把地基糟塌。幸而從時勢上看來，這假洋房也斷然不能再造，不過我們警告工程師，請他們注意罷了。六月間美國杜威博士在北京講演教育，也說到這一事。杜威博士到中國，纔幾禮拜，就看出中國這唯一的優點。他的犀利的觀察，真足教我們佩服了。

日本近來的物價增加，是很可注意的事。白米每石五六十圓，雞蛋每個金七八錢，毛豆一束七十餘錢，在中國南方只值三四分銀罷了。大約較七八年前，百物要貴到三倍，然而人民的收入，不能同樣增加，所以很覺爲難，所謂無產階級的『生活難』的呼聲，也就因此而起了。若在東京，並且屋房缺乏，僱工缺乏，更是困難；幾個人會見，總提起尋不到住房的苦。使女的工錢，從前是兩三圓，現在時價總在六七圓以上，尙且無人應僱；許多人急於用人，至於用懸賞的方法，倘若紹介所能爲他尋到適用的使女，除報酬外，另給賞金十元。歐戰時候，有幾種投機事業，很得利益，憑空出了大大小小的許多成金（Narkin 卽暴發財主），一方面大多數的平民，卻因此在生活上很受影響。平常傭工度日的人，都去進了工場，可以多得幾文工資，所以工人非常增加。但現在的工場生活，也決不是人的正當生活，而且所得又僅夠『自手至口』（大抵獨身的人進了工場，所得可以自養；有家眷的男子，便不夠了）。因此罷業罷工，時有所聞。我在東京最後這幾天，正值新聞印刷工同盟罷工，多日沒有報看；後來聽說不久解決，職工一面終於失敗。這也本是意中事，無足怪的。日本近來對於勞動問題，也漸漸注意，但除了幾個公正明白的人（政府及資本家或以爲是危險人物，也未可知）以外，多還迷信著所謂溫情主義，想行點『仁政』，使他們感恩懷惠，不再胡鬧。這種過時的方策，恐怕沒有什麼功效；人雖『不單靠着

麵包生活，然而也少不了麵包；日本縱然講武士道，但在現今想叫勞動者枵腹從公，盡臣僕之分，也未免太如意了。

成金增加，一方面便造成奢侈的風氣。據報上說：中元贈答，從前不過數圓的商品券，現在五十圓百圓是常例，五百圓也不算希奇。又據三越白木等店說：千圓一條帶，五千圓一件單衣，賣行很好；以前雖有人買，不過是大倉等都會的大財主，現在卻多從偏僻地方專函定買，很不同了。有些富翁買盡了鄰近的幾條街，將所有住民都限期勒遷，改作他的『花園』；或在別莊避暑，截住人家飲水的來源，引到自己的花園裏，做幾條瀑布看看。這都是我在東京這十幾日間聽到的事。日本世代相傳的華族，在青年眼中已經漸漸失了威嚴；那些暴發戶的裝腔作勢，自然也不過買得平民的反感：『成金』這兩個字裏面，含有多量的輕蔑與憎惡。我在寓裏每聽得汽車飛過，嗚嗚的叫，鄰近的小兒便學著大叫 Korosuzo, Korosuzoi（殺哩殺哩），說汽車的叫聲是這樣說。闖人的汽車的功用，從平民看來，還不是載這肥重實業家，急忙去盤算利益的，乃是一種借此在路上傷人的凶器，彷彿同軍閥們所倚恃的鎗刺一樣。階級的衝突，決不是好事；但這一道溝，現在不但沒有人想填平，反自己去掘深他，真是可惜之至了。

人常常說，日本國民近來生活程度增高，這也是事實。貴族富豪的奢侈，固然日甚一日。還有一班官吏與紳士之流，也大抵竭力趨時，借了物質文明來增重他的身價；所以火車一二等的乘客，幾乎坐席皆滿。心裏所崇拜的雖然仍是武士與藝妓，表面上卻很考究，穿了時式洋服，喫大菜，喝白蘭地酒。他們的生活程度，確是高了。但事情究不能一概而論，一等乘客固然無一不是紳士，到了二等，便有穿和服喫『辨當』的人了；口渴時花一枚五錢的白銅貨買一壺茶喝，然而也常常叫車侍拿一兩瓶汽水。若在三等車中，便大不同，有時竟不見一個着洋服（立領的也沒有）的人；到了中午或傍晚，也不見食堂車來分傳單，說大餐已備，車侍也不來照管；每到一個較大的站，只見許多人從車窗伸出頭去，叫買『辨當』及茶，滿盤滿籃的飯包和茶壺，一轉眼便空了，還有若干人買不到東西，便須忍了飢渴到第二站。買食物的人，也只聚在三等或二等窗外；一等車前決不見有買『辨當』的叫喊，因為叫喊了也沒有。人買了 frockcoat 端坐着喫冷飯的，確有點異樣，從上等人看來是失體統的；因此三等乘客縱使接了大餐的傳單，也就不敢跑進食堂裏去。（別的原因，也或爲錢，或怕坐位被人佔去。）這各等車室，首尾相銜的接着，裏面空氣卻截然不同，也可以算得一件奇事了。但由我看來，三等車室，雖然略略擁擠，卻比一等較爲舒服；因爲在這一班人中間，覺得頗平等，不像上等人的互相輕蔑疎遠。有一

次我從門司往大阪，隔壁的車位上並坐着兩個農夫模樣的人，一個是日本人，一個是朝鮮人。看他們容貌精神上，原沒有什麼分別，不過朝鮮的農人穿了一身哆囉麻的短衫褲，留着頭髮梳了髻罷了。兩人並坐着睡覺，有時日本人彎過手來，在朝鮮人腰間碰了一下；過一刻朝鮮人又伸出腳來，將日本人的腿踢了一下。兩人醒後各自喃喃的不平，卻終於並坐睡着，正如淘氣的兩個孩子，相罵相打，但也便忘卻了。我想倘使這朝鮮人是上等人，走進一等室，端坐在紳士隊中，恐怕那種冰冷的空氣，更要難受。波蘭的小說家曾說一個貴族看『人』好像是看一張碟子。我說可怕的便是這種看法。

我到東京，正是中國『排日』最盛的時候，但我所遇見的人，對於這事，卻沒有一人提及。這運動的本意，原如學生聯合會宣言所說，只是排斥侵略的日本。那些理論的與實行的侵略家，（新聞記者，官僚，學者，政治家，軍閥等）我們本沒有機會遇到；相見的只有平民，在一種意義上，也是被侵略者，所以他們不用再怕被排，也就不必留意。他們裏邊那些小商人，手藝職工，勞動者，大抵是安分的人；至於農夫，尤愛平和，他們望着豐收的稻田，已很滿足，決不再想到全中國西伯利亞的土地。但其中也有一種人，很可嫌憎，這就是武士道的崇拜者。他們並不限定是那一行職業，大抵滿口浪花節，（一種歌曲，那特色是多半頌揚武士的故事）對人說話，也常是『吾乃某某是也』，『這厮可惱』這類句子，舉

動也彷彿是台步一般，就表面上說，可稱一種戲迷；他的思想，是通俗的侵略主義。星期評論八號內季陶先生說及日本浪人的惡態，也就可以當作他們的代表。這種『小軍閥』不盡是落伍的武士出身，但在社會上鼓吹武力主義，很有影響，同時又妄自尊大，以好漢自居；對於本國平民也很無禮。所以我以為在日本除侵略家以外，祇有這種人，最可厭惡，應得排斥。他們並不直接受過武士道教育，那種謬誤思想，都從浪花節義太夫（也是一種歌曲）與舊劇上得來；這些『國粹』的藝術，實在可怕。我想到中國人所受舊戲的毒害，不禁歎息，真可謂不約而同的毛病了。

日本有兩件事物，游歷日本的外國人無不說及，本國人也多很珍重。就是武士（Samurai）與藝妓（Geisha）。國粹這句話，本來很足以惑人，本國的人，對於這制度習慣了，便覺得很有感情，又以為這種奇事的多少，都與本國榮譽的大小有關，所以熱心擁護；外國人見了新奇的事物，不很習慣，也便覺得很有趣，隨口贊歎。其實兩者都不盡正當。我們雖不宜專用理性破壞藝術的美，但也不能徧重感情，亂發時代錯誤的議論。武士的行爲，無論做在小說戲劇裏如何壯烈，如何華麗，總掩不住這一件事實：武士是賣命的奴隸，他們爲主君爲家名而死，在今日看來已經全無意義，只令人覺得他們做了時代的犧牲，是一件可悲的事罷了。藝妓與游女，是別一種奴隸的生活，現在本應該早成了歷史的陳跡了，但

事實卻正相反。凡公私宴會及各種儀式，幾乎必有這種人做裝飾；新吉原游廓的夜櫻，島原的太夫道中，（太夫讀作（Taiji）本是藝人的總稱，後來轉指游女；游廓舊例，每年太夫盛裝行道一周，稱爲道中），變成地方的一種韻事，詩人小說家畫家每每贊美詠歎，流連不已，實在不很可解。這些不幸的人的不得已的情況，與頹廢派的心情，我們可以了解，但決不以爲是向人生的正路。至於多數假頹廢派，更是『無病呻吟』，白造成許多所謂游蕩文學，供飽暖無事的人消閒罷了。我們論事都憑個『我』，但也不可全沒殺了我中的『他』；那些世俗的享樂，雖然滿足了我的意，但若在我的『他』的意識上，有點不安，便不敢定爲合理的事。各種國粹，多應該如此判斷的。

芳賀矢一（Y. Hagan）著的國民性十論，除幾篇頌揚武士道精神的以外，所說幾種國民性的優點，如愛草木，喜自然，淡泊瀟灑，纖麗，纖巧等，都很確當。這國民性的背景，是秀麗的山水景色，種種優美的藝術制作，便是國民性的表現。我想所謂東方文明的裏面，祇這美術是永久的榮光，印度中國日本無不如此。我未曾研究美術，日本的繪畫雕刻建築，都不能詳細紹介，不過表明對於這榮光的禮讚罷了。中國的古藝術與民間藝術，我們也該用純真的態度，加以研究；只是現在沒有擔任的人，又還不是時候。大抵古學興盛，多在改造成功之後，因爲這時纔能覺到古文化的真正的美妙與恩惠，虛心鑑賞，

與借此做門面說國粹的不同。日本近來頗有這種自覺的研究，卻是中國不能如此，須先求自覺，還以革新運動爲第一步。

俄國詩人 Bajmont 氏二年前曾游日本，歸國後將他的印象談，在報上發表，對於日本極加贊美，篇末說，「日本與日本人都愛花，——日出的國花的國。」他於短歌俳句錦繪象牙細工之外，雖然也很賞贊武士與藝妓，但這一節話極是明澈：——

『日本人對於自然，都有一種詩的崇拜，但一方面又是理想的勤勉的人民。他們很多的勞動，而且是美術的勞動。有一次我會見水田裏的農夫勞作的美，不覺墜淚。他們對於勞動與對於自然的態度，都全是宗教的。』

這話說得很美且真。星期評論八號季陶先生文中，也有一節說：——

『只有鄉下的農夫，是很可愛的。平和的性格，忠實的真情，樸素的習慣，勤儉的風俗，不但和中國農夫沒有兩樣，並且比中國江浙兩省鄉下的風習要好得多。』

我訪日向的新村時，在鄉間逗留了幾日，所得印象，也約略如此。但這也不僅日本爲然，我在江浙走路，從車窗裏望見男女耕耘的情形，時常生一種感觸，覺得中國的生機還未滅盡，就只在這一班

『四等貧民』中間。但在江北一帶看男人著了鞋襪，嫵嫵的在黃土上種幾株玉蜀黍，卻不能引起同一的感想。這半因為單調的景色，不能很惹詩的感情，大半也因這工作的勞力，不如耕種水田的大，所以自然生出差別；與什麼別的地理的關係，是全不相干的。

我對於日本平時沒有具體的研究，這不過臨時想到的雜感，算不得『覘國』的批評。我們於日本的短處加以指摘，但他的優美的特長，也不能不承認；對於他的將來的進步，尤有希望。日本維新前諸事多師法中國，養成了一種『禮教』的國，在家庭社會上，留下種種禍害；維新以來諸事師法德國，便又養成了那一種『強權』的國；又在國內國外，種下許多別的禍害。現在兩位師傅——中國與德國——本身都已到了：上諭家訓的『文治派』與黑鐵赤血的『武力派』，在現今時代，都已沒有立腳的地位了。日本在這時期，怎樣做呢？還是仍然拿着兩處廢址的殘材，支持舊屋還是別尋第三個師傅，去學改築呢？為鄰國人民的利益計，我都希望——而且相信日本的新人能夠向和平正當的路走去。第三個師傅當能引導人類建造『第三國土』——地上的天國——實現人間的生活；日本與中國確有分享這幸福的素質與機會。——這希望或終於是架空的『理想』也未可知，但在我今日是一種頗強固的信念。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日記於北京。

到湖州後的感想

戴季陶

(上略)可是一到湖州之後，在上海的緊張氣分完全消失了；黑沉沉厭在我們頭上的社會力所構成的低氣壓，和從四周緊迫我們的由自由競爭的社會所構成的霧圍氣，都散開了。即使覺得有一點，也就稀薄得很；假使要沒有由家庭制度所產出的這一細而且長的繩子束住我的腰，我真許會快樂到登仙了。——也可以平心想一想，在今天這一個低氣壓壓住的社會裏，要連這不滿足的小而且矮的房子都不能容我住足，或許更生出許多奇離的痛苦也未可知為甚麼呢？因為社會的構成和繼續，除了經濟的關係的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關係。今天這個社會的低氣壓，實在是由這兩個關係構成的。好像沒有水分，決不會蒸發一樣。但是在這個低氣壓下面的人，所以勉強還可以忍耐住他那不滿足的滿足，使那個低氣壓也保持他的存在，或許也就為此。所以關於這一點，我總是常常忍耐着，我只認為是現代人生存期中的一個必然惡！

(四)

湖州的社會從近代文明史的意義上看來，和上海要差一百年。上海這個地方已經快到工業革命的完成期了，湖州還不過將進工業革命初期的時代。上海好像是十九世紀中葉的歐洲，湖州還是

十八世紀中葉的景象。許多工場當中，聽說用引擎的，只有一兩家，大多數都不脫手工業慣習。而且這個地方人口也不算是很稠密，所以一般人的舉動都是很和平安詳的。就對於時間的觀念一點看，已經可以看出他們決不像上海的人要爭甚麼一點半點鐘，更不像歐洲美洲的人要爭一分兩分鐘。在他們意識裏，一半天的工夫，不算是甚麼一回事的。和朋友相約的時候，他們通常是以一天作約會標準；分到上半天下半天，已經要算尊重時間了。而且他們普通所意識的上半天下半天，也並不是用時辰表的正午十二時爲標準；他們普通是各自用自己喫中飯的時間做標準的。我們在街上走的時候，看見一班穿長衫的人，很少急急忙忙地走路的；普通都是很從容不迫的樣子。就是街上看見下苦力的江北人，他們筋肉的緊張，也比在上海的差得多。

這幾天我們住的房子，正在請工匠修理。木匠師傅，泥水師傅，一共有十來個人。我們看見他們工作的條件和態度，已經覺得這是上海的工場工人所夢想不到的了。他們除了『工錢少』這一點而外，其他的工作條件，都不能算是很壞的。就工作時間說，他們每天早上着手做工夫，總在八點鐘後；下午散工是五點鐘。計算起來，已經只有八點多鐘了。這還不算少，他們在工作時間當中，要喫四次點心，八次煙。這是定例。就算他每次十五分鐘，已經三點多鐘去了。所以他們實實在在作工的時間，只是有

五點多鐘。（湖州的工場，當然不能如此）在今天這個世界上，總要算是最少的工作時間；而且他們一面工作，一面儘管可以說說笑笑，又沒有常動不息的機器來催促他們。就神經的疲勞上說，真是比上海的工場工人要舒服許多倍了。

在下雨的時候，我們走到街上去，看見抬轎子的，人人手裏打着一把雨傘。這個現象，也是寫出這個社會裏的人從容不迫的景象。還有一件很可注重的事情，就是此刻正是農忙蠶忙的時候，家家的男女都是有必要的工作的，所以城裏這些紳士人家，家家都不容易雇男女傭工。

上面所說的，僅僅是我們到湖州來之後自然接觸的幾件事實。其實，一切社會狀況我也還沒有做過調查工夫，當然不能曉得的。

就上面所述的幾樁事情看，我們很可以看出幾個要點來。第一，湖州人這一種從容不迫的精神狀態是從那裏來的呢？就人生的意義上說，我想這樣游刃有餘的做一世，總比急急忙忙的做一世，是要合乎自然的，是要有趣味的。究竟是不是湖州人的修養工夫高過上海人許多呢？湖州的文明程度，不用說，是比上海低；湖州人的知識，一定是不如上海人。這是可以很平常的下這一個判斷。所以決不容易說湖州人的從容不迫是從修養上得來。即使要說他們是從修養得來，那麼，我們也還可以

問一句話：他們的修養又是從甚麼地方得來呢？一定是他們有修養的時間才行的，『並不是以精神決定社會生活，是以社會生活決定精神』，這一樣綜括的概念，是經濟的歷史觀，——就是唯物史觀所教訓我們的。我們如果這一個觀察是正確的，我們就不能不注意到湖州的社會生活，尤其不能不注意到爲社會生活基礎的生產關係。我們單就湖州工業的生產方面看，雖沒有做過切實的調查工夫，却是有三點，我們可以感覺得到的。

第一 湖州的生產規模還不脫『定貨生產』的慣習，就是應於確定的需要而爲供給的生產法。現代資本家生產制特點之一的『盲目的生產』還沒有完全支配着湖州人。

第二 湖州地方勞動的需要和供給還是比較平均的，沒有許多資本家來製造勞動預備軍。所以農人的都會集中，和勞動市場的自由競爭，這兩層，都沒有十分劇烈支配工人生活。維持工人幸福的，還是靠着舊日同行的組織和習慣，所以他們的工作條件，一般的都比資本家生產制已經成立了的上海，是好得多。

第三 我們看湖州的紳士階級，和上海的紳士階級，也是完全不同的。湖州的紳士階級，只是由土地的占有這一個單純的事實形成的，所以維持紳士階級特權的要素，主要的，只有一個地

租。近代資本家生產制下的剩餘價值，在湖州是沒有的。就工場組織看，湖州的工場還是十七八世紀歐洲的工場。手工業工場。手工業的剩餘價值，和資本家生產制所產生的剩餘價值，是完全不同。他的榨取力，和對於社會一般的壓迫力，不是很大的。

以上三點，就是我們在很短的時間裏面，於有意無意中得來的觀察。生產制是這樣，所以自由競爭當然不會完全實現；在商業上，也沒有趨重投機。這樣一個社會，自然使我們這些剛從緊張到二十分的都市跑出來的人，覺得十分從容，十分安詳。我們書樓下面臨着一池碧油油的水，對面對着一灣古城；四面桑田裏的桑都呈活潑而濃厚的生趣；城外道場，峴山，雲巢連山的翠色，映到我們眼簾裏，真是一幅天然的江南風景圖。間壁一家製絲的人家，大小男女六七個人，每天在這池邊製絲。他們那一種和平而快樂的顏色，和那很熟練的手工，都足以表示他們生活的安定。下午五點鐘的時候，他們都收工了，在池邊放兩把小小的竹椅，女的抱着小孩，男的喫着旱煙，很歡喜的談古道古。他們談的歷史無非是封神西遊一類有影無蹤的東西；他們的焦心，也許只是天不下雨雞不生蛋一類的自然事實。他們所希望的，總是福壽康寧，家給人足。他們的機巧心一定是很少的；他們得安慰的機會，一定是很多的。就是他們在工作的時候，這樣明媚的風光淨潔的空氣，已經足以給他們多少的興奮和轉換，

比起上海高大洋樓裏面一天作十二點十三四點甚至十五六點鐘工的苦命人來，真是一個是在天堂，一個是在地獄了！

(五)

但是他們這個幸福的生活，漸漸是要被穿起鐵甲，踏着風火輪，駕着電光，打着文明旗號的這一個近代機器生產制奪去了。很接近他們的上海繁華，就是上海這一個大試驗所裏面正在試驗的歐洲式文明勾引着他們那求更大的幸福的心理，使他們對於舊日的需要和供給表示異常的不滿。這個異常的不滿，已經漸漸地迫緊着他們來了。從前第一次表示對舊文明不滿的時候，已經把菜油燈改作煤油燈，現在更把煤油燈改作電燈。從前非見面的不能說話，現在已經用電流送話，而且電話線已經延長到相當的距離了。從前織綢的木機，現在已經改作日本式的鐵機了。用引擎或摩托的工場漸漸地加多起來了。從前那些很古雅很樸素的中國式房屋，現在也漸漸地要變成三不四倉庫，廁所式的洋房了。那圍繞着蕪城市民幾百千年來的城牆，從前不曉得經過多少次戰守，在近代科學的戰術下面，他已經早失了效用。而且以土地為欲求唯一目的的經濟變易，湖州這樣一個地位，也不是甚麼國內國外作戰的主要地點，我想他的運命，也沒有幾年了。舊湖州啊！你的幸福，將要和你

的必要，漸漸地歸於淘汰。新湖州呢！是必然要到來的。但是必然要到來的新湖州，我想是和喫橄欖一樣，他的苦味一定是先甘味而來。想喫橄欖的人既然要望得到他的甘味，那苦味恐怕是不能避的呢！

（下畧）

曼殊斐兒

『這心靈深處的歡暢，

這情緒境界的壯曠：

任天堂沉淪，地獄開放，

毀不了我內府的寶藏！』

『康河晚照即景』

美感的記憶，是人生最可珍的產業。認識美的本能是上帝給我們進天堂的一把祕鑰。

有人的性情，例如我自己的，如以氣候作喻，不但是陰晴相間，而且常有狂風暴雨，也有最艷麗蓬勃的春光。有時遭逢幻滅，引起厭世的悲觀，鉛般的重壓在心上，比如冬令陰霾，到處冰結，莫有些微生氣；那時便懷疑一切；宇宙，人生，自我，都只是幻妄的；人情，希望，理想，也只是妄的幻的。

Ah, human nature, how,

If dust thou art and ashes, is thy heart so great ?

If thou art noble in part,

How are thy loftiest impulses and thoughts

By so ignoble causes kindled and put out ?

“Sopra un ritratto di una bella donna.”

這幾行是最深入的悲觀派詩人理巴第 (Teoparti) 的詩；一座荒墳的墓碑上，刻着塚中人生前美麗的肖像，激起了他這根本的疑問：——若說人生是有理可尋的，何以到處只是矛盾的現象？若說美是幻的，何以他引起的心靈反動能有如此之深切？若說美是真的，何以也與常物同歸腐朽？若理巴第探海燈似的智力雖則把人間種種事物虛幻的外象，一一褫剝，連宗教都剝成了個赤裸的夢，他却沒有力量來否認美。美的創現他只能認爲是神奇的；他也不能否認高潔的精神戀，雖則他不信女子也能有同樣的境界。在美感戀最純粹的一霎那間，理巴第不能不承認是極樂天國的消息，不能不承認是生命中最寶貴的經驗。所以我每次無聊到極點的時候，在層冰殼嚴封的心河底裏，突然湧

起一股消融一切的熱流，頃刻間消融了厭世的結晶，消了煩悶的苦涼。那熱流便是感美感戀最純粹的一俄傾之回憶。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Anguries of Muveence William Blabe

從一顆沙裏看出世界，

天堂的消息在一朵野花，

將無限存在你的掌上，

到那間涵有無窮的邊涯.....

這類神祕性的感覺，當然不是普遍的經驗，也不是常有的經驗。凡事只講實際的人，當然嘲諷神祕主義，當然不能相信科學可解釋的神經作用，會發生科學所不能解釋的神祕感覺。但世上『可爲

知者道不可與不知者言』的情事正多著哩！

從前在十六世紀，有一次有一意大利的牧師學者到英國鄉下去，見了一大片盛開的首蓿（Clover）在陽光中只似一湖歡舞的黃金；他只驚喜得手足無措，慌忙跪在地上，仰天禱告，感謝上帝的恩典使他得見這樣的美，這樣的神景。他這樣發瘋似的舉動當時一定招起在旁鄉下人的譁笑。我這篇裏要講的經歷，恐怕也有些那牧師狂喜的瘋態，但我也深信讀者裏自有同情的人，所以我也怕遭鄉下人的笑話！

去年七月中有一天晚上，天雨地溼，我獨自冒着雨在倫敦的海姆司堆特（Hamstead）問路警問行人，在尋彭德街第十號的屋子。那就是我初次，不幸也是末次，會見曼殊斐兒——『那二十分不死的時間』——的一晚。

我先認識麥雷君，John Middleton Murry Athenaeum的總主筆，詩人，著名的平衡家，也是曼殊斐兒一生最後十餘年間最密切的伴侶。

他和她自一九一三年起，即夫婦相處，但曼殊斐兒却始終用她到英國以後的『筆名』（pen name）Miss Ratharine Mansfield，她生長於紐新蘭（New Zealand），原名是 Rathleam Bean-

champ, 是紐新蘭銀行經理 Sir Harold Beachamp 的女兒。她十五年前離開了本鄉, 同着她三個小妹子到英國, 進倫敦大學皇后學院讀書。她從小即以美慧著名, 但身體也從小即很怯弱。她曾在德國住過, 那時她寫她的第一本小說 “In a German Pension”。大戰期內她在法國的時候多。近幾年她也常在瑞士意大利及法國南部。她所以常在外國, 就爲她身體太弱, 禁不得英倫的霧迷雨苦的天時。麥雷爲了伴她, 也只得把一部分的事業放棄 (Athenium) 之所以併入 London Nation 就爲此) 跟着他安琪兒似的愛妻, 尋求健康。據說可憐的曼殊斐兒戰後得了肺病, 證明以後, 醫生明說她不過三兩年的壽限, 所以麥雷和她相處有限的光陰, 真是分秒可數, 多見一次夕照, 多經一度朝旭, 她優曇似的餘榮, 便也消滅了如許的活力, 這頗使人想起茶花女一面吐血一面縱酒恣歡時的名句。

“You know I have not long to live, therefore I will live fast!” 你知道我是活不久長的, 所以我存心活他一個痛快!

我正不知道多情的麥雷, 對着這艷麗無雙的夕陽, 漸漸消翳, 心裏『愛莫能助』的悲感激烈到何等田地!

但曼殊斐兒的『活他一個痛快』的方法，却不是像茶花女的縱酒恣歡，而是在文藝中努力；她像夏夜榆林中的鶉鳥，嘔出縷縷的心血來製成無雙的情曲，便唱到血枯音嘶，也還不忘她的責任，是犧牲自己的精力，替自然界多增幾分的美，給苦悶的人間，幾分藝術化精神的安慰。

她心血凝成的便是兩本小說集。一本是 *Bliss*，一本是去年出版的 *Garden Party*。憑這兩部書裏的二三十篇小說，她已經在英國的文學界裏佔了一個很穩固的位置。一般的小說只是小說，她的小說却是純粹的文學，真的藝術；平常的作者只求暫時的流行，博羣衆的歡迎，她却只想留下幾塊「時灰」掩不關的真品，只要得少數知音者的贊賞。

但唯其是純粹的文學，她著作的光彩是深蘊於內而不是顯露於外者，其趣味也須讀者用心咀嚼，方能充分的理會。我承作者當面許可選譯她的精品，如今她已去世，我更應珍重實行我翻譯的特權，雖則我頗懷疑我自己的勝任。我的好友陳通伯他所知道的歐洲文學，恐怕在北京比誰都淵博些，他在北大教短篇小說，曾經講過曼殊斐兒的，很使我歡喜。他現在答應也來選擇幾篇，我更要感謝他了。關於她短篇藝術的長處，我也希望通伯能有機會說一點。

現在讓我講那：一晚怎樣的會晤曼殊斐兒。早幾天我和麥雷在 *Charing Cross* 背後一家嘈雜

的 A. B. O. 茶店裏，討論英法文壇的狀況，我乘便說起近幾年中國文藝復興的趨向，在小說裏感受俄國作者的影響最深，他喜的幾乎跳了起來，因為他們夫妻最崇拜俄國的幾位大家，他曾經特別研究過道施滔庵符斯基，著有一本“Dostoevsky: A Critical Study”，Martin Secker，曼殊斐兒又是私淑契高夫 Tolstov 的，他們常在抱憾俄國文學始終不會受英國人相當的注意，因之小說的質與式，還脫不盡維多利亞時期的 Philistinism。我又乘便問起曼殊斐兒的近况，他說她這一時身體頗過得去，所以此次敢伴着她回倫敦來住兩個星期，他就給了我他們的住址，請我星期四晚上去會她和他們的朋友。

所以我會見曼殊斐兒，真算是湊巧的湊巧。星期三那天我到惠爾思 (H. G. Wells) 鄉裏的家去了 (Eastern Cliebo)，下一天和他的夫人一同回倫敦，那天雨下得很大，我記得回寓時渾身都淋溼了。

他們正在彭德街的寓，很不容易找，(倫敦尋地方總是麻煩的，我恨極了那個迴街曲巷的倫敦) 後來居然尋着了，一家小小一樓一底的屋子。麥雷出來替我們開門，我頗狠狠的拿着雨傘，還拿着一個朋友還我的幾卷中國字畫，進了門。我脫了雨具，他讓我進右首一間屋子。我到那時為止，對於曼殊

嬰兒只是對於一個有名的年輕女作者的景仰與期望；至於她的『仙姿靈態』我那時絕對沒有想到。我以爲她只是與 Rose Macaulay, Virginia Woolf, Roma Wilson, Mrs. Lucas, Vanessa Bell 幾位女文學家的同流人物。平常男子文學家與美術家已經儘够怪僻，近代女子文學家更似乎故意養成怪僻的習慣，最顯著的一個通習是裝飾之務淡樸，務不入時，『背女性』；頭髮是剪了的，又不好好的收拾，一團和糟的散在肩上；襪子永遠是粗紗的；鞋上不是有泥就有灰，并且大都是最難看的樣式；裙子不是異樣的短就是過分的長，眉目間也許有一兩圈『天才的黃暈』，或是帶着最可厭的美國式龜壳大眼鏡，但是他們的臉上却從不見脂粉的痕跡，手上裝飾亦如是永遠沒有的，至多無非是多燒了香煙的焦痕，譁笑的聲音十次裏有九次半蓋過同座的男子；走起路來也是挺胸凸肚的，再也辨不出是夏娃的後身；開口來大半是男子不敢出口的話；當然最歡喜討論的是 Freudian complex, Birth Control, 或是 George Moore 與 James Joyce 私人印行的新書例如 "A Story-teller's Holiday" 與 "Ulysses" 總之她們的全人格只是婦女解放的一幅諷刺畫 (Amy Lowell 聽說整天的抽大雪茄) 和這一班立意反對上帝造人的本意的『唯智的』女子在一起，當然也有許多有趣味的地方，但有時總不免感覺她們矯揉造作的痕跡過深，引起一種性的憎忌。

我當時未見曼殊斐兒以前，固然並沒豫想她是這樣一流的 Futuristic，但也絕對沒有夢想到她是女性理想化。

所以我推進那房門的時候，我就盼望她——一個將近中年和靄的婦人——笑盈盈的從壁爐前沙發上站起來和我握手問安。

但房裏——一間狹長的壁爐對門的房——只見鵝黃色恬靜的燈光壁上爐架上雜色的美術的陳設和畫件，幾張有彩色畫套的沙發圍列在爐前，却沒有一半個人影。麥雷讓我一張椅上坐了，伴着我談天談的是東方的觀音和耶教的聖母，希臘的 Virgin Diana，埃及的 Isis，波斯的 Mithraism 裏的 Virgin 等等之相彷彿，似乎處女的聖母是所有宗教裏一個不可少的象徵……我們正講着，只聽得門上一聲剝啄，接着進來了一位年輕的女郎，含笑着站在門口。『難道她就是曼殊斐兒——這樣的年輕……』我心裏實在疑惑。她一頭的褐色卷髮，蓋着一張小圓臉，眼極活潑，口也很靈動，配着一身極鮮艷的衣裳——漆鞋，綠絲長襪，銀紅綢的上衣，紫醬的絲絨圍裙——亭亭的立着像一顆臨風的鬱金香。

麥雷起來替我介紹，我才知道她不是曼殊斐兒，而是屋主人，不知是密斯 Bair，還是 Beck 我

記不清了，麥雷是暫寓在她家的；她是個畫家，壁上掛的畫，大都是她自己的。她在我們的對面的椅上坐了。她從爐架上取下一個小發電機似的東西拿在手裏，頭上又戴了一個接電話生戴的聽筒，向我湊得很近的說話。我先還當是無線電的玩具，隨後方知這位秀美的女郎，聽覺和我自己的視覺彷彿，要藉人爲方法來補充先天的不足。（我那時就想起聾美人是個好詩題，對她私語的風情是不可能的了！）

她正坐定，外面的門鈴大響——我疑心她的門鈴是特別響些。來的是我在法蘭先生（Rogear Fry）家裏會過的Sydney Waterloo，極談諧的一位先生，有一次他從他巨大的袋裏一連摸出了七八枝的煙斗，大的小的長的短的，各種顏色的，叫我們好笑。他進來就問麥雷迦賽林（Katharine）今天怎樣。我豎起了耳朵聽他的回答。麥雷說「她今天不下樓了，天氣太壞，誰都不受用……」華德魯就問他可否上樓去看她，麥說可以的。華又問了密司B的允許，站了起來，他正要走出門，麥雷又趕過去輕輕的說“Sydney, don't talk too much.”

樓上微微聽得出步響，W已在迦賽林房中了一面又來了兩個客，一個短的M才從遊希臘回來，一個軒昂的美丈夫就是 London Nation and Athenaeum 裏每週做科學文章署名S的

Sullivan M 就講他游希臘的情形，儘背着古希臘的史跡名勝，Parnassus 長，Mycenae 短，講個不住。S 也問麥雷迎賽林如何，麥說今晚不下樓，W現在樓上。過了半點鐘模樣，W笨重的足音下來了，S就問他迎賽林倦了沒有。W說『不，不像倦，可是我也說不上我怕她累，所以我下來了。』再等一歇，S也問了麥雷的允許上樓去，麥也照樣的叮囑他不要讓她乏了。麥問我中國的書畫，我乘便就拿那晚帶去的一幅趙之謙的『草書法畫梅』一幅王覺斯的草書，一幅梁山舟的行書，打開給他們看，講了些書法的大意。密司 B聽得高興，手捧着她的聽盤挨近我身旁坐着。

但我那時心裏却頗有些失望，因為冒着雨存心要來一會 *Plies* 的著作，偏偏她又不下樓；同時 W S 麥雷的烘雲托月又增加了我對她的奇心。我想運氣不好，迎賽林在樓上，老朋友還有進房去談的特權，我是外國人的生客，一定沒有分的了。時已十時過半了，我只得起身告別走出房門，麥雷陪出來幫我穿雨衣。我一面穿衣，一面說我很抱歉，今晚密司曼殊斐兒不能下樓來，否則我是很想望會她的。但麥雷却很誠懇的說『如其你不介意，不妨請上樓去一見。』我聽了這話，喜出望外，立即將雨衣脫下，跟着麥雷一步一步的上樓梯……

上了樓梯，扣門，進房，介紹，S告辭，和 M 一同出房，關門，她請我坐下，我坐下，她也坐下……這麼一

大串繁複的手續，我只覺得是像電火似的一扯過，其實我只推想應有這麼些羅輯的經過，却並不會親切的一一感到；當時祇覺得一陣模糊，事後每次回想也只覺得是一陣模糊。我們平常從黑暗的街裏走進一間燈燭輝煌的屋子，或是從光薄的屋子裏出來驟然對着盛烈的陽光，往往覺得耀光太強，頭暈目眩的要定一定神，方能辨認眼前的事物。用英文說就是 *Senses overwhelmed by excessive light*。不僅是光，濃烈的顏色有時也有「潮沒」官覺的效能。我想我那時，雖不定是被曼殊斐兒人格的烈光所潮沒，她房裏的燈光陳設以及她自身衣飾種種各品濃豔燦爛的顏色，已够使我不預防的神經，感覺利那間的淆惑，那是很可理解的。

她的房給我的印象並不清楚，因為她和我談話時，不容我分心去認記房中的佈置。我只知道房是很小，一張大床差不多就佔了全房大部分的地位；壁是用畫紙裱的，掛着幾幅油畫，大概也是主人畫的。她和我同坐在床左貼壁一張沙發榻上。因為我斜倚她正坐的緣故，她似乎比我高得多。（在她面前那個不是低的，真是）我疑心那兩盞電燈是用紅色罩的；否則我何以想起那房，便聯想起「紅燭高烧」的景象但背景究屬不甚重要，重要的是給我最純粹的美感的——*the pure aesthetic feeling*——她；是使我使用上帝給我那管進天堂的秘鑰的——她；是使我靈魂的內府裏又增加了

一部寶藏的——她。但要用不馴服的文字來描寫那晚，她，不要說顯示她人格的精華，就是忠實地表現我當時的單純感覺，恐怕就够難的一個題目。從前有一個人一次做夢，進天堂去玩了，他異樣的歡喜，明天一起身就到他朋友那裏去，想描摹他神妙不過的夢境。但是，他站在朋友的面前，結住舌頭，一個字都說不出來。因為他要說的時候，才覺得他所學的人間的字句，絕對不能表現他的夢裏所見天堂的景色。他氣得從此不開口，後來就抑鬱而死。我此時妄想用字來活現出一個曼殊斐兒，也差不多有同樣的感覺，但我却寧可冒猥瀆神靈的罪，免得像那位誠實君子活活的悶死。她也是鑠亮的黑漆皮鞋，閃色的綠絲襪，聚紅絲絨的圍裙，嫩黃薄綢的上衣，領口是尖開的，胸前掛一串細珍珠，袖口只齊及肘彎。她的髮是黑的，也同密司B一樣剪短的，但她櫛髮的式樣，却是我在歐美從沒有見過的。我疑心她有心仿效中國式，因為她的髮不但純黑而且直而不鬚，整整齊齊的一圈，前面像我們十餘年前的『劉海』，梳得光滑異常，我雖則說不出所以然，我只覺得她髮之美也是生平所僅見。

至於她眉目口鼻之清之秀之明淨，我其實不能傳神於萬一，彷彿你對着自然界的傑作，不論是秋月洗淨的湖山，霞彩紛披的夕照，南洋裏瑩澈的星空，或是藝術界的傑作，培德花芬的沁芳南，懷格納的奧配拉，密克朗其羅的雕像，衛師德拉(Whistler)，或是柯羅(Corot)的畫，你只覺得他們整體的

美，純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說的美；你彷彿直接無礙的領會了無限的歡喜，在更大的人格中解化了你的性靈。我見了曼殊斐兒像印度最純澈的碧玉似的容貌，受着她充滿了靈魂的電流之凝視，感着她最和軟的春風似的神態，所得的總量我只能稱之爲一整個的美感。她彷彿是個透明體，你只能感訝她粹極的靈徹性，却看不見一些雜質；就是她一身的豔服，如其別人穿着，也許會引起鎖碎的批評，但在她身上，你只覺得妥貼，像牡丹的綠葉，只是不可少的襯托。湯林生 (H. N. Tomlinson) 她生前的一個好友，以阿爾怕斯山巔萬古不融的雪，來比擬她清極超俗的美，我以爲很有趣味的，他說：

『曼殊斐兒以美稱。然美固未足以狀其真。世以可人爲美。曼殊斐兒固可人矣，然何其脫盡塵寰氣，一若高山瓊雪，清徹重霄，其美可驚，而其涼亦可感。艷陽鼓被雪，幻成異彩，亦明明可識，然亦似神境在遠，不隸人間。曼殊斐兒，肌膚明皙如純牙，其官之秀，其目之黑，其頰之腴，其約髮環整如髹，其神態之閒靜，有華族粲者之明粹，而無西豔伉儷之容。其軀體尤苗條，綽如也，若明蠟之靜燄，若晨星之澹妙，就語者未嘗不自訝其吐息之重濁，而慮是靜且淡者之且神化……』

湯林生又說她銳敏的目光，似乎直接透入你靈府深處，將你所蘊藏的秘密一齊照徹，所以他說

她有鬼氣，有仙氣。她對着你，不見你的面之表，而是見你心之底，但她却不是偵探你的內蘊，並不是有目的的搜羅，而只是同情的體貼。你在她面前，自然會感覺對她無慎密的必要；你不必說；她有數，你說了，她也不會驚訝。她不會責備，她不會慫恿，她不會獎贊，她不會代出什麼物質利益的主意，她只是默默的聽，聽完了然後對你講她自己超於美惡的見解——真理。

這一段從長期間的交誼中出來深入的話，我與她僅僅一二十分鐘的接近當然不會體會到，但我敢說從她神靈的目光裏推測起來，這幾句話不但是可能，而且是極近情的。

所以我那晚和她同坐在藍絲絨的榻上，幽靜的燈光，輕籠住她美妙的全體，我像受了催眠似的，只是癡對她神靈的妙眼，一任她利劍似的光波，妙樂似的音浪，狂潮驟雨似的向着我靈府發洩。我那時即使有自覺的感覺，也似開茨 Keats 聽鶉啼時的：

My heart aches; and drowsy numbness pains

My sense, as though of hemlock I had drunk

.....

'Tis not through envy of thy happy lot,

But being too happy in the happiness.

曼殊斐兒音聲之美，又是一個 *Miracle* 一個個音符從她脆弱的聲帶裏顫動出來，都在我習於塵俗的耳中，啓示一種神奇的意境。彷彿蔚藍的天空中一顆一顆的明星先後湧現，像聽音樂似的。雖則明明你一生從不曾聽見過，但你總覺得好像曾經聞到過的，也許在夢裏，也許在前生。她的聲音不僅引起你聽覺的美感而竟似直達你的心靈底裏，撫摩你蘊而不宣的苦痛，溫和你半冷半僵的希望，洗滌你窒礙性靈的俗累，增加你精神快活的情調；彷彿湊任你靈魂的耳畔私語你平日所冥想不得的仙界消息。我便此時迴想，還不禁內動感激的悲慨，幾於淋漓；她是去了，她的音聲笑貌也似屢形似的一霧不再，我只能學 *Aft Voglar* 之自慰，虔信

Whose voice has gone forth, but each survives for the melodist when eternity
affirms the conception of an hour

.....

Enough that he heard it once; We shall hear it by and by.

曼殊斐兒，我前面說過，是病肺癆的。我見她時，正嫌她死不過半年，她那晚說話時聲音稍高，肺管

中便如吹荻管似的呼吸作響；她每句語尾收頓時，總有些氣促，顴頰間便也多添一層紅潤。我當時聽出了她肺弱的音息，便覺得切心的難過，而同時她天才的興奮偏是逼迫她音度提高，音愈高肺嘶亦更歷歷，胸間的起伏亦隱約可辨，可憐！我無奈何祇得將自己的聲音特別的放低，希冀她也跟着放低些，果然很靈效，她也放低了不少，但不久她又似內感思想的戟刺，重復節節的高引。最後我再也不忍因我而多耗她的珍貴的精神，并且也記得麥雷再三叮囑W與S的話，就辭了出來。總計我自進房至出房——她站在門口送我——不過二十分鐘的時間。

我與她所講的話，也很有意味，但大部分是她對於英國當時最風行的幾個小說家的批評——例如 Bihreen West, Romer Wilson, Hutchingson, Swinerton 等恐怕因為一般人不稔悉，那類簡約的批語不能引起相當的興味。麥雷自己，現在英國中年的評衡家最有學有識之一人——他去年在牛津大學講的“The Problem of Style”，有人譽為安諾德 (Mathew Arnold) 以後評衡界裏最重要的一部貢獻——而他總常常推尊曼殊斐兒，說她是評衡的天才，有言必中的本領。所以我此刻要把她簡評珠沫略過不講，很覺得有些可惜。她說她方從瑞士回來，在那邊和羅素夫婦的寓處相距頗近，常常談起東方的好處，所以她原來對於中國的景仰，更一進而為愛慕的熱忱。她說她

最愛讀 Arthur Waley 所譯的中國詩，她說那樣的詩藝在西方真是一個 Wonderful Revelation。她說新近 Amy Lowell 譯的很使他失望，她這裏又用她愛用的短句——“That's not the thing!” 她問我譯過沒有，她再三勸我應得試試，她以為中國詩只有中國人能譯得好的。

她又問我是否也是寫小說的，她又殷勤問中國頂喜歡契高甫的那幾篇，譯得怎麼樣，此外誰最有影響。

她問我最喜讀那幾家小說，我說哈代，康拉德，她的眉梢聳了一聳，笑道——

“Isn't it! We have to go back to the old masters for good literature—the real thing!”

她問我回中國去打算怎麼樣，她希望我不進政治，她憤憤的說現代政治的世界，不論那一國，只是一亂堆的殘暴和罪惡。

後來說起她自己的著作，我說她的太是純粹的藝術，恐怕一班人反而不認識。她說

“That's just it then of course,

Popularity is never the thing for us.”

我說我以後也許翻譯她的小說，很願意先得作者本人的許可。她很高興的說她當然願意，就怕她的著作不值得翻譯的勞力。

她盼望我早日回歐洲，將來如到瑞士再去找她，她說怎樣的愛瑞士風景；琴妮湖怎樣的嫵媚，我那時就彷彿在湖心柔波間與她蕩舟玩景。

“Clear, placid loam!”

……Thy soft Murmuring

Sounds sweet as if a sister's voice reproved

That I with stem delights should ever have been so moved……

Lord Byron

我當時就滿口的答應，說將來回歐，一定到瑞士去訪她。

末了我說恐怕她已經倦了，深恨與她相見之晚，但盼望將來還有再見的機會。她送我到房門口，與我很誠摯地握別。

將近一月前我得到消息說曼殊斐兒已經在法國的芳丹卜羅去世。這一篇文字，我早已想寫出

來。但始終爲筆懶，延到如今，豈知如今却變了她的祭文！下面附的一首詩，也許表現我的哀感更切些。
哀曼殊斐兒。

我昨夜夢入幽谷，

聽子規在百合叢中泣血，

我昨夜夢登高峯，

見一顆光明淚自天墮落。

羅馬西郊有座墓園，

芝羅蘭靜掩着客殤的詩骸；

百年後海岱士 (Hades) 黑輦之輪，

又喧響於芳丹卜羅 (二) 榆青之間。

說宇宙是無情的機械，

爲甚明燈似的理想閃耀在前；

說造化是真善美的創現，

爲甚五彩虹不常住天邊？

我與你雖僅一度相見——

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

誰能信你那仙姿靈態，

竟已朝露似永別人間？

非也！生命只是實體的幻夢：

美麗的靈魂，永承上帝的愛寵；

淚花里我想見你笑歸仙宮。

三十年小住只似曇花之偶現。

你記否倫敦約言，曼殊斐兒。

今夏再見於琴妮湖之邊；

琴妮湖 (Lake Geneva) 永抱着白朗磯 (Mount Blanc) 的雪影，

此日我悵望雲天，淚下點點。

我當年初臨生命的消息，

夢覺似驟感戀愛之莊嚴；

生命的覺悟，是愛之成年，

我今又因死！而感生與戀之涯沿！

同情是攢不破的純晶，

愛是實現生命之唯一途徑；

死是座偉祕的洪爐，此中

凝鍊萬象所從來之神明。

我哀思焉能電花似飛騁，

感動你在天曼殊之靈？

我灑淚向風中遙送，

問何時能戳破生死之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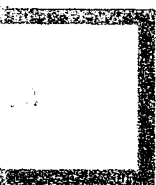
(註一)芳丹卜羅 (Fontainebleau) 爲曼殊斐兒死處。

英詩人雪萊 (Shelley) 與開次 (Keats) 皆客死。

80

2643

11



新 學 制
高 級 中 學 國 語 讀 本
近 人 白 話 文 選

吳 道 生 鄭 次 川 編 輯
王 岫 廬 朱 經 農 校 訂

下 冊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 書信類

寄吳又陵先生書

胡適

前接先生三月二十一日手書，當時匆匆未及即時作答，現聞成都報紙因先生的女兒辟疆女士的事竟攻擊先生，我覺的此時不能不寫幾句話來勸慰先生。春間辟疆因留學的事來見我，我覺得他少年有志，冒險遠來，膽識都不愧爲名父之女，故很敬重他。他臨行時，我給他幾封介紹信，都很帶有期望他的意思。後來忽然聽見他和潘力山君結婚之事，我心裏着着失望。我所以失望，倒並不是因爲他們的戀愛關係——那另是一個問題——我最失望的是辟疆一腔志氣不會做到分毫，便甘心做一個人的妻子；將來家庭的擔負，兒女的牽掛，都可以葬送他的前途。後來任叔永回國，告訴我他過卜克利見辟疆時的情形，果然辟疆躬自操作持家，努力作主婦了……

先生對於此事，不知感想如何？我怕外間紛紛的議論，定已使先生心裏不快。先生二十年來日與惡社會宣戰，惡社會現在借刀報復，自是意中之事。但此乃我們必不可免的犧牲——我們若怕社會的報復，決不來幹這種與社會宣戰的事了。鄉間有人出來毀寺觀廟宇，改爲學堂；過了幾年，那人得暴病死了，鄉人都拍手稱快，大家造出謠言，說那人是被菩薩捉去地獄裏受罰去了！這是很平常的事。我



3 1761 4318 2

MG
G 634.3
51
2

們不能預料我們的兒女的將來，正如我們不能預料我們的房子不被『天火』燒，我們的靈魂不被菩薩『捉去地獄裏受罪』。

況且我們既主張使兒女自由自動，我們便不能妄想一生過老太爺的太平日子。自由不是容易得來的。自由有時可以發生流弊，但我們決不因爲自由有流弊便不主張自由。『因噎廢食』一句套語，此時真用得着了。自由的流弊有時或發現於我們自己的家裏，但我們不可因此便失望，不可因此便對於自由起懷疑的心。我們還要因此更希望人類能從這種流弊裏學得自由的真意義，從此得着更純粹的自由。

從前英國的高德溫 (Goldwin)，主張無政府主義，主張自由戀愛，後來他的女兒愛了詩人薛萊 (Shelly)，跟他跑了。社會的守舊黨遂借此攻擊他老人家，但高德溫的價值並不因此減損。當時那班借刀報復的人，誰也不提起了！

我是很敬重先生的奮鬥精神的。年來所以不會通一信寄一字者，正因爲我們本是神交，不必拘泥形迹。此次我因此事第一次寄書給先生，固是我從前不曾料到的，但此時我若再不寄此信，我就真對不起先生了。

答汪長錄

胡適

前天同太虛和尚談論，我得益不少，別後又承先生給我這封很誠懇的信，感謝之至。

『父母於子無恩』的話，從王充融以來，也很久了。從前有人說我會提倡這話，我實在不能承認。直到今年我自己生了一個兒子，我纔想到這個問題上去。我想這個孩子自己並不會自由主張要生在我家，我們做父母的不會得他的同意，就糊裏糊塗的給了他一條生命。況且我們也並不會有意送給他這條生命。我們既無意，如何能居功？如何能自以為有恩於他？他既無意求生，我們生了他，我們對他只有抱歉，更不能『市恩』了。我們糊裏糊塗的替社會上添了一個人，這個人將來一生的苦樂禍福，這個人將來在社會上的功罪，我們應該負一部分的責任。說得偏激一點，我們生一個兒子，就好比替他種了禍根，又替社會種了禍根。他也許養成壞習慣，做一個短命浪子；他也許更墮落下去，做一個軍閥派的走狗。所以我們『教他養他』，只是我們自己減輕罪過的法子，只是我們種下禍根之後自己補過彌縫的法子。這可以說是恩典嗎？

我所說的，是從做父母的一方面設想的，是從我個人對於我自己的兒子設想的，所以我的題目是『我的兒子』。我的意思是要我這個兒子曉得我對他只有抱歉，決不居功，決不市恩。至於我的兒子

將來怎樣待我。那是他自己的事。我決不期望他報答我的恩，因為我已宣言無恩於他。

先生說我把一般做兒子抬舉起來，看做一個『白吃不還帳』的主顧。這是先生誤會我的地方。我的意思恰同這個相反。我想把一般做父母的抬高起來，叫他們不要把自己看做一種『放高利債』的債主。

先生又怪我把『孝』字驅逐出境。我要問先生，現在『孝子』兩個字究竟還有什麼意義。現在的人死了父母都稱『孝子』。孝子就是居父母喪的兒子，（古書稱為『主人』）無論怎樣不孝的人，一穿上麻衣，帶上高梁冠，拿着哭喪棒，人家就稱他做『孝子』。

我的意思以為古人把一切做人的道理都包在孝字裏，攻戰無勇，蒞官不敬，等等都是不孝。這種學說，先生也承認他流弊百出。所以我要我的兒子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他做我的孝順兒子。我的意思以為『一個堂堂的人』，決不致於做打爺罵娘的事，決不致於對他的父母毫無感情。

但是我不贊成把『兒子孝順父母』列為一種『信條』。易卜生的羣鬼裏有一段話很可研究：（新潮第五號頁八五一）

（孟代牧師）你忘了沒有，一個孩子應該愛敬他的父母？

（阿爾文夫人）我們不要講得這樣寬泛。應該說：歐士華應該愛敬阿爾文先生（歐士華之父）嗎？

這是說，「一個孩子應該愛敬他的父母」是耶教一種信條，但是有時未必適用。即如阿爾文一生縱淫，死於花柳毒，還把遺毒傳給他的兒子歐士華，後來歐士華毒發而死。請問歐士華應該孝順阿爾文嗎？若照中國古代倫理觀念自然不成問題。但是在今日可不成問題了。假如我染着花柳毒，生下兒子又聾又瞎，終身殘廢，他應該愛敬我嗎？又假如我把我的兒子應得的遺產都拿去賭輸了，使他衣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得着，他應該愛敬我嗎？又假如我賣國賣主義，做了一國一世的大罪人，他應該愛敬我嗎？

至於先生說的，恐怕有人扯起幌子，說「胡先生教我做一個堂堂的人，萬不可做父母的孝順兒子。」這是他自己錯了。我的詩是發表我生平第一次做老子的感想，我並不會教訓人家的兒子！

總之，我只說了我自己承認對兒子無恩，至於兒子將來對我作何感想，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不管了。先生又要我做「我的父母」的詩。我對於這個題目，也曾有詩，載在本報第一期和新潮第二期裏。

與顧頡剛

頤剛：

（上畧）小說月報新年號，使人頗樂觀。我是向不反對白話文的歐化傾向的，但我認定『不得已而爲之』爲這個傾向的唯一限度。今之人乃有意學歐化的語調，讀之滿紙不自然，只見學韓學杜學山谷的奴隸根性，穿上西裝，在字裏行間流露出來！這是最可痛心的現象。我的意思以爲，凡人作文，須用他最自然的言語；惟有代人傳話，有非這種最自然的語言所能達者，不得已始可用他種較不自然之語句。小說月報添上了一些中國材料，似乎使讀者增加一點自然的感覺，減少一點生硬的感覺。這也許是我這個『老古董』的偏見；但文學研究會的朋友們似乎也應該明白：新文學家若不能使用尋常日用的自然語言，決不能打倒上海灘上的無聊文人。這班人不是漫罵能打倒的，不是『文丐』『文倡』一類綽號能打倒的。新文學家能運用老百姓的話語時，他們自然不戰而敗了。

但嚴既澄先生的『韻文及詩歌之整理』，我却不能不提出抗議。嚴先生似乎怪我用白話的標準去估量舊韻文，『以致大家把這些無盡的寶藏，一筆抹殺。』他舉我的『南宋白話詞』作例，然而他說，

『他（我）舉出幾個南宋的詞家來，在每人的集子裏，選幾首較近白話的詞，硬斷定這些詞是那幾位詞家有意要用白話做的。』

我請問你們讀過我那篇文章的，可記得我會否有這樣的一個『硬斷定』？我的題目是『白話詞』，故單選白話詞；然而我只用這些詞來表示一個時代的一種趨勢。這種歷史的趨勢是天然的，正不用『有意』，也不用『硬斷定』。正爲他是無意的，故可以用來證實歷史上的一種趨勢。譬如黃山谷的詩，十之七八是古典主義的下等作品；然而他作小詞時，竟完全是換了一個人了：何等自然，何等流暢！在歷史家的眼裏，這一個隔世的區別，只有一個正當的解釋：山谷作詩，還不能打破古典主義的權威，故他的詩只能代表人造的權威，而不能代表歷史上自然的傾向；及至他隨意作小詞時，一切古典主義都不必管了，隨便說小兒女的自然語言，便成好詞，所以他的詞——因爲是無意的——代表歷史上自唐末以來的一個自然趨勢。及至吳文英一流人來有意作古典的詞，他們便又不代表歷史上的自然傾向，只代表一個有意的反動了。

嚴先生似未細讀此篇；不然似不應有這樣的大誤解。至於他自己說，『中國的詩歌，在金元的雜劇以前，都重視修飾；元白一派，其勢力遠不及溫李一流，』這個見解更不對。他何不讀杜牧的李戡墓誌！他何不讀元微之的長慶集序！況且三百篇與古樂府，不更可作爲有力的例證嗎？

文學史談何容易？要能見其小，要能見其大。小的是一個個人的技術；大的是歷史上的大運動和

大傾向。大運動是有意的。如穆脩、尹洙、石介、歐陽修們的古文運動，是對於楊億派的一種有意的革命。大傾向是無意的，是自然的，當從民間文學白話文學裏去觀察。若不懂得這些大傾向，則林紆的時代和姚鼐的時代，和歐陽修的時代直可謂無甚分別；陳三立的時代和黃山谷的時代，也可謂無甚分別。然而這豈是事實嗎？所以雖最守舊的文學史家，也不會用這五百年的八股來代表這五百年的文學；我不過是再進一步，說王世貞以下到林紆的假古董也不代表這四百年的文學罷了。此意實甚平平無奇，只怕學着『太過偏用主觀的標準，』誤解『不廢江河』的話，不肯去細細想。

手僵不能成字，草乞恕之。

致每週評論記者

任鴻雋

每週評論記者：

到宜昌時發的信，想你已經收到了。

那封信原來是在路上寫的，所以除兩首詩之外，竟沒有別的話說。蜀通輪船是二十六到宜昌的。一直停了三天，今日早晨，方纔開行上駛。將到宜昌的時候，聽說稅關查驗，非常囉嗦，所以船上的人都起了一點戒心。有買玉手鐲的，便拿來帶在腕上。有置新皮靴的，也拿來穿在脚上。若不這樣，關吏看見

了，就可以拿去。（要說前次蜀通過路的時候，有人帶了一牀新被，被關吏把綿絮取出拿去。又有人帶了幾塊錢的銅板，關吏看見了，也就要拿，幾乎大起衝突。）我這一天，既替人帶玉鐲，又替人穿皮靴，居然成了一個闊老，我們到了宜昌的時候，稅關來了兩個西洋人，一個日本人，（自歐戰以後，稅關上的西洋人回國去了，多用日本人充補。）船上艙下的，吵了兩三個鐘頭，可惜他們終是空手而歸。我想這國內往來，何必如此囉嗦，果然船客帶有私貨，也不是他們那樣的方法可以檢查得出的，不過徒多煩擾罷了。

到宜昌後，第二件麻煩的事，就是要問那位長江上遊的吳總司令肯不肯放我們通過。這件事因為船上載有四川楊省長太翁的靈櫬，四川當局及南北兩議和總代表，皆先向王督軍吳司令辦有交涉，故尚不生困難。而且過武昌宜昌的時候，沿途的軍艦，還要下旗致敬，也可謂彬彬有禮了。

在宜昌幾日無事，昨天約了幾人，去看洪憲祥瑞，民國四五年出現的石龍。我想這個石龍，雖然和皇帝沒有關係；但是若係上古動物的化石，在地質學古物學上，也大有研究的價值。龍洞隔宜昌尚有三十幾里，由平善壩上去，還有兩三里。我們雇了一隻小船，備了食物，火把，香炬，（是作引路用的，不是敬禮龍王）繩索，手杖之類，早晨七時半就起身，十二點鐘方到洞口。我們未到龍洞之先，已經飽餐峽

中的風景了。洞口在山半，無路，但可攀援而上。洞口甚闊，上下皆有石筍。那石漿還在那裏淋淋的滴。進洞不過幾十步，就是一壩積水。有幾個外國人，到了此地，就『臨河返駕』了。我們有的赤了足，有的請人背過了水，前去又寬大了。洞中的石壁，皆呈水蝕風化的痕跡；可見此洞全由石灰石脈被水溶解而成，並非出於山陵暴變的作用。其中也有穹窿極高，仰望不及的；也有徑路過窄，俯伏而後能度的。我們走了半里多路，到了一個所在；洞口寬窄不過兩三尺，一道冷風，直從洞中吹出，我們曉得這洞必定與外間相通，且不怕空氣惡劣，大可鼓勇前進；可惜有幾人說，恐怕燈油將盡，大家方纔全師而退。我們走了一個來鐘頭，究竟沒見石龍的形跡。直到出洞時，重行過水的時候，纔看見攔水的石梁，本來是由石漿滴成的。那形勢蜿蜒，石面上水紋重疊，居然同鱗甲相似。有人說，『這不是石龍嗎？』我想起兩年前在美國科學報上看見的石龍照象，正是此物。（東方雜誌也曾經載過石龍照象。）要是此話不錯，這石龍不過是一種石筍，并無地質學古物學上研究的價值。但這石洞却生的極有趣味，還沒有人窮其奧妙，正是探險家的一個好題目哩。

今晨由宜昌開船，現在已行抵巴東了。途中經過空舂峽，青灘，葉灘，牛口，等險。那山川的雄奇，景物的佳勝，我東過華嶽，西經落磯，何嘗見過能及他千分之一的。我想要照像，却不能照，因為像只能照其

一峯一石；我想要作詩，也不能作，因為詩只能形容其一部一段。我只有句話向兄等說，若不見蜀山，直枉生人世了。

致章錫琛書

王平陵

錫琛先生：

許久不曾通訊了，近幾期的婦誌辦得極有精神；不過我於很圓滿的當中，還有幾條不滿意的處所。現在把我底意見，極忠實地報告先生：

(一)以前的婦誌太置重愛倫凱的戀愛觀，許多婦女問題的作家，祇曉得從日本的書中，『燒直』幾篇關於討論戀愛的文字，搪塞婦誌的篇幅；反把種種重大問題，略而不論。我以為太不經濟！

(二)我以為要從實際上援救中國的婦女，一方面是擴充他們底智慧，發展他們底本能；在另一方面呢，就是推廣他們執業的範圍，圖謀經濟的獨立。前者應當從教育公開入手，後者當先從調查各地婦女生活的現狀入手。現在婦誌出版到今，不見一篇調查內地婦女生活狀況的文字，這是婦誌莫大的疎忽，不可諱言的。

(三)在東方男女的不平等，是任何人知道的；而所以不平等的原因，却沒有人『明目張膽』地說

過。據我所知道的，是『舊倫理的作祟』和『舊法律的爲害』。我們不願援助女性則已；不然，我們就要設法打破舊倫理，舊法律；根據男女平等的原則，重新製定適當的倫理和法律。關於這類的文字，婦誌上也未曾發表過，也是不可諱言的缺陷。

(四) 中國的社會，以家庭爲單位；歐美各國，則以個人爲單位。從前中國人犯了罪，必須連帶一家的，外國則注重於一人。所以西洋人的家庭，是很重自由的；中國則不然，許多事情，直接間接受着家庭的束縛和支配的地方，非常的多。因此家庭問題，也是中國亟待解決的大問題。以後望婦誌上，對此問題，多多討論。

(五) 在家庭問題中，包含着一個『遺產繼承問題』，也是婦誌的範圍內所應研究的問題。我是贊成廢除遺產繼承制的人，廢除遺產繼承制，第一可以防止資本家擴充私產的野心，第二可以消除社會鬭爭的罪惡，第三可以減少人類依賴的惰性，啟發向上的願望，第四可以恢復已失的女權，達到平衡的地位。這許多都是我一人底私意，先生如以爲不差，以後請對於遺產繼承問題，也稍稍在婦誌上加以討論。

拉雜地寫來，覺得是毫無系統，是我對於先生抱歉的地方。天氣熱得很，攝氏表已到九十八度了，

室內的空氣，尤覺是窒人欲死！再也得不着一點清涼的微風，可以慰藉長夏的鬱悶。很隨意地握着一枝秃筆，和朋友們談談婦女問題，談到『恰到好處』的時候，或者稍可減殺一些暑熱呢！這便是我寫信給先生底動機。大雨之後，天氣如果清涼些，我當有海上之遊，如有機會，定來趨訪。不談了，就此謹祝福你！

答王平陵書

章錫琛

平陵先生：

這般炎熱的天氣，承先生給這樣的一封長信，對於女誌爲詳細的指導，真使我不知怎樣感謝呵！來信中所說推廣女子教育，圖謀經濟獨立，對於舊道德舊法律的攻擊，以及家庭改革等主張，個人極表贊同。最近幾年的婦女雜誌中，關於這一類長篇或短篇的文字，也曾經登載過不少，或者因爲說得不十分透澈，未能使先生滿意罷了。

女誌近來論戀愛的文字太多，這一層我們自己也很覺得，并且常有人對我這樣說：頭腦稍舊的先生們，甚至於說我們有意誘惑青年，敗壞風化，或更以爲近來青年男女兩性間墮落事件之多，都是多談戀愛者的罪惡。現在既承先生也談到這一層上，就藉此把我的意見和先生一說，還望先生賜教！

“Love”，這一個字，在中國不但向來沒有這概念，而且也沒有這名詞。近來雖然勉強把他譯成『戀愛』，但概念還是沒有，所以許多人祇是把他和『姦淫』作同一解釋；這便是一般人反對談戀愛的最大的原因。這種反對，原無足怪。因為在中國的書籍上，歷史上，道德上，習慣上，法律和制度上，都沒有所謂戀愛——我們要勉強去找，孔子所謂『關雎樂而不淫』，或者還相近似；關雎中所謂『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也較近於戀愛的態度。但因那時是多妻制度最盛行的時代，所以這種描寫，是否僅出於詩人的空想，也未可知。——在中國人的腦筋中盤踞着的，祇有『姦淫』。所以說到『戀愛』，便和『姦淫』的概念混雜了。然而『姦淫』之於『戀愛』，正如莠之於苗，紫之於朱，雖相似而大不同的。

先生勸我們注意到推廣女子教育，圖謀經濟獨立，攻擊舊道德舊法律，改革舊家庭等問題上，我以為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方法，祇有提倡戀愛自由。這句話我曉得一定有許多人要非常的驚疑詫異，但是我所以這樣主張的理由，却是極明顯的。我們試問：中國人爲什麼說，女子不必受教育，不必謀經濟獨立，男女不應該平等，家庭可以束縛個人，支配個人？我們可以很簡單的回答說：就因為中國人把女子作爲男子的所有物，把子女作爲家長的所有物，不承認她們有個人的人格，有自由的意志。在

主張社會主義的人，以為祇要把財產私有制度打破，便沒有問題了。這固然可以打破男子所有女子，家長所有子女的基礎；但我以為使女子對於男子，子女對於家長，主張個人的人格，意志的自由，實在是同樣的要緊，或者是更要緊。要辦到這一層，就祇有主張戀愛自由。如果男子承認女子有戀愛的自由，他們便不會把女子當作可以掠奪，可以賣買，可以滿淫慾，可以供役使的東西，那麼，男女不是就平等了嗎？如果人人都認戀愛是重要的事情，便必須使人人對於戀愛受充分的訓練，充分的培養，不該加以任何物質的壓迫，那麼，不是把經濟不獨立，教育不普及，家庭對於個人的束縛支配都消除了嗎？人類是兩性的動物，由兩性的結合而組織社會，繼續生命，發達文化。因為兩性的結合，用勢力和金錢做綰紐，所以由此組成的社會，便是掠奪的社會，產生的新種族，便都是強暴的分子。要救濟這樣的社會，必先從不以勢力和金錢為兩性結合的綰紐起頭；兩性的結合，除了勢力和金錢以外，就祇有戀愛了。愛倫凱女士在他的大著兒童的世紀（*The Century of the Child*）上，反對基督教信者『人性一定不變』的話，說：『我相信人性是可以改變的。但我所說的改變，不是因了把人類都變成基督教信者可以達到；必須等到全人類真個覺醒，自覺『生殖之神聖』的時候，纔可達到。這自覺如果一旦醒來，那麼，關於子孫和他們的發生，他們的處置，他們的教育等事情，便成為社會的中心事業；一切的

道德，一切的法律，一切的社會施設，都環集在此等事情的周圍；而且判斷其他一切問題，制定其他一切規則的基準點，也都立在此等事情的上面。愛倫凱女士的主張戀愛道德，主張母性尊重，便都從這『生殖的神聖』而來。這也便是我想用戀愛來解決婦女問題的出發點。——這主張，在我的朋友中，祇有建人兄最和我同意。

至於近來青年男女因所謂『戀愛』而發生的種種謬誤的行爲，都是因爲向來中國人的腦中，祇有『姦淫』，沒有『戀愛』，所以也便把姦淫誤作戀愛了。要救濟這種弊病，祇有大家竭力主張戀愛，使人都明瞭戀愛的意義，並且使人人經過充分的戀愛的訓練，纔能有效。

戀愛與姦淫的區別，簡單的說，戀愛是融合兩個人的人格爲一，姦淫不過是一方佔有他方，滿足自己的慾望。借羅素的話來說，戀愛是出於『創造的衝動』，姦淫是出於『所有的衝動』。所以古來才子佳人的戀愛，祇能說是姦淫，不能說是戀愛。

關於戀愛的重要，在這信中不及詳細說明，過幾天我想做一長篇的文字來討論；但恐有許多人一看到『戀愛』兩字，便生厭惡，不願再看，那便無可如何了。

至於先生說起各地婦女的生活狀況，在去年的女誌上，曾經登載過許多，但因爲都不十分詳確，

而且往往是千篇一律，無甚差異，所以今年也很少登載了。

遺產繼承問題，固然是重大的問題；但在私有財產制度存在的時候，在父母私有子女制存在的時候，要破除這制度，恐怕很不容易吧！

話太多了，在鬱悶的長夏裏，恐怕要增加先生的鬱悶，所以不再寫下去；如能早來上海，可以見面一談，那是好極了。

●小說類

義兒

葉紹鈞

義兒最歡喜的東西就是紙和筆了；不論是練習英文的富士紙，印畫地圖的考貝紙，寫大楷的八都紙，乃至一張撕下的日曆，一頁廢餘的文格，不論是鋼筆，蠟筆，毛筆，鉛筆，乃至課室內用殘的顏色粉筆，一到他的手裏，他就如獲得世界的一切了。他的右手一把握着筆幹，左手五指張開揪住鋪着的紙，描寫他理想中的人物屋鳥；他的頭總是側着，一會兒偏左，一會兒又偏右，舌尖露出於上下脣之間，似欲禁止呼吸的樣子。他能畫成側形的鯉魚，俯視形的菊花，從正面看的農屋。他畫成一樣東西，常常要端相好幾回，還加上幾筆，或竟加上一部分。有時加得高興了，鯉魚的鱗片都給畫上短毛；菊花的花瓣儘管加多，致金花湊不成個圖形；從烟突噴出的煙越塗越多，所佔紙面比屋子還大。他看看這不像一幅畫了，就在上面打一個大X，或者撕碎了，疊起來再撕，如是屢屢，以至於粉碎。他留着的畫稿都摺得很小很小，積存在一個舊的布書包裏。

他當然同別的孩子一樣，歡喜奔跑，歡喜無意識地叫喊，歡喜看不經見的東西，歡喜附和着人家胡鬧。但是他不歡喜學校裏的功課。他在課室裏難得靜心，除了他覺得先生演講的狀態很好玩，先生

如狂的語聲足以迷住他的思想的時候。若是被考問時，他總能夠回答，可是只有片段的，不能有完整的答案。所以他的愚笨懶惰等等罪名早在他的幾位先生的心裏成立了。就是那位圖畫先生，也說他不要好，止知亂塗，畫的簡直不成東西。這是的確的，他逢到圖畫的功課，隨隨便便臨了黑板上先生畫的一幅畫，繳給先生就是了，從來沒有用過一點心，希望他好。

他的父親早死了，母親養護着他，總希望他背書像流水地一般快，更讀通一點英文，將來好成家立業。但是實際所得的止是失望和悲傷。義兒今年十二歲了，高等小學的二年級生了，讚美他的聲息一絲也聽不到，卻時時聽得些愚笨懶惰歡喜搗亂等對於他的考語。她很相信這些考語是確實的，不然，何以義兒回了家總不肯自己拿出書來讀，必待逼迫着呢？又何以總是一字一頓地讀，從不會熟誦如流水呢？他止歡喜捉蟲子，釣魚兒，塗些怕人的東西在紙上。這不是搗亂麼？而且有什麼用處呢？她想到這等情形時，就很自然很容易地引起舊有的胃病。「我的心全在你的身上，現在給你撕得粉碎了。」她老是向義兒這麼說。義兒聽了，也不辨這句話何等傷心，止覺得意味非常淡薄，值不得容留在腦子裏。所以他一切照平常做去。

有一次他將積蓄着的母親給他的錢買了兩匣紙煙匣內的畫片；有兩次他跑到河邊，蹲在露出

河面的石頭上釣魚；再有幾次，他到不知什麼地方去逛，直到天黑才回家，都惹起了母親的惱怒和悲感。她知道同他說傷心的話絕對沒有效果，但是總希望得到一點效果，便換了個似乎較有把握的辦法，就是打。她的細瘦慘白的手握着一枝量衣的尺，顫顫地在他身上亂抽，因為怨恨極了，用了好多的力氣。可是他一聲都不響，沈靜的面孔，時而一瞬的眼睛，都表示出忍受和不屈的意思。她呼吸很急促，斷斷續續地問：『可知道你的錯處麼？下次還敢這樣麼？』他止當沒有這回事，並且偏轉他的頭。她沒有法子了，餘怒裏偏萌生一絲智慧來，就說：『假如下次不敢，我就饒恕了你這一次。』這時候他的頭或者微微一搖，或者輕輕一點，或者止有搖或點的意思，都可認為悔過的表示，她的手就此停了，她的怨恨就此嚥下去了。事情就是這樣完結了。可是她的失望的心因此而凝固，她相信義兒是個難得好的孩子。想起的時候就默默流淚，怨自己的命運不好，更傷悼丈夫的早死。

母親終究是母親，雖然覺得今後的失望是注定了。義兒上學校去的時候，她總要問他穿的衣服夠不夠，肚子喫飽了沒有；有時買了一點喫的東西，或是人家送了什麼餅餌糖果來，她總把最好的留着給他喫。他是難得好的呢，他是引起自己的失望和悲傷的呢，她卻全然不想到了。

義兒還有兩位叔叔，也是時常斥責他的。不知爲什麼，他對於那位三叔特別害怕，一看見過身就

不自由起來，好像被束縛住的樣子。對於他的劣蹟，三叔發見得最少，因為他看見他時總是很安定很規矩的。人家發見了義兒的錯處，就去告訴三叔，借他來達到訓誡他的目的——就是義兒的母親也常常如此。三叔訓誡義兒的時候，義兒的面孔就紅了，不敢現沈靜的神態了，頭也不敢偏轉了；三叔教他以後再不要這個樣子，他就很低很可憐地答應一聲『知道了』。勝利每爲三叔所操，他因而發明處置義兒的秘訣。他向義兒的母親和旁的人這麼說，『處置義兒唯一的方法，就是永遠不好將好顏臉對他。我就這樣做，所以他還能聽我的話。』義兒的母親對於這句話非常信服，可是他熬耐不住，不能不問暖問飽，留最好的東西給他喫。

一張山水畫的明信片，上面有葱綠的叢樹，突兀的山石，藍碧的雲天，紆曲曳白的迴泉。義兒從一個同學手裏得到了。他快活非常，如得了寶貝，心想臨繪一張。不乾不淨的顏色盒，是他每天攜帶的，他取了出來，立刻開始工作。一張桌子不過一方尺有餘的面積，實在安放不下墨水瓶，硯臺，顏色盒，明信片，畫圖紙，兩條手臂，等等東西。然而一個課室裏要布置五六十張桌子，預備五六十個學生做功課呢，怎能顧得各人過分的安適？好在義兒已經習慣了，侷促的小天地裏他自能優游如意。此刻他將墨水瓶擺在硯臺上面，明信片倚於瓶口，就彷彿帖架托着畫帖。左手拿看顏色盒，桌子上面就有地位平鋪

畫紙了。他畫得非常專心，竟忘了周圍的和自己的一切，沒有思慮，沒有情緒，止有腦和手聯合的簡單的運動，就是作畫。同學的喧聲和沈重且急速的脚步，或是走過他旁邊的暫時止步而看他一看，於他止起很淡很淡的感覺，差不多春夜的夢一般，迷蒙而杳渺。功課又開始了，同學都上了他們的座位了，英文先生也進了課室了，他周圍的空氣全變，而他如無所覺，還是臨他的畫。

豎起的明信片很引人注意，況且義兒是坐着作畫的姿勢，英文先生一望便明白了。他不免有點惱怒，「他在那裏作畫，連課本都不拿出來，分明不願意上我的功課。」他這麼想，宏大而嚴正的呵斥聲就從他喉間湧出：「沈義，你做什麼！現在是什麼時候？你的課本那裏去了？你不愛上我的功課，儘管出去。你在課室外畫一輩子的圖，我不來管你，在我的課室裏卻容不得你這樣懶惰搗亂的學生！」同學們聽了，有的望着義兒，看他怎麼下場；有的故意看書，表示自己的勤勉；更有的相着英文先生紅漲的怒容止是輕笑，課室內暫時靜默。

義兒被喚醒了，還有幾株小樹沒有畫上，他覺得不快，像睡眠未足的樣子。他知道不能再畫，便將明信片畫幅顏色盒放入抽屜裏，順便檢出讀本來，慢慢地翻到將要誦習的一課。他並不看先生一眼，臉容緊張，有懊喪的神態。這更增加了英文先生的怒意。「早已說過了，若是不願意，就不必勉強上我

的課！你惱怒什麼？難道我錯怪了你？上課不拿出課本來，是不是懶惰？因你而妨害同學的學習，是不是搗亂？我錯怪了你麼？」

「是的，沒有錯怪，沈義隨口地說，卻含有冷峻的意味。『現在課本已拿出來了，請教下去罷；時間去得快呢。』同學們不料義兒有這樣英雄的氣概，聽着就大表同情，齊發出勝利的笑聲來。剛才的靜默的反響就是此刻的騷動了。室內不僅是笑聲，許多的足在地板上移動的聲音，桌椅被震搖而作的咕咕格格的聲音，英文先生擲書於桌並且擊掉的聲音，混成一片。」

英文先生覺得這太不可堪，非叫義兒立刻退出課室，不足以維持自己的威嚴。他就很決斷地說，「你竟敢同我鬪口！你此刻就出去，我不要你上我的課。」實在英文先生沒有仔細地想，說這句話很危險的，假若義兒不聽話，不立刻退出課室，豈不是更損了威嚴嗎？果然，義兒聽了驅逐的命令，止將身體坐後一點，以為這樣就非常穩固了；——他絕對沒有出去的意思。同學們的好奇心全部湧起了，先生的失敗將怎樣挽救，義兒的抵抗將怎樣支持，都是很好看的快要表演的戲文。他們望望先生，又望望義兒，身軀頻頻轉側，還輕輕地有所議論，室內的空氣更顯得不穩定。

英文先生臉已紅了，他斜睨義兒，見他不動；又見許多學生都如帶着譏諷的顏色。這是何等的侮

辱呵！他的血管漲得粗了，頭腦岑岑地響了；一種不可名的力驅策着他奔下講臺，一把抓住了義兒的左臂，用力拉他站起來。義兒有桌子做保障，他兩手狠命地板住桌面，坐着不動；他的臉色微青，堅毅的神采彷彿勇士拒敵的樣子。英文先生用力很猛，止將義兒的左臂震搖，桌子便移動了位置；且發出和地板磨擦的使人起牙齒酸麻之感的聲音。義兒終於支持不住，半個身體已離開桌子了，桌子受壓不平均，忽然向左傾側。一霎的想念起於英文先生的腦際，以為桌子倒時一定發重大的聲音，這似乎不像個樣子。他就放了手，義兒的身軀重復移正，桌子便穩定了。課室內的戰事於是暫時休止。

同學們觀戰，早已忘了自己在什麼地方了；有的奮一點無所着力的力，同情於義兒的拒敵；有的止覺此事好玩，最好多延長一刻；有的覺得這是個機會，便取出心愛的玩意兒來玩弄，或是談有趣味的話。總之，在課室之內，上功課的事是沒有人想到了。直到先生放手，驚奇的目光又集中於先生之面。英文先生的手放了，忽然覺得這個動作太沒意思，況且許多學生正看着己的顏面呢。但是，再去抓他也不好，要再抓何必放呢？窘迫的感覺包裹全身，使他不敢正眼看周圍諸人。他止喃喃地說：『你不去也好，我總不承認你留在這裏。剛才的事退了課再同你講。現在且上功課，你不愛上，同學們要上呢。』他很不自然地走回他的講臺。

學校裏從此起風波了：英文先生將義兒的事告訴了級任先生，說以後一定不要他上他的課。級任先生口裏雖不說什麼，心裏卻異常躊躇，不要他上課就是不肯教他，那有學校裏不肯教學生之理，並且在英文課的時間叫他做什麼呢？若是還叫他上英文課，英文先生的面子又怎麼顧全說不定英文先生因此動怒，又生出以外的枝節來。級任先生如受了過大的激刺，覺得滿心都是不爽快。他就告訴了義兒的三叔，他們倆本是天天在茶館裏會見的茶友。許多同學呢，他們將義兒的事做爲新聞，一散課就告訴別級的同學，像講述踢球的勝利那麼有味，——於是別級同學流動恆變的心裏又換了個新的對像了。他們以好奇的心在那裏觀望：課已退了，英文先生將怎樣辦理這一件事呢？義兒仍舊取出抽屜裏的東西，完成他的畫幅，可是心裏總覺不安定，有點驚怯，以後將有什麼事到臨，模糊而不能預料。一塊小石的投擲可以激動全世界的水，雖然我們不盡能看見波紋，現在的情形就是這樣了。

三叔聽了級任先生的訴說，當然痛恨義兒的頑劣；一方面想法解決這件事。他說，『由我訓誡他，已經不知幾回了！當着面他總是很能領受的態度，自稱情願悔改，可是一背面第二個過失就來了。他母親打他罵他，差不多是每天的常課，更沒有什麼用處，當時他就不肯說一個改字。我們須得換一個方法才行。』

「是呀，須得換一個方法。」級任先生連連點着頭說。「他在課室內這樣搗亂，非但同學們和授課的先生受他的累，連我也覺得難以措置。總要使他知所畏懼，以後不敢再這樣，才得大家安靜呢。」

「英文先生方面，由我去陪罪；爲他的話的威信起見，不妨令義兒暫時不上英文課；到那一天，說「你確能改過，英文先生恕你了，」然後再叫他上課。」

「你這辦法，解除了我的爲難了！」級任先生露出得意的笑容，壓在他肩上的無形的重負似乎輕了好多。「就這麼辦罷。可是怎能使你家義兒確能改過呢？」

三叔輕輕擊桌一下，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然後說，「就是你所說的那句話，要他知所畏懼。我想他這麼浮動的心情，都由每天回家，常同外面接觸而來的。若是叫他住在學校裏，和外間一切隔離，過嚴苦的生活，一方面浮動的心情漸漸定了，一方面嘗到嚴苦的生活的滋味而覺得怕了，或者不再有什麼壞的行爲做出來吧。」

「這確是一個辦法。就叫他住在我的房間裏好了。但是，你先要給他一個暗示，重重地訓斥他一頓，使他沒有搬進學校就覺得懷然。」

「我知道，我有法子。」

一切的計畫都照着三叔進行，義兒搬進學校裏住了。他本來很羨慕住校的同學，他常常想晚上的學校裏不知怎麼情形，課室裏點了燈，許多同學坐在一起，不是很好玩麼？可是他並不會向母親要求過，要在校內住宿，因為他不能設想這事的可能。現在母親忽然端整了被褥一切，叫他住在校裏，實在是夢想不到的。這就是他往日的學校呀，但在他覺得新鮮。晚飯的鈴聲，課室裏上了火的煤油燈，住校的同學的隨意談笑，夜色的操場上的賽跑，都是他從來不曾經歷的。他聽着，看着，玩着，恍恍惚忽如在夢裏，悠久而又變換。他在睡眠之前很匆促地摹印一張洛川神女之圖，到末了畫那條衣帶，墨色沸了開來，就把全幅撕了；但是他很覺舒適，母親的嘮叨現在是非常之遠，好似在她懷抱裏的時候，畫完一幅畫居然沒有聽見『又在那裏塗怕人的東西了』的責罵。更可希望的一個同學約他明天一早去捉棲宿未醒的麻雀。他在床上想到那裏去取竹竿怎麼塗上了膏預備着怎樣一個籠子，怎麼伸手……漸漸地模糊，不能想了。

兩三天內級任先生暗裏窺察希望看見義兒愁苦怯懼的面容。可是事實竟相反，義兒還是往日的義兒，更高興了一點。

當級任先生到茶館時，三叔就問他，「義兒可又鬧了什麼事？」

「暫時沒有，」級任先生微露失望的神態，語音帶冷然的調子。

「他住在校內覺得怕麼？」

「怕？」級任先生斜睨着三叔，「那有這回事！他還是往日的模樣，並且更爲高興。」

「他竟不怕麼？」三叔悵然愕視。」

雲翳

葉紹鈞

「一體」這兩個字最能說明我們的關係了。五官四肢臟腑筋骨種種配合而後成一個身體，不能分割。有了頭部，缺得了足麼？有了臟腑，缺得了筋骨麼？我們最好不要題出什麼五官四肢等等名詞來，也不要說這是身體的一部，那是身體的又一部；止是這麼想，這配合完全的是一個身體。你若說，她是我的妻，我是她的夫，那就錯了，因爲同我們題出名詞，把我們分割開來了。我們原是一體呀。若是打我一下，兩個都感到痛楚；看她一眼，兩個都覺得光輝。有思想，就是兩個混合構成的；有行動，就是兩個共同表出的——實在沒有適當的言詞可用，說「兩個」「混合」「共同」已經不切於實際了。人家往往說人與人的隔膜，或者朋友兄弟父子之間是有的，我們倆絕對沒有。她就是我，我就是她，便是強要同我

們分割，有什麼效果呢。

「最可憐的，有許多人自己把一體分割開來。從極細微的事件裏，就可以看出至愚極蠢的自殘的計較。他們硬要講自由，規定兩個的自由權，這一個得到的信，那一個不給代拆。信內有秘密麼？便有秘密，自己還要瞞自己麼？他們全不想，就這麼做了。於是一體分割了。他們反而說，「誰的心裏都埋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兩個之間至少有百分之一的不滿意，必待容忍纔行，」這是自然律，無可逃避。」誰知造成這自然律的，就是他們自己！他們止消對於這個所謂自然律全不信仰，認定什麼是一體的意義，他們就有福了；如不信，請看我們。」

小說家孟青同他的夫人異常愛好。他相信夫妻不是兩個獨立的人，夫妻相合才是社會中間一個單位。以上一番議論是他常常向朋友講的。當朋友問他「你們的愛情究竟到什麼程度？」或是有人談夫妻隔膜的事件的時候，他就開始宣傳他的教義了。他莊重的臉紅漲着，訥訥地說，聲音沉重，欲使每字都注入人的心坎。人家很隨意地嘲笑他，說他是空想之論。天然是一個人，怎麼能併為一個？縱使理論上說得非常圓滿，實際還是兩體。他就堅毅地答辯，說「這個境界確是有的，止須你們真能體會，便信我言不謬。現在你們駁詰我；你們不是我，不能知道我所體會的，所以我無法取信於你們。可是我

所說的確是我所體會的。人家總對他露不信任的笑容，或是故意提起別的話語，以免再事論辯。

孟青作小說很多，大半成於他的寓樓。秋季的一天，窗外的天純作深藍色，天氣融煖，使人起暮春的感覺。瓶裏的羊腸菊和鷄冠花露出芳春的顏色。羊腸菊的鮮黃的花粉落在桌上，鋪成薄薄的一層，引起孟青浮盪無着的冥想。忽然靈機一轉，他早先搜集的材料，預備作小說的，結構完成了。他就展開稿紙，舉筆寫成以下一篇小說。

無論先生學生，差不多是一個樣子，放了假再做功課覺得太對不起自己了，——似乎平日做功課純是爲別人的。於是平日慣行的事全變更了，周身的細胞都不安定了，結果止獲得一個『無聊』。早上醒來，便想起來吧？更想早起也沒有事，便躺着看帳頂。看了好久好久，以爲時間去得很多了；懶懶地坐起來，看看小鐘或是手錶，還不到今日起身的時刻。起身之後，刷一回牙齒延了二十分鐘，洗一回臉。延了三十分鐘。對着早餐，似乎並不饑餓，喫牠實是多事；但也可以延這麼一二十分鐘，就隨便喫了。回到房間裏，坐了久與爲伴的椅子，覺得有點奇怪，——有一種說不出來的不安適。姑且拿一本書看看罷。看了半行沒有興味，便翻過幾頁。那知更糟了，第一第二個字便非常可厭。止得將書閣在一旁，順手

提起筆來，寫什麼字呢？隨便從報紙的殘幅或枯黃色的日課表上看到一字便照寫一字。寫不到幾個，又想這算什麼呢？於是紙和筆被捐棄了。這時候沒有希望，沒有愉悅，也沒有哀苦，止覺一個廣大無邊的『無聊』包圍於上下四方，如沒入水裏有掙扎不出的不快之感。

雙十節那一天，學校照例放假。這是個特別的假日，許多學生先生們發狂似地高興，一早起來便升旗，歡呼，佈置會場，聯謀聚餐。別的假日，總是來侵侮他們的，今天被卻退了。但並不完全失敗，牠努力地單攻符先生一人，竟得比往日格外勝利，符先生的周圍和內心被他完全佔領了。

符先生早上起來，同別的假日一樣，溫習了一切無聊的舉動；坐無書桌前，覺得更沒有法子可以消耗這連綿悠久的時間。從窗間望出去，走過廊下的人都帶着興奮的笑容。心想他們有什麼可樂呢？無端地規定了一個日子，大家便對於這日子發生快感，強烈且真摯，這也可說是癡狂的一類。瘋狂是何等可憐！但是他們怎能覺悟呢？粗豪雜糅的歌聲作了，接着拍掌歡笑的聲浪起了。符先生聽着，無聊到極點！還是不要聽吧！然而種種聲音偏要刺入他的耳官，一回震盪，便如周身加一重裹紮。自知此刻若有事可做，當得舒服一點；但是刷牙齒，洗臉，看書，寫字，都做過了，都沒有效果，不願意再做。還有什麼事可做呢。

他實在有事可做呢，他每天寫一封信寄他的夫人，成爲慣例。此刻他正可以做這一個工作。他想起了，便取出信箋來，一壁磨墨，一壁凝想。窗外廊下經過的人時時牽引他的視線，使他思想不能集中，他就將窗簾下了。他希望將全部的情思傾注於夫人的心底。從這封信裏，他開始寫：

『今天光明的陽光青蒼的雲天，同昨天一樣。但是有許多動作和聲音與我接觸，使我起不可名言的岑寂之感。他們都慶祝佳節呢！他們的面容笑得變了模樣，喉嚨喊得幾乎啞，四肢軀體都浮漲，走路時呈異常的態度。人家說起來，這何等熱鬧呀！在我聽着看着，止覺得格外地孤寂。他們和我不相愛，不相了解，他們越熱鬧，當然我的孤寂越顯著了。惟有同着你在，我就像有了全世界，有一切的喜悅和驕傲。』

他寫到這裏，心想假若此刻真同她在一起，就可以卻退那個敵寇——『無聊』——麼？他就回溯以往的經驗，小小的書室裏，和她默對無言時，也曾感覺強烈的無端的煩悶。信裏的話豈不是盡不真實了麼？以下又怎麼寫呢？現在腦子裏似模糊又如空洞，竟想不出再可以寫些什麼。他這麼想着，覺得這封信沒有寫的必要了。或者換過一張信箋，不要這麼說吧？停一會兒再寫吧？但是他立刻認定所想的都不對。每天必寫的信，怎麼可以忽然間斷？沒有寫的必要，當然是不通的話。不這麼話，又怎麼說呢？

總覺得對她這麼說是最應當的。停了一會兒寫，此刻做什麼呢？況且寄遲了，她不能在今天晚上接到，豈不累她等待而失望？於是決意續寫下去。並想到她昨天來信說起身子有點不爽快，此刻應當問她一聲，並且好好地安慰她，他就續寫：

『你說有點兒不爽快，使我急切地想念。這幾天天氣雖好，早晚總有些涼意。你起得早中了寒嗎？沒有注意風來的方向，隨意開了窗麼？最使我難受的，就是不知此刻你已佳健了沒有。四百里的相隔，本來算不得什麼，搭乘了火車，當晚就可以相見。可是明天一早我就有課呀！』

『若是你還是昨天這樣不爽快——是我萬分不願意寫的幾個字，——千萬不要容忍，趕快請蘇醫生診治。這不是我的話語，不是我的文字，乃是我的心音。你是愛聽我的心音的，一定能照我所說的做，若是你早已舒適如常。——我所祝禱的說是這樣——千萬不要努力學畫，一刻也不肯休息。園裏枇杷樹下，若是天氣情好的時候，可以多坐一會，在那裏看看畫帖，或者諷誦幾首小詩，於你的精神很有益的。想來菊花開得盛了，我很想立刻回家，同你一起玩賞呢。』

他寫到這裏就停了筆，計算歸期應在何日。後天星期五沒有課，星期六止一課，可以托人代授，自是後天了。是時候會場裏合唱國歌的聲音起了，一頓再折，愈折愈高，轉入低徐而畢。他聽着歌聲，一

壁想起行旅的不便：三點鐘光景的乘車差不多有三天的悠久；車座的擁擠，上下的勞頓，都是非常可怕的。但是他又想：她有不適，不當當回去看看且安慰她麼？旅程雖然可怕，止得耐着。況且她何等地盼望着他。若是止說一句空話，他立刻想回家，豈不使她將疑爲敷衍之詞？他就很堅決地寫下去：

『你是知道的，後天星期五是我可以歸家的日子，我一準乘頭趟車到家。你看到這一句怎樣歡喜，我是全能揣知的。你的心一定笑了，縱使不很爽快，也減去大半了。後天你或者同前一次一樣，到火車站等我吧？這個，我是說不出地歡喜；但是記着，身體有萬分之一的不爽快，就不要走出來，雖然從家裏到火車站很近。』

他擱筆了。從頭至尾讀一遍，覺得今天的信太短，止寫了兩張半信箋。往日總寫到四五張呢。這非再寫一點不可。忽然提起筆來，衝動地寫：

『算我現在已到了家，正同你聯坐閒談，豈不有趣？你有趣味濃厚的故事講給我麼……不，我先來告訴你一個有趣味的夢。』

他的筆忽然頓住了，鬚髯有什麼力在那裏按捺的樣子。他須得考慮一下，那個夢要不要寫上去。於是他將昨夜的夢細密地溫理一回：月色濃厚的花園裏，齊蹀的花草栽成圖案畫的花紋，中間一大

堆菊科的花，他也不知其名，但覺得美麗醉心。他坐在花旁涼椅上，全身浴在月光裏。旁邊坐着一個女子，顏容靜美，難以描寫。潔白而鮮花的上衣，露出嫩紅的膚色；且能辨胸部的漲縮。他同她談話了。談的是美麗的詩歌，名家的繪畫；每一個聲音使他陶醉，每一句話語使他傾倒。他覺得無論同什麼人談話，沒有這回的有意味；人間伴侶的真情懷，惟有這回才真實地交流呢。他愉悅極了，一切時間空間的觀念都滅，止覺和她融而爲一，便是個其大無邊的實體，莫窮始終的悠久。夢忽然醒了，他免不了起一種懊惜之情。一轉念間，便又自慰，這雖是個夢，然究竟有了這樣一個夢了。

他將那個夢溫理完畢，覺得不能夠寫上信去。他以為自己雖沒有別的心思，夢是自然來的，但給她知道了，或者要引起疑猜。兩人之間本來明澈，如青天，何苦無端加上一些雲翳呢？他就想把第三張換過重寫。可是他取出一張空白的信箋時，隨即放下，仍舊在已寫的那一張上續寫下去：

『花園裏全被着月色，一切卉木花樹都顯出幽淨美的姿態。一個涼椅，在花叢之旁，差不多神仙的座位。我同你並肩坐着，這是何等的樂事！你唱新月之歌，又唱那支小鳥，你的聲音柔美極了。我講起組織新村，講起糾集同志，同你我一樣的已有了數十家。你說你能爲新村布置點綴使牠有美術的意味。談了不知多少話，忽聽夜鳥飛鳴，你我才住了口。後來不知怎麼，模模糊糊地

記不起了。你昨晚也作這個夢麼？你還記得以後我們怎樣嗎？」

第四張已有五行了。他重看才寫的一節，自思：這個不誠意無關緊要；況且惟有這麼寫才使她歡喜，決定是這樣了。他不復加以思索，又動筆寫完第四張的餘幅：

『今夜有提燈會，到處都有。他們這種狂熱的感情的舉動，你一定不高興看的。你自有你愛看的東西。他們瘋狂大作的時候，我這封信到你的手裏了。我願你當讀我這封信的時候，得到無上的心底的愉快！』

符先生摺疊四張信箋，插入信封，寫了地址，封固了，立刻命僕人投入郵筒。他呆呆地坐着，聽禮堂裏有浮散的多人的語聲，腦子漸漸起麻木的感覺，那個敵寇——「無聊」——又猛烈地進攻了。

孟青寫完了這篇小說，細密地審讀一過，想付小說雜誌星發表。他忽然想，篇中『兩人之間本來明澈如青天何苦無端加上一些雲翳呢？』這句話正可以供此刻的考慮。不要自己却違背了這一句，若把這篇發表，她是愛讀小說——尤其是我的小說——的，立刻可以讀到。篇中寫符先生的心理原從觀察他人而得。但是太細密了，她或者要疑到我自寫心象吧？那就糟了！我並沒這回事，卻因一篇小說給她個引起疑猜的暗示——我對她不盡出於真情。我們是一體呀，有一點兒疑猜，便分割了。她到

底要猜疑麼？要，易地以處，我也要……」

他顯得非常可怕，似乎這篇一發表，一切幸福都犧牲了。於是決定不發表。又想原稿留在行篋裏，將來總有到她眼前的一天，這仍是個危險，不如把牠毀滅了乾淨。『擦』的一聲，他手裏的燐寸發火燒着稿紙。這篇小說終於埋在灰裏和他的心裏。

夢

冰心女士

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涯，真是如同一夢罷了！穿着黑色帶金線的軍服，佩着一柄短短軍刀，騎在很高的白馬上，在海岸邊緩轡徐行的時候，心裏只充滿了壯美的快感；幾會想到現在的自己，是這般的靜寂，只拿着一枝筆兒，寫她幻想中的情緒呢？

她男裝到了十歲。十歲以前，她父親常常帶她去參與那軍人娛樂的宴會。朋友們一見都誇獎說，『好英武的一個小軍人！今年幾歲了？』父親先一面答應着，臨走時纔微笑說，『他是我的兒子，但也是我的女兒。』

她會打走隊的鼓，會吹召集的喇叭，知道毛瑟槍裏的機關，也會將很大的砲彈，旋進砲腔裏。五六年父親身畔無意中的訓練，真將她做成很矯健的小軍人了。

別的方面呢？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她却一點都不愛。這也難怪她，她的四圍並沒有別的女伴。偶然看見山下經過的幾個村裏的小姑娘，穿着大紅大綠的衣裳，裹着很小的脚，匆匆一面裏，她無從知道她們平居的生活。而且她也不把這些印象放在心上，一把刀，一匹馬，便堪了盡一生了！女孩子的事，是何等的瑣碎煩膩呵！當探海的電燈射在浩浩無邊的大海上，發出一片一片的寒光；燈影下，旗影下兩排兒沉豪英毅的軍官，在劍佩鏘鏘的聲裏，整齊嚴肅的一同舉起杯來，祝中國萬歲的時候，這光是怎樣的使人湧出慷慨的快樂的眼淚呢！

她這夢也應當到了醒覺的時候了！人生就是一夢麼？

十歲回到故鄉去，換上了女孩子的衣服，在姊妹羣中，學到了女兒情性：五色的絲綫，是能做成很好看的活計的；香的美麗的花，是要插在頭上的；鏡子是妝束完時要照一照的；在眾人中間坐着，是要說些很細膩很溫柔的話的；眼淚是時常要落下來了的。女孩子是總有點脾氣，帶點嬌貴的樣子的。

這也是很新穎很能造就她的環境，——但她父親送給她的一把佩刀，還長日掛在窗前。拔出鞘來，寒光射眼，她每每呆住了。白馬呵，海岸呵，荷槍的軍人呵……模糊中有無窮的悵惘！姊妹說在窗外喚她，她也不出去了。站了半天，只掉下幾點無聊的眼淚。

她後悔麼？也許是，誰知道呢！軍人的生活，是怎樣的造就了她的性情呵！黃昏時營幕裏吹出來的簫聲，不更是抑揚淒惋麼？世界上軟款溫柔的境地，難道只有女孩兒可以占有麼？海上的月夜星夜，眺臺獨立椅槍翹首的時候，沉沉的天幕下，人靜了，海也濃睡了，——「海天以外的家」這時的情懷，是詩人的，還是軍人的呢？是兩縷悲壯的絲交糾之點呵！

除了幾點無聊的英雄淚，還有甚麼？她安於自己的境地了！生命如果是圈兒般的循環，或者便從「將來」又走向「過去」的道上。但這也是無聊呵！

十年深刻的印象遺留於她現在的生活中的，只是矯強的性質了，——她依舊是喜歡看那整齊的步伐，聽那悲壯的軍筊。但與其說她是喜歡看喜歡聽，不如說她是怕看怕聽罷。

橫刀躍馬和執筆沉思的她，原都是一個人；然而時代將這些事隔開了……童年只是一個深刻的夢麼？

華嚴瀧下

呵！千辛萬苦走盡了層疊不絕的羣山，奔騰急湍的瀑布聲，推出聽覺中的一切聲浪而佔據了。白雲般地急流，從半空中湧出來，細密的水花濺到面部來，一陣陣地微寒沁入心靈裏；這時的知覺祇有

廬隱女士

感到沈默和神秘。同遊的伴侶乃和對我說：『到了這種境地，叫人實在難以描寫！四面創立千仞的高山，隔絕塵世的一切；現在的思想，已經不是平日我們所有的思想了！現在的四圍，祇有偉大的神秘，可以形容他們。』我這時爲一種神秘的靜寞支配了，我對於乃和所說的話，祇有心許，却不能回答她。

我獨自沈默着，把心靈交給白雲了，交給流水了；我萬千的柔情，和沈迷的深戀，也都交給這一刹那的自然了。丞姐她好像是得到宇宙的生機，她永遠不受神秘的支配，她從不曾說過灰心的話，她也從不問宇宙是什麼。她喜歡活動，她到一個地方，她便想再換一個地方，這時她又在催我們走。她說：『看見就完了，我們再到別處玩去罷！』我被他催促了，不知不覺心裏一酸，流下淚來，唉！我知道自己的邈小，我更知道塵夢的短促；我何苦離開他作個失戀的可憐人！

乃和胆怯的坐在我的身傍，她悄悄地嘆道：『人事有完全的時候，水流沒有竭的時候。』我聽了這話，更由不得傷心，我懺悔我已往的種種……唉！這時的心真失却主張了！

丞姐在半山上招手，勸我們更前進，我只嬾嬾地不愿動。她說：『你不是要看華嚴嗎？爲什麼在那裏老坐着不動呢？』我聽了這話仍在躊躇，丞姐又高叫道：『哀呀！這真是奇怪極了！在高山時是水流，下來便成了烟了……』她的話打動了我的心，便隨了她又奔了許多羊腸的山路，轉灣處果見飛烟。

軟霧中，雲織成般的梯子，從山顛下垂。半生夢想的華嚴，果然看見了！我理想中的瀑布，以為只是絲絲流水，却想不到從山顛上湧下來的急水，竟不是水；是一道的飛烟；是無數的白雲。幾至流到山灣時，因激流激石的緣故，噴出細膩的水花；那水花便隨空氣四散，因其濃厚，又像是半山罩了白霧。

我不禁迷醉了！怔怔坐在飛瀧對面凝望，忽然從左邊山坡上下來幾個人——縉紳樣的態度，站在我的斜對面，指點評論，我無意中對他們望了望，在他們悵惘情氣的臉上，使我發覺了一件不幸的認識；我平日覺得人生事業的成功，是有無上的光榮了，而這時我總覺成功實在是最傷心的事，并且是最有限的事。當我未到華嚴之前，我心靈中充滿了無限的渴望；這個渴望，增我許多生趣。我有時坐在葡萄架下，看雲天飄渺，我便在雲端裏造無窮的意象。那時白雲作了我溫柔的褥子；藍天作了我遮日的屏風；月亮作了我的枕頭，我安靜睡在那裏，永遠不會想到失望的苦痛。——現在呢，華嚴是在我的眼睛裏，不是在我的心裏。我回想到攀緣枯藤樹根的危險，和從那爛濕的污泥爬到高坡上時的艱難，所得到的代價，當時的喜悅，只一聲的長嘆，表示出來了；現在心裏所有的，除了懺悔和沈悶，——間或含着些羞恥和慚愧的念頭外，沒有更多的思想了。

承姐依舊興高采烈，她發起一同照像，作個遊華嚴的紀念。我沒什麼意見，因坐在乃和的旁邊，手

裏拿着我唯一的良伴——日記本——對着瀑布下面潺潺的細流，寄我無窮的深意和悵惘的情緒，照像我始終沒有在意。

我好思慮的心，這時更跑到絕路上去了！我想到廣漠的世界，祇有一面真理鏡子是透明的。除了這面真理的鏡子外，便全都有色彩了。無論什麼人，要是不拿那赤裸裸透明的真理鏡子來照自己，是永遠不認識自己，也更不認識別人了。

一個人被認識是最不容易的事，也是最不幸的事，我永不希望人們知道我。因為我是流動的，是矛盾的，是有限的；人們認識了我，便是苦了自己。

去年的夏天，一個黃昏裏，我依稀記得那時候，正是下過一陣暴雨之後，斜陽從一帶深碧的樹林裏，反射在白色的粉牆上，放出燦爛的金光了，映出疏淡的樹影；陣陣微風，吹過醉人的玫瑰花香；我獨自坐在茶蘼架下，看被雨洗過的樹葉，格外顯得翠綠；襯着那如美人帶酒，嬌媚無力的紅花，加倍使人迷醉了。那時我的朋友澄如，她從外面進來，拿着雨傘指着我說：『這種美景——在這所房子，除了你誰來享受？』我聽了這話很覺不安；——我相信多和一個人接觸，便多一重苦惱。

我有時覺得我的生命太短促，不虧我使用；有時我又覺得一天好像一年，實在太長久了。竟沒有

法子消遣。

吃飯，穿衣服，住房子，真是一件大事！不過若有一個人對我說：『你是爲吃飯，穿衣服，住房子，而生活的。』我一定覺得那個人太輕視我了。我一定要爲自己伸辯，或且還要恨說這個話的人；但是我今天認識我自己了！在我過去的歷史中，我的生活除了吃飯，穿衣服，住房子，我真不知道還爲什麼？不過在全世界全人類組織體中的一個小我，原值不得什麼。

現在我悄悄站在瀑布面前，看那不斷的激湍，心裏禁不住亂跳。我想若使我把軀殼交給他，這潔白的飛泉裏就染上塵垢——其實用不到顧及這些，不過沒有勇氣的我，這一念也未嘗不能造成未來萬劫之因了！

我自己不自覺對着那三千尺的華嚴瀧神往了多少時候，不過最後，在我麻木的心裏，又給了變動。我彷彿看見那飛瀧裏所噴出來的水煙，都含着神秘的暗示；假若我這時是在水烟的中心，身上的污汗，一定消滌無餘；若再到了飛煙的深處，我的心——塵俗的心——一定由極熱而變到極冷，極濁而變極清。便是那不可捉摸的靈魂，也要同水烟攪和起來，隨着空氣的激盪，送到未到的許多遊客臉上身上，更浸入他們的心裏，使他們消了污汗；息了罪惡之憤火；滅了貪狠的慾望；而投降於偉大的自

然。

綿綿不斷的思想，忽被冷不防的一擊而打斷了，回頭又見丞姐含笑說：『還不讓開，有人要在此地照像。』我無奈只得癩癩地走開了，回頭看見秀姐還默默地蹲在山澗旁邊，玩弄那石縫中的流水，丞姐叫了她兩聲，她才驚覺，深深地長嘆一聲躲開了。

那幾個遊人照完了像，他們不知想起什麼來了，跑到我們面前打探我們的來歷，我們和他們言語不通，始終不能彼此了解，後來引導我們來的那位山田先生替我作了繙譯。他們聽說我們是中國的女學生，臉上的驚奇色，使我們震懾，後來他們拿出一張名片來，叫我們隨意寫幾個字，或幾句話作個遊華嚴遇見我們的紀念；其實我真嫌他們多事！我接了片子不知寫什麼好，沈吟了半天，才隨意把我那時的感想，作成了一首短詩給他們道：

「唉，莊嚴的女神呵！

在你的足下，邈小的更邈小了！

純潔的女神呵！

在你的足下，塵濁的更塵濁了！

用你的淚洗清了吧！

用你的愛臂環抱了吧！

生命的認識者，向你膜拜了！

他們拿了片子，離開我們回去了，四面不透日光的深山裏，罩上將近黃昏的微霧，更覺得陰深幽秘了。同來的伴侶，也來催我歸去，我不能對她們宣示我心頭的隱秘，祇得勉強離開靈魂的戀者，受那刺心離別的苦痛了。

我一壁扶着那石縫中的石根，向上攀緣，我竟忘了我這時足所履的地方是上不接天日，下不着平地，是半山上的險徑，兩隻眼睛祇管注視那多情的碧水，由不得流下淚來。

唉！險徑走完了，到了山頂的平地上，更助人愴然的，是那將要下山的斜陽，照着那山陰下幾株杜鵑，猶徘徊不忍歸去！這情景更摧斷我的愁腸！再回頭，華嚴已經又是已往的印象了！

牧羊少女

沫若

獨坐九仙峯頂，仙入井畔，西望那夕陽光裏的金剛，色相莊嚴，雲烟浮動，我的靈魂，早已陶然沈醉，脫殼優遊。忽然陣陣清風，從前山腳下，吹來一片歌聲。哀婉淒涼，分明是女兒聲息。側耳聽時，只聽道：

太陽迎我上山來，

太陽送我下山去。

太陽下山有上時，

牧羊郎去無時歸。

羊兒啼，

聲甚悲。

羊兒望郎，郎可知？

歌聲中斷。隨聞羝羊悲鳴聲，鈴聲幽微，幾不可辨。

羊兒頸上之鈴兒，

一一是郎親手繫。

繫鈴人去無時歸，

鈴條欲斷鈴兒危。

羊兒啼，

聲甚悲。

羊兒望郎，郎可知？

聲浪漸行漸遠，盪漾在清和晚氣之中，一聲聲澈人心脾，催人眼淚。

非我無剪刀，

不剪羊兒衣。

上有英郎金剪痕，

消時令我魂消去。

非我無青絲，

不把鈴兒繫。

我待鈴條一斷時，

要到英郎身邊去。

聽到此處，我已潛潛的吊下了淚來。我忙立起身來，站在山頂西北角上一顆松樹腳下。往下看時，只見那往高城路上，有羣綿羊，可十餘頭，帶着薄暮的斜暉，圍繞着一位女郎，徐徐而進。女郎頭上頂着

一件湖色縲衫，下面露出的是絳灰裙子，芒鞋天足，隨步隨歌，歌聲漸遠，漸漸不能辨悉了。

羊兒！羊兒！

你莫悲哀！

有我還在，

虎豹不敢來。

虎豹他縱來；

我們拼了命，

憑他銜去哉！

羊兒！羊兒！

你莫悲哀！

女郎的歌聲，早隨落日西沈。女郎的影兒，又被前山遮去了。我的靈魂，在清冷淚泉中受洗禮。我立在松樹腳下，不知過了幾多時辰，早已萬山入眠，羣星矚目。遠從那東海天邊，更飛上半規明鏡了。

一一漁父（法國莫泊三著）

胡適譯

巴黎圍城中，（此指普法之戰，巴黎被圍之時）早已絕糧了。連林中的飛鳥，溝裏的老鼠，也漸漸的稀少了。城中的人，到了這步田地，只好有什麼便吃什麼；還有些人，竟什麼都沒的吃哩。

正月間（一八七一年）有一天天氣很好，街上來了一人，叫做麻利沙。這人平日以造鐘表爲業，如今兵亂時代，生意也沒有了。這一天走出來散步，兩手放在袴袋裏，肚子裏空空的，正走得沒趣的時候，忽然抬頭遇著一個釣魚的老朋友，名叫蘇活的。

當沒有開戰之先，麻利沙每到禮拜日早晨，便去釣魚，手裏拿着魚竿，背上帶着一只白鐵小匣子，趁火車到閣龍，慢慢的走到馬浪島。到了那裏，便坐下釣魚，有時一直釣到天黑，纔回巴黎去。他來的時候，每回在這裏遇著這位又矮又胖在諾丹街上開一個小店的蘇活先生。這兩個人都是兩個『釣魚迷』，常常同坐在一塊地方，手裏拿著釣竿，兩腳掛在水上，不多幾時，兩人竟成了最相好的朋友了。

有時他們兩人來到這裏，終日都不說話；有時兩人坐下細談。但是他兩人同心同調，不用開口，也能相知了。

有時春天到了早上十點鐘的時候，日光照在水上面，發生一種薄霧；日光照在兩人背上，又暖又溫和。麻利沙往往回過頭來，對蘇活說：『這裏真好呵！』蘇活回答道：『再好也沒有了！』這寥寥幾句話，儘

夠了，不用多說了。

這一天，這兩個釣魚朋友在路上相遇，握著手不肯放，覺得在這個時候相遇，情形大變了，心中怪難受的。

蘇活歎一口氣，低低說道：『這種日子很難過呵！』麻利沙搖搖頭說：『可不是麼！更加上這種怪悶人的天氣，今年是今年第一個晴天呢！』

這一天的天氣却真好，天上一片雲也沒有，萬里青天，真正可愛。這兩個朋友一頭走，一頭想，忽然麻利沙說道：『如今魚是釣不成了。我們從前那種快樂也沒有了。』蘇活說：『只不知道幾時我們方可再去釣魚呢？』

說到這裏，兩人走進一家小酒店，喝了一鍾燒酒解悶。喝了出來，還同著散步。

忽然麻利沙停住腳問他的朋友道：『我們再喝了些燒酒罷。』蘇活說：『隨你的意。』於是兩人又找一家酒店，再喝了些燒酒。

喝了出門，兩人的脚步便有些不穩了。原來他倆兒肚子都是空空的，酒入饑肚，更易發作，到了外面，被冷風一吹，醉的更利害了。法國之「阿不囉」Aberno 酒力最利害最近吾國之燒酒走了一會，蘇活忽然停住腳問他朋友道：『我

們再去，你說好麼？」麻利沙問道：「那裏去？」蘇活說：「釣魚去。」問道：「那裏去釣呢？」蘇活道：「到我們老地方去：法國的守兵，屯在關龍的附近，帶兵的杜木能中尉，是我的熟人，他定許我們出去的。」麻利沙聽了大喜，說道：「妙極了！我一定來的。」

兩人約好了，各回家去，取了魚竿釣絲，不到一點鐘，他倆兒同行出城，不多一會，到了杜中尉駐兵的所在。中尉聽了兩人的要求，笑著允許了。兩人得了出入的暗號，辭了中尉，再向前行。

不多時，他兩人離法國守兵的汛地已遠了，他們穿過關龍，走近瑟恩河邊許多葡萄園子的外邊，那時已是十一點鐘了。前面便是阿陽泰村，望去好像久沒有生氣了；再前面便是倭曼岡和散鬱岡兩座高岡，下望全境，底下一片平原，全都空無一物，但見鉛色的泥土和精禿的櫻桃樹罷了。

蘇活手指高岡說道：「那上面便是普魯士兵了。」兩人對這種荒廢的鄉村，心中頗不好過。他們雖不會見過普魯士的兵，但這幾個月以來，巴黎的人心中，誰沒有個普魯士兵到處殺戮搶掠的影子呢！這兩個朋友走到這裏，心裏頗覺又恨又害怕，這般不會見過的普國的兵。麻利沙開口道：「我們倘碰著些普魯士兵，如何是好？」蘇活笑答道：「我們送他們幾條魚就是了。」嘴裏雖如此說，他倆兒却到底不敢冒險前去，因為這裏四面寂靜，無一毫聲響，很可使人疑懼。後來還是蘇活說道：「來罷，我們

既到這裏，總須上去，不過大家小心就是了。」

兩人躲在葡萄園裏，彎著腰，在葡萄籐下低着行去，過了葡萄園，還須過一片空地，到河岸，兩人飛跑過了這塊空地，到了岸邊，見蘆柴很長，便躲在裏面。麻利沙把耳朵伏在地上，細聽左近有無腳步聲響，聽了一會，聽不出什麼，料想這裏是沒人的了。兩人把心放下，便動手釣魚。

前面便是馬浪島，把他們遮住，使對岸的人看不見他們的所在。島上一個飯店門也閉著，很像幾年沒人來過的樣子。

蘇活先釣得魚，麻利沙隨後也釣著了。兩個釣魚朋友接著釣上了許多魚，高興得了不得。他們帶了一副密網，把釣著的魚都裝在網裏。他兩人許久不到這裏了，如今重享此樂，好不快活。那太陽的光線，正照在兩人背脊上，兩人都出了神，只顧釣魚，別的什麼事都不管了。

忽然轟的一聲，地震山搖，原來敵軍又開砲了。麻利沙回頭一看，望見左邊岸上一陣白煙，從韞勒寧山上衝出來；一霎時，第二陣又響了；過了幾秒鐘，又是一砲。從此以後，那山上接連發砲，砲煙慢慢的飛入空中，浮在山頂上，像雲一般。

蘇活把兩肩一聳，對他朋友說：「他們又動手了。」麻利沙氣忿忿的答道：「人殺人，殺到這樣，豈

不是瘋子嗎！蘇活道：『這些人，真是禽獸不如了！』麻利沙剛釣上一條小魚，一面取魚，一面說道：『一天有政府，一天終有這些事，想起來真可恨。』蘇活道：『要是民主政府，決不致向普國宣戰了。』普法之戰始於法帝拿破崙及西丹之敗帝國破壞巴黎市民宣告民主政府自爲城守。麻利沙接著說道：『君主的政府，便有國外的戰爭；民主的政府，便有國內的戰爭，終免不掉的。』譯者按此時在美國南北戰爭之後五年，此語蓋指此也。兩人越說越有味了，遂細細的議論起政府來了。談了一會，兩人都承認人生無論如何終不能自由。那時驕勒寧山上的大炮不住的響，也不知掃蕩了多少法國的房屋；也不知打死了多少的生命；也不知打破了多少人的希望，夢想；不也知毀壞了人的多少快樂，幸福；也不知打碎了多少爺娘妻女的心肝！

蘇活歎口氣道：『人生不過如此！』

麻利沙答道：『不如說，死也不過如此！』

兩人話尚未了，忽聽得背後有脚步聲響，急忙回看，只見身後來了四個高大有鬚子的兵，衣服都像巴黎的馬夫一般，頭上各戴平頂小帽。四個人把四桿鎗對住了這兩個漁人，兩人嚇了一跳，手裏一鬆，兩條魚竿都掉下水去了。不到幾秒鐘，兩個人都被綁起，裝上一隻小船，載過河，送到馬浪島上。

島上那間飯店，初看似久沒人到的，其實裏面藏著二十多個普魯士兵。有一個滿臉鬚子的大漢

子，坐在一張椅上，嘴裏啣一條長柄的煙袋，說著很好的法國話，對他倆兒道：『你兩位今天釣魚的運氣不壞麼？』那時一個兵便把他兩人所釣得的一網魚，放在那兵官的腳下。那兵官看了微笑道：『倒也不壞；但是我們且談別的事。你二人莫要害怕，且聽我說：依我看來，你二人是兩個奸細，派來打聽我的行動消息的，如今被我捉到，不用說得該用鎗打死。你們假裝釣魚，想瞞哄我，好刁滑！如今撞到我手裏，莫想逃生！這是戰時常事，免不得的。』

那兵官說到這裏，忽然換了口鋒，說道：『但是你們既經過守兵的汛地，來到這裏，一定有一句暗號，方可回得城去。你們把那句暗號告訴了我罷，我便放你們回去。』

這兩個釣魚朋友面如土色，站在一塊，不做一聲。那兵官接著說道：『你們告訴了我，誰也不會知道，你們平平安安回家去，誰疑心你們洩漏了消息呢？你要不肯說時，我立刻鎗斃你，你們自己打算罷。』

兩個漁人也不動手，也不開口。

那兵官把手指著河水，說道：『你們想想看，五分鐘之內，我要把你們葬到河底下去了。五分鐘！我想你們總有些親人罷！』

那時驕勒寧山上的大砲，正響得利害，兩個漁人站在那裏，總不開口。

那兵官回過頭來，用德國話發一個號令；他自己把椅子一拉，退後了幾步。當時走上了十二個兵，拿著鎗，離兩個囚犯二十步站住。

那兵官喝道：『我限你們一分鐘，決不寬限。』說了，他自己站起來，走到兩個漁人身旁，把麻利沙拉到一旁，低聲說道：『你告訴我那暗號罷，你的朋友不會知道的；你說了，我假裝怪你不肯說。』

麻利沙只不開口。

那兵官又把蘇活拉到一旁，同樣的勸他。

蘇活也不開口。

兩個人又送回原處，那兵官下一號令，那十二個兵舉起鎗來。

麻利沙的眼睛忽然看見地上那一網的魚，在日光裏面；那些魚個個都像銀做的。麻利沙心裏一軟，眼淚盛滿眶子，他勉強開口道：『蘇活哥再會了！』蘇活也答道：『麻利沙哥再會了！』

兩人握握手，渾身索索的抖個不住。那兵官喝道：『開鎗。』

十二鎗齊放。

蘇活立刻向前倒下死了，麻利沙身體稍高，斜倒下來，橫壓在他朋友的身上，面孔朝天，胸口的血

直流出來。

那普魯士兵官又下號令，教那些兵到外面搬些大石塊進來，網在兩個死朋友的身上；網好了，抬去河邊。

那時韃勒山的大砲，還正在轟轟的響。

兩個兵抬着一個死屍，用力一丟，拋在水中。兩個死屍各打一個回旋，滾到河底去了。河水被死屍打起些白浪，不到多時也平靜了；但只見幾帶鮮血，翻到水面上來；更只見風送微波，時打河岸。

那普魯士兵官始終不動聲色，見事完了，笑著說道：『如今該輪到那些魚了。』說著走進屋去，看見那一大網的鮮魚，他提起網來，仔細看了一會，高聲叫道：『維亨。』一個穿白圍裙的兵應聲走上來，那兵官把那兩個死朋友的魚交給他，說道：『維亨，趁這些魚沒有死，趕快拿去，替我煎好，這碟魚，滋味定不壞的。』

說了，他還去吹他的煙袋。

歡樂的花園 南非須萊納爾夫人著

周作人譯

伊在花畦上行走，甘美濃郁的香氣，起於四面。

伊採了滿手的花。那時名分板着端莊白色的臉，走來向伊看。伊住了手不採花了，但伊向花中走去，微笑着，手裏滿捧着花。

那時名分板着他沈靜白色臉，又走向伊看。但伊轉過頭去不理他。可是伊終於見了他的面了，伊將所捧的最美的花，落在地上，默默的走了去。

那時他又來到伊的面前。伊歎了一聲，低着頭，向園門口走去。但當伊走出園門的時候，回顧花上太陽光，很悲痛的哭了。伊出去了，門便永遠關了。但在伊手中，仍捏着所採的花苞，在寂寞的沙漠上，香氣很甘美。但他仍跟着伊走。他又站在伊的面前，板着他的沈靜白色死人一般的臉，於是伊曉得他的來意了。伊放開手指，任憑所有的花——伊那樣喜歡的花，——落在地上。伊向前走去，再沒有花了，眼也乾了痛了。那時最後他又來了。伊將空手給他看，手內再沒有東西了。但他仍舊看着。隨後伊解開胸懷，取出了藏在那裏的一枝小花，放在沙上。現在伊再沒有可以給他的東西了。

伊便無聊賴的走去，灰色的沙，在伊的周圍，捲着飛舞。

鐵圈 俄國梭羅古勃著

周作人譯

一個女人，清早晨在一條市外的冷街上散步，一個四歲的孩子同伊一路走。伊很年青活潑，喜孜孜的微笑。伊常常極慈愛的看伊兒子；那孩子的紅面頰上，也彷彿映出幸福的光。他正在那裏拋一個圈，一個大而且新，明晃晃的黃圈子。他跟着圈亂闖，喜歡的了不得，大聲說笑，撒開他小肥腿，膝彎下全是露着，揮他拋圈的棒。他本不必將棒舉向頭上，有這樣高；但這有什麼要緊呢？

真好快活！他從前未曾有過一個圈；這圈又跑得怎麼活潑呵！

從前一切都未有過；在他看了，一切全是新的——早晨的街道，快活的太陽，市內遠遠的鶯塵。在孩子看了，一切都新，都快活潔淨。

二

一個穿破衣的老人，兩手又粗又硬，站在十字路口，他將身體貼着牆壁，讓女人和孩子過去。老人用沒有光澤的眼，望着孩子，很粗蠢的微笑。混亂遲鈍的思想，在他禿頭裏，掙扎出來。他對自己說，「一個小紳士！正是一個小東西。喜歡的快要炸了。看他怎樣開步走呵！」

他心裏不甚明白。這件事似乎有點奇怪：——這里是一個孩子，——一個小東西，只配拔住頭髮。拖來拖去的。遊戲是壞事。孩子又是專做壞事的人，大家都曉得的。

那里是一個母親，——伊並不發話，也不吵鬧，也不罵他。伊很活潑愉快。很容易看出，他們是慣在混和安樂中過活的人。

但在老人自己一面他做孩子時，過的是狗的生活。便是到了現在，也並無什麼好的景況，雖然可以再挨打，也有食料喫飽了。他記起少年的時候，——餓呵，凍呵，打呵。他未曾有過一個圈玩耍，也沒有好人家孩子所要的種種玩物。這樣子，他在窮愁苦難中間，過了一生。他記不出一件喜歡的事。

他張着沒牙齒的嘴，對孩子笑；心裏很羨慕他。他又回想到，「真無聊的游嬉！」

但他心裏很是妬他羨他。

他去作工，——去到工廠；在這廠裏他從小做起，一直到老了。他終日想那孩子。這是一個極深極固執的思想。他竟不能忘却那孩子。他心裏看見他跑著，笑著，頓腳，拋圈。怎麼的肥小腿，直露到膝彎！

在工廠裏機輪喧鬧的中間，他整日裏彷彿見那小孩擎著鐵圈。夜間又在睡夢裏看見他。

三

次日早上，老人的幻想，依舊跟著他走。

機器咕咕的響；工作很是單調，或是機械般的自動的事。他的兩手急急忙忙的，做習慣了的工作；

沒牙齒的嘴上，現出微笑，心裏懷着愉快的空想。空氣裏面，夾著許多塵埃，愈顯得濃厚；承塵底下，許多皮帶從無數輪子上轉來轉去，嗤嗤的響。畧遠的地方，被散出的蒸汽遮住，全不能見。祇見一兩個人，忽隱忽現，像鬼怪一般；人的聲音，因為機器的不斷的響聲，也一毫不能聽到。

老人的空想，也正是熱鬧，——他這時候變了一個小孩；他的母親是一個上流婦人；他有他的圈和小棒。他正在那里游嬉，用小棒趕那圈。他穿了一件白衣服；他的小腿很肥，一直露到膝彎上。

幾日過去了。工作也逐漸進行，他的空想還是如此。

四

一日晚上，他從工廠回家，在路上見了一個木桶的圈。這是一個粗惡污穢的圈。老人見了，喜得遍身發抖，沒有光澤的眼裏，流出淚來。有一種突然發生的不可抗的欲望，將他制住。

他很小心的向四面一望，於是蹲下去，伸出發抖的手將他拾起，又慚愧似的微笑，拏了他回家。沒有一個人留心他，也沒有人問他。這與人有什麼相干？一個穿破衣的老人，拏着一個破舊無用的圈，——有誰來留心呢？

他偷偷的拏着走，怕人看了見笑。爲什麼捨了來，又爲什麼拏着走，連他自己也說不出。單是這很

像那孩子的圈罷了。將他放在隨便什麼地方，也沒有什麼妨礙。

他能看這圈，也能用手撫摩這圈，還更能引起他的幻想。工廠裏的呼嘯喧擾聲音，便覺漸漸微弱，散出的蒸汽，也漸漸淡了……

這圈在老人的歪斜不正的房子裏的床下，放了幾日。他時時拏了出來，看他一回；這汗穢灰色的圈，很能安慰老人的心；他見了圈，便使他更加想念那幸福的孩子。

五

一日是清朗和暖的早晨，鳥在市內虛損的樹上，叫得比平時尤其高興。老人一早起身，拏了圈，走出市外。

他在林中，從老樹和荆棘堆裏，直向前走，一面咳嗽。這樹上都包滿了黑色乾枯的開裂的樹皮，老人看了，覺得很不測，又像是板着臉不說話。林中的氣味也很奇，昆蟲都很怪異，羊齒植物似乎非常高。大這里並無塵埃喧鬧，祇有溫和細密的朝霧，散布在樹木後面。老人的脚，在枯葉上滑過；有時遇着爬在地上的老樹根，幾乎絆倒。

老人折下一支枯枝，將圈挂在枝上。

他走到一片空地，充滿着日光與寂靜。無數露珠，在新刈草地的綠葉上，閃閃有光。

忽然老人將圈溜下樹枝。他用枝打，使圈在草地上旋轉。老人大笑，顏色很是喜悅；他跟着圈跑，正同那孩子一樣。他踢腳，用棒打那圈子；又將棒在他頭上，高高舉起，也同孩子一樣。

他覺得自己還是幼小，被人所愛，又是幸福。他又覺得他的母親正看守着他，微笑着，緊跟著他走。彷彿初次出外的孩子，他覺得與鮮明的草和閒寂的青苔接觸，十分舒暢快樂。

他的灰色羊鬍，同他蒼白臉色恰相調和，抖個不住；他的咳嗽同笑混作一堆，奇怪的嘎聲，從他沒牙齒的口中發出。

六

此後老人，一天比一天，更愛他早上帶著圈在林中游嬉的時光了。

他有時想到，怕被人發見，被人見笑，——想到這裏，引起一種深切的慚愧心來。這慚愧很像恐怖；他便漸漸麻木，他的膝髁幾乎發軟。他慌忙向四面探望。

不，——四面沒有一個人看得見，也沒有一個人聽得到。

他儘意的游嬉够了，便回到市裏，很溫和愉快的微笑。

七

沒有一個人發見了他。也沒有非常的事出現。老人平平安安的遊嬉了幾日。一日露水很多的早上，他便受了涼。他臥到在牀上；不久死了。雖然死在工廠病院裏，死在不知不識的不相關切的人的中間，他很平靜的微笑。

他的空想，使他心裏很得慰安。他也曾做過孩子，也曾笑著在陰暗的樹木中間，在綠草上跳躍，——他的親愛的母親，將眼緊跟著他。

不自然淘汰

一名種族的起源
瑞典斯忒林培克著

周作人譯

男爵誇過人生的奴隸譯者按這是指諾威人聽說貴族的孩子，倘不是喫下等社會的乳，就要滅亡，很是憎惡憤怒。他又讀過達爾文，極相信這學說的精義是說：貴族的小孩子，因為歷代淘汰的關係，是「人」類最完善的代表。但又看了遺傳說，他對於僱用乳母這件事，最爲反對，因爲一用乳母，那一種下等思想和欲望，豈不也要跟了下等社會的血一齊混入貴族裏面麼？他所以決定他的夫人應該自己哺養孩子；倘若不能，使用牛乳瓶。他對於牛乳，有十足的權利；因爲牛喫他的草。要是不給草，牛便要餓，而且甚或至於不能生存。

孩子生了，是一個男孩。他的父親在男爵夫人懷孕確定以前，很覺憂慮；因為他是窮人，他的妻子却極有錢。要不是結婚後生下一個合法的嗣子，他不能得他妻子的財產——依嗣續法○○章○○節——所以他現在的喜歡，大而且真。這孩子是一個透明的純種，黃蠟色的皮底下，隱出藍色靜脈，他的血可是太少了。他母親身段極好，同天使一樣；喫的是頂好的食物，着的是最厚的毛皮，都從異域各地運來。伊的臉上有一種貴族的蒼白色，表明伊是高貴出身的婦人。

伊自己哺養孩子。這樣做去，他們生長在這世界上，便毫不受農婦的恩惠。男爵從前所讀的，都是誑話罷了。孩子吃了乳，又只是叫喊，約略有兩個禮拜。但凡有孩子，都是要叫喊的。這也算不了什麼！然而這孩子漸漸瘦了；瘦得很可怕。於是請了一個醫生來。他同父親暗地裏說，如果男爵夫人自己哺養下去，這孩子一定要死，因為男爵夫人一則神經過敏，次則沒有什麼可以養育孩子。他將母乳行了定量分析，用「方程式」證明，倘若不改哺養的方法，這孩子只好挨餓。

這怎麼好呢？孩子是死不得的。牛乳呢？乳母呢？乳母這件事不必提了。現在只好姑且試用牛乳罷了。但這醫生的方子，卻只用乳母一味藥。

最好的荷蘭牛，曾在本縣領過金賞牌的牛，隔離起來；用上上的乾草去飼他。醫生將牛乳分析過，

一切都好。這方法簡易極了。從前未曾想到，真真奇極！這樣子，人都不必僱乳母了；乳母是個暴君，人不敢違拗他；又是個游惰的人，要人去養活他；更不必說，有傳染病了。

然而小孩還是瘦，又還是叫喊。他連日連夜的叫。這一定是生了膽汁病了。於是又養了一隻母牛，

重新分析過了，牛乳中間又和了查理巴特 Martha's Well 是地名的泉水，真正的斯忒魯兌勒 St. Erasmus 字餅

餅又有旋渦發泡及噴出的幾個 意義所以疑他又是一種汽水。然而孩子還是叫個不住。

醫生說，「除了僱乳母，沒有別的法子了。」

男爵說，「呵！除了這一件，別的都可以。人不願強奪別家的孩子，因為這事違反自然；而且遺傳又怎麼樣呢？」

男爵正講自然不自然的時候，醫生告訴他說，倘使自然得勢，貴族就要滅亡，財產全歸公家；這正是自然的智慧。人類文明，不過是一種愚蠢的爭鬪，同自然反抗，人類畢竟要被克服。男爵的種族，是一定滅亡的了；他的妻子不能養育他的種子。這便是證據；只有或買或偷了別人的乳喫，纔能夠活着。所以這種族的生存，全靠強奪；下至最小的事情，也是如此。

甲 「買乳能說是強奪麼？這是買呢！」

乙 「是的；因為買的錢是工作得來的。誰的工作？平民的工作！貴族是不能工作的。」

甲 「醫生是個社會黨。」

乙 「不然，是個達爾文派。但叫他社會黨，也不介意。這於他毫無關係。」

甲 「然而購買究竟不是強奪。這句話太重了。」

乙 「用錢購買，便不是他自己掙來的。」

甲 「這是說用兩手工作掙來的麼？」

乙 「對了。」

甲 「照這樣說，那醫生也是強盜了。」

乙 「正是，但他終不肯埋沒真理。男爵不記得那悔悟的賊，說出這樣真話的故事麼？」

這談論中途打斷；男爵請了一位有名的大學教授來了。大學教授一到，便立刻叫他是殺人犯，因為他沒有早僱乳母。

男爵此時須得勸服他的夫人，將他從前的議論完全取消，特別注重申說一件事情，就是——依嗣續法的規定——對於他孩子的愛。

但是乳母從那裏來呢？市內是不必去尋了，因為市內的人全是腐敗的。只可尋一個鄉下女子罷了。然而男爵夫人很反對。以為有了小孩的女子，一定是不道德的人；伊的兒子，將來也怕染了習氣。

醫生回答說，所有乳母，大抵是未嫁的女子；倘若小男爵傳染了愛異性的習氣，長成起來，可以成一個好人。這類傾向很應該獎勵。至於農婦，未必肯就乳母的位置；因為有田地的農夫，總願意和妻子一處生活，不肯分離的。

甲 「假如他們將一個女子，和一個農家長工結了婚，怎麼樣呢？」

乙 「這麼辦，須有九個月遲延。」

甲 「又如他們替那有了小孩的女子，尋一個丈夫，怎樣呢？」

乙 「這却是條好計。」

男爵認識一個女人，三月以前，生過一個孩子。男爵認識伊，只是有點太熟了；他訂婚過了三年，這其間因「醫生的命令」，便瞞過約婚的新婦，有了不義的事。如今他便到這女人那裏，對伊說，伊如果肯嫁給農家長工安兌爾（Anders），隨後到府裏做了小男爵的乳母，可以得一所莊園。這樣辦法，伊不但免了恥辱，還可得到利益，自然便應允了。於是約定禮拜這一日將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結婚通

告，接聯宣佈；隨後安兌爾斯便回到村裏，兩個月沒有出來。

男爵看那女人的孩子，很覺羨慕。他是個大而且強壯的孩子。他並不美麗，但看他相貌，很可保得幾代的繁盛。這孩子生下來，是打算來活的；可是他命運決定，不能達他的目的。

安那 (Anna) 眼見伊的小孩拿到育嬰堂去的時候，哭了一場，後來得了府裏的好食物，——伊的食物是從食堂裏分出來給伊的，又有黑麥酒，蒲陶酒，可以儘量的喝，——也就安慰了。伊又可以坐大車出門，有一個僕役和車夫排着坐在前面。伊又讀一千一夜。A ib Laylah Wa Laylah——
是十三世紀時編成的亞刺伯傳說集俗稱天方夜譚 伊一生從來沒有經過這樣的好日子。

安兌爾斯去了兩日，又回來了。他在家裏一事不做，只是喫喝睡覺。他收了莊園，却又要他的安那。伊不能時時回家看伊的丈夫麼？這却不能，男爵夫人決不答應。決不能有這種胡塗事！

安那瘦了，小男爵又只是叫喊。醫生又請了來。他說，「讓伊回去看伊的丈夫。」

男爵說，「假使於孩子有害怎樣呢？」

醫生說，「不會。」

但是安兌爾斯又須得先經「分析」，譯者按這分析二字承上文「分析」乳安兌爾斯不肯。後來受

了男爵送的幾隻胡羊，也就「分析」過了。

小男爵也不叫喊了。

此時育嬰堂裏來了通知，說安那的孩子，因為白喉死了。

安那整日焦急，小男爵比以前叫得更響。安那就解僱，送地回到安兌爾斯家裏，府中別僱了新乳母了。

安兌爾斯得他妻子回來，同在一處，很是喜歡；只是安那却染了奢華的習慣。譬如加菲茶，伊不能喝巴西的，須得爪哇的纔好。伊的身體不能許伊一禮拜裏喫六回魚，又不能^{北歐濱海多}在田間作工；^{魚所以魚是}能多喫，所以莊裏的食物漸漸缺乏了。

十二個月之後，安兌爾斯本該將莊園交出，但男爵對他很有感情，許他仍舊住在裏面，算作佃戶。安那仍然日日進府做事，時常看見小男爵，他可是已經不認識了。這也是極好的事。然而他從前終竟是在伊懷裏睡過的，安那又犧牲了親生的孩子，救了他性命。安那却善於生育，生了許多兒子。長大起來，都成了工人和鐵路小工，其中一人是個罪犯。

老男爵眼巴巴的只望着有一日，他的兒子也娶了妻子，生下兒女。可是他不甚強壯。假使將那死

在育嬰堂裏的小男爵當了鬮子，這希望還可較為確實。男爵第二次讀人生的奴隸時，他也只得承認上等社會全仗下等社會的慈悲，纔能存活；他再讀達爾文時，他也不能否認現在的自然淘汰是全不自然。但事實終是事實；縱使醫生和社會黨竭力反對，也畢竟不能更改。

斯忒林培克 (August Strinberg, 1849-1912) 爲瑞典近代最大文人。又多所學問，凡天文，礦物，植物，化學，經濟，歷史，倫理，哲學，美學，皆有著作。文章一類，則有戲曲五十六種，小說三十種。其精力殊非常人所及。嘗爲斯託霍倫 (Stockholm) 圖書館員，有中國文書未編目，乃習華文訂定之。又研究十八世紀瑞典與中國之交際，作文發表，得俄國地學會賞。其博學多能，除瞿提 (Goethe) 外，世間文人，莫能及也。

斯忒林培克於一八七九年作赤屋 (Röda Rummet) 仿迪庚斯 (Dickens) 體，寫社會惡濁情狀，而更精善，遂有名。及短篇集結婚 (Giftas) 出，世論譁然。其書言結婚生活，述理想與現實之衝突，反對者乃假宗教問題羅織成獄，然卒無罪。又作自叙體小說九部，婢之子 (Tjenstepinnans son) 癡人之懺悔 (Die Beichte eines Thoren) 原書爲本國所禁，故以德語刊行；地獄 (Inferno) 等最有名。

斯忒林培克著作中戲曲尤爲世間所知，與諾威之伊孛然(H. Ibsen)並稱，如麗姬 (Froken Julie) 父 (Faderen) 伴侶 (Kammertera) 皆是。其藝術以求誠爲歸，故所有自白，皆抒寫本心，毫不粉飾，甚似託爾斯泰。對於世間，揭發隱伏，亦無諱忌。又緣本身經歷，於愛戀深感幻滅之悲哀，故非讓子亦最力，遂得 misogynistes (厭惡女性者) 之稱；然其本原，固仍出於求誠也。由麗姬自序有云：「人皆責吾劇爲太悲，意似謂世間有歡愉之悲劇也者。世人喜言人生之悅樂；劇場所需，亦唯談諧俗曲。一若人生悅樂，卽在愚蠢中間；劇中人物，皆患舞蹈病，(chorea) 或悉白癡也。吾則以爲人生悅樂，乃在人生酷烈戰鬥之中；吾能於此中尋求而有所得，斯卽吾之悅樂也。」此一節足爲斯忒林培克藝術之正解，卽其行事思想，亦可因是解悟無餘蘊矣。

以上是譯者從前所編歐洲文學史的一段；因爲可供讀者參考，所以鈔在這里。所譯的是結婚中的一篇。一九一八年七月四日記。

黃昏 波蘭什郎斯奇著

周作人

太陽溜到光輝的銅色的薄霧中去了；這霧便染成了奇異的斑紋，彷彿透明的塵土一般，籠罩着遠方的地面。太陽落下，到那開拓地邊界被留下的幾株濃密的赤松，與放在山邊腐爛着的黑色樹株

的後面去了。他的光線仍舊照着艸舍的角，將他鍍金，又染作紅色了。這光線又穿過灰色雲的層疊，閃閃的射在水上。

前日的一陣風雨，將池塘般的平野與新開墾的山地，都浸在水裏了。在已經收穫的稻田的泥溝與秋耕的新田裏，積水變成赤色；虹光的水面，看去彷彿是溶化的玻璃；迷魂眩目的紫色的影，落在灰色的坍塌的土塊上，沙山都轉為黃色；生在兩岸的野草與田墜邊的灌木，也都借到一種異常的暫時的色彩。

在一個深谷裏，被疏朗朗不多樹木的小山圍住；一條小溪，東西南三面地流著；又汎濫過去，造成許多灣與沙灘池塘與河。溪邊生著纏絡的水草，細長的蘆葦，香蒲，柳樹的叢林。靜止的赤色的水，在水的荷葉與粗的水草底下，映出許多淺綠的不整齊的小塊。

一羣野鴨，伸長頸子，在上面飛過；他的肅肅的翼聲，打破了當時的沉寂。此外一切都是寂靜。便是那玻璃般綠的蜻蜓，從前不住的在蘆葦周圍，撐開薄紗的翅子飛翔的，此刻也不見了。只有不倦的水蠅，還留在池塘水面上，伸着高蹠一般的腳。……那里却有兩個人，正在工作。

這沼地是屬於莊院裏的。從前那個少年地主，帶了他的狗，在這中間徘徊，獵取野鴨與翠鳥！

——這些鳥類在他未將樹木砍去之前，本來很多的。他將他的一半田地荒廢了以後，不久花盡了他的產業，不能存活了，只好走到首都華騷去。現今擺了一個攤，賣蘇打水度日。精明的新地主來了。他出去檢查田地，手裏捏著一枝行杖，時常立在沼池中間，摩擦他的鼻子。他伸手在池塘裏摸索，掘了孔，用尺量了，向空中鯨氣。——到後來他發明了一件奇事。他命令管家僱了工人來掘爛泥，用獨輪車運到田裏，一直開掘下去，等到這窪很大了，可以造一個池。他預定要築一座堰，又揀略低的地方造第二個池，這樣下去總要造十三個；於是掘濠溝，將水放了，築起許多水門，便在池裏養起魚來。

跋來克葛巴拉 (Walek Gibala) 是一個短工，自己沒有一點田地，只在鄉村勞動，賺點工錢度日，他便被僱了，搬運泥土。他先前是舊地主的馬夫，但新主人來了，他也留不住了。第一層，新地主與新管家將工錢及食料減少了；第二層，他們又查到被竊的一切東西了。在舊地主的時代，每個馬夫只用半斗雀麥喂馬，餘下的都在晚間拿到柏林酒店去換烟草或一滴的燒酒。但新管家到來的時候，這件生意就完了；他又很正當的將這罪統歸到跋來克身上，打了他幾個巴掌，將他趕出了。

自此以後，跋來克和他的妻子只靠在村裏每日掙錢過活，因為他不能尋得地方；而且他也難望尋到，那個管家已經將他的信用完全取消了。在收穫的時候，他們還可以在各處從農家賺到幾文錢；

但冬天與春初他們餓的十分利害，不可言狀。男的是長身粗骨，鐵一般肌肉，瘦到同木板一樣，淡灰臉色，圓曲的肩背，餓得完全衰弱了。女的正同平常女人一般，靠了伊的鄰人，能够自己支持。伊賣香菌，蛇莓給莊院裏，或賣給猶太人，總之伊可以賺到一塊白麵包喫了。但沒有飽飯喫，伊在打稻這件工作上，終不是男人的對手。當管家發出命令，叫人掘地的時候，他們兩人的眼睛都發光了。管家親自答應，掘兩立方碼，約合中國五十二立方可以得三十個戈貝。約合銀一角五分

跋來克使他的妻每日從早到晚的掘地。伊掘了，裝滿獨輪車，他便推著，過了沼上所架的跳板，運到田裏。他們有兩輛大而且深的獨輪車。在跋來克還未將空的推回之先，第二車已經滿了；於是他將帶套在肩上，推了車上山坡去，鐵輪吱吱的很利害的叫。獨輪車在跳板上斜着行走的時候，那流質的黑而且臭的粘泥，夾雜著池塘裏的水草，漫溢出來，流到他裸露的膝頭；這爛泥蓋滿了他頸項與肩背，將他的小衫染出許多黑色惡臭的花條。

他的兩臂在肘關節上都作痛了，兩腳因為長久踏在爛泥裏，也疼痛而且木強了，但——做了一天苦工，他們掘了四立方碼；他知道他有了六十個戈貝在他的腰包裹裏了。

他們很有希望，因為挨到秋末，他們賺到三十盧布了。他們付過租錢，買一桶鹹菜，五斗馬鈴薯，一

件衣服，幾雙鞋，幾條圍巾與女人的土布衣服，做小衫的布。這樣他們可以支持到春天，到那時他們能够往別人家裏去打稻織布，再賺錢了。

管家忽然想到兩立方碼給三十戈貝，價太貴了。他知道決沒有人願意從早到晚在泥塘裏走，倘不是真因為快要受餓了；若是這樣的人，便無論怎樣，也情願做，不再遲疑了。他便說，「二十個戈貝已經够了。倘不肯，——那麼，去罷。」

在這時候，沒有什麼錢可賺，莊院裏已經有了許多人手，儘够打稻和管機器了；——要隨意挑選，在此刻是不行的了。這命令發表之後，跋來克走到酒店去，喝了一個爛醉。第二天他將他的妻打了一頓，拖伊出去，替他作工。

自此以後，他們每日從清早起手，一直到夜，不住的工作，掘成了六立方碼。

現在卻是昏夜真從遠方漸漸近來了。遠的淺藍色的樹林，漸變暗黑，融化到灰色的陰暗裏去了。水上的光也消滅了。朝北立著的紅松的巨影，沿著新開拓地，落在山頂上。只有樹幹與石塊，處處還現出紅色；小的散逸的光線反射在上面，又落在半黑暗裏的荒涼景物的中間，這光屈折了，略略顫動，使接續的消失了。樹同灌木都失了他們的凸面與光澤，他們自然的色彩與灰色的空間相混，看去只像

是平面的完全黑色的東西，帶着奇異的輪廓。

濃霧已在低地聚集，使作工的人全身冷透了。黑暗也如不可見的波浪一般，匍匐而來，沿著山腳，將割過的稻田，水流，山洞與岩石的一切荒涼的顏色，都收到他的裏面去了。

當霧的波浪會合的時候，別有一路霧氣——白而且透明，幾乎不能看見——從泥塘裏一縷縷起來，環繞著灌木，滾成圓球，抖抖的在水面上旋轉。濕冷的風趕這霧往山谷底下去，一直等到完全攤平了，像畫布上的一個面貌。

「霧露來了，」跋爾珂跋（Walkowa 即 Walek 的女性詞）喃喃的說。這正是黃昏時候，一切物象都顯然的漸漸化為塵土與虛無，灰色的空虛布滿了地面，注視著人，迫壓人心，引起無端的悲感。跋爾珂跋突然感到恐怖。伊的頭髮直豎起來，全身打一個寒噤，這霧像一個活物向伊偷偷走來；他從後面來到，又退去了，伏着等候，又更加凶猛的追上前來。伊的兩手，因為濕冷，已經粘而且滑；冷氣滲透皮膚，激了骨裏，伊的咽喉與胸口都作癢了。這時候伊忽然記起伊的孩子——從中午以後，伊還沒有見他。那時他正睡着——鎖在一間十分冷靜的房裏——睡在菩提樹的搖籃裏，用赤楊的細條挂在梁上。他現在怕正在叫喊——噎了——哭著呢？母親聽到那叫聲，悲痛可憐，宛然是荒野中孤鳥的叫。這

聲音長在伊耳邊響，特別戟刺伊的神經，撕碎了伊的心了。伊整天沒有想到他，因為伊的苦工將伊的思想打散了。實在將伊的思想力都完全滅絕了；但現在因為那黃昏時候所引起的想象，伊又將思想集中，把伊的全心連繫在那人類的一個小小的分子的身上了。

跋來克將獨輪車推到的時候，伊便小心的問道，「跋來克，我可以回草舍去，把那馬鈴薯刨完麼？」跋來克不答應，彷彿沒有聽到模樣。他擎起獨輪車，逕自去了。他回來的時候，女人又求告說，「跋

來克，我可以去麼？」

他輕忽的答道，「什麼？」

伊知道他的發怒是怎樣的：——知道他能够抓着人的脅下，撮起整把的皮膚，又將他搖了兩三次，便像石塊一般的摔在蘆葦的中間；伊知道他能扯去伊頭上的手巾，將頭髮纏在手上，惡狠狠的拖伊在路上走；或者一時發怔，他會趕快的從泥塘裏拔起鐵鏟，當頭劈來，也不管劈着沒有。

然而忍不住的憂慮，興奮起來，幾乎到了苦痛的程度，也就超過了對於刑罰的恐懼了。伊幾次想到逃走，這只要逃下山谷，跳過小河，以後一直穿過稻田樹林走去便好了。伊屈著身子，裝滿土車時，伊的心早已在逃了。像貂鼠一樣奔跳，赤著腳在滿生著荊棘與木莓的田裏走，也幾乎不覺得痛。那尖利

的土塊，不但刺了伊的腳，又刺到伊的心了。伊將跑到草舍前面，用木的鑰匙開了栓，屋裏的熱氣與密閉的空氣，撲着伊的臉，伊就去抱住那搖籃……跋來克回到草舍的時候，他會殺伊，將伊打死——但這又算什麼呢？後來總是……

但跋來克從霧裏出現的時候，伊又從新怕起他的拳頭來了。伊又很謙卑的求懇他，雖然明知他決不放伊去的。伊說，「或者孩子已經死在那里了！」

他並不回答，只從肩上摔下了獨輪車的帶，走近他的妻的面前，將頭略略一動，指點那木樁給伊看：他們今天應該掘到什麼地方。他於是拿起鐵鏟，趕快將爛泥裝進車去。他毫無思慮的很快的作工，儘他呼吸的限量，盡力的快掘。他裝滿一車，便推着飛跑；臨走時對伊說，「你也推你的，你這懶畜生……」

伊受了他這對於孩子的讓步，這惡狠狠的好意，這冷酷的言動，彷彿是一種愛撫。因為倘若他們兩人同去搬運，這工作或者可以趕早完功了。伊急忙模仿他的舉動，像是一個猴子，鏟起爛泥有先前四倍的快。伊此刻作工，已經不是靠着伊的筋肉力，只靠着神經力了。伊的胸口格格格的響了，眼前現出種種眩目的彩色，伊覺得將要昏暈了；大的熱淚，——沒人理會的苦痛的淚，從伊眼裏流出，落在冰冷

惡臭的穢土上。伊每回將鏟掘下地去，便仰起頭來，看那木樁還有多少遠。車已裝滿，伊立刻套上索子，跟着男人全力的飛跑。

霧氣升得很高了。他漫過蘆葦，罩在赤楊的頂上，造成一座不動的牆。樹木在霧裏朦朧現出，看去只是許多無定的色彩的塊與非常鉅大却不整的形，排齊列在深谷裏，宛然是奇異可怕的怪物似的。他們的頭向前俯着，他們的手一樣的動作，他們的身子彎著，幾乎到地面……

獨輪車的輪，軋軋的叫喊。霧的波浪，像注在水裏的牛乳一般，在漸漸暗黑的山中，動盪不歇。長庚星低低的出在天上，抖抖的將他的微光射到黑暗上面。

什朗斯奇 (Słefan Zeromski) 是波蘭現代的小說家，他的事情我不很知道。溫斯奇 (T. Hołewski) 著的波蘭文學史略第五章將他歸在印象的主觀主義派下。什朗斯奇是個偉大的才人，他能吸收傳奇的英雄主義與實驗派的信仰併在一處。他的著作裏，寄託著他一代的一切苦痛的聲音。在他的銳敏的感情上看來，惡是世界的實體，魔是勝利者，義務的本能是英雄主義。看黃昏裏的跋來克夫婦的英雄的行爲，約略可以看出作者思想的一班了。

誘惑這一篇的意思同法國摩波商 (Maupassant) 的月夜見域外小說集卷二大略相似。但摩波商是唯

物論者，他所承認的愛的力，自然也只是物質的一面。誘惑的作者是理想主義的文學家，所以他的愛的讚美是真誠的，也是健全的。這是根本上的不同了。

這兩篇小說是從英國培納克 (Eliza Penack) 的波蘭小說集卷一譯出的。黃昏第十三節的末句，原作「掘成了四立方碼」，但我看上下的語氣，似乎有點不妥，所以逕把他改寫作「六立方碼」了。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記。

難道這是應該的麼 託爾斯泰原著

瞿秋白
耿濟之

在田野中間開着一所規模巨大的鑄鐵工廠，四面直着高牆，好幾個大煙筒鎮天不住的冒煙，打鐵的聲音響得遠遠的都能聽見，還有幾件極大的鑄鐵爐，旁邊設着運物的小鐵道，圍着還有一帶廠裏管理人和工人所住的許多房屋。在這工廠裏頭和在那礦山裏頭做工的人好像螞蟻似的多；有些人爬到離地面有百尺多深的礦山裏去做工。這山裏又暗又窄，又有臭味又潮溼，並且常常要把人悶死。他們都須天天從朝晨到晚上，或者從晚上到早晨，拚命的掘鐵。還有一些人彎着身子在黑暗裏頭把鐵或黃土運到鐵炕裏去；從新拉着空車回來，又裝滿了，又運到那裏去。他們差不多每天要做到十二點鐘或十四點鐘的光景。

在鑛山裏頭是這樣做工的，在那鑛鐵廠裏有些人在炙熱不堪的火爐旁邊做工；有些人在燒剩的鐵和鐵渣流下來的地方做工；還有些機器匠火夫打鐵匠瓦匠木匠等等在工廠裏的人也一樣要十二點鐘或十四點鐘的工。

到了禮拜那天，許多工人得了工錢，出去洗澡休息。有時不去洗澡，却跑到酒館飯店裏去吃喝。得大醉才罷休。可是到了明天禮拜一，一清早就要做那種工作了。

在工廠的附近有許多鄉下人用着老疲瘦弱的馬，來耕別人家的田地。他們天沒亮起來了，駕着馬從家裏出來，懷裏揣着幾塊乾麵包，就到別人家田地裏去耕種去了。

還有些鄉下人離工廠不遠，坐在石頭道上，用簾子擋着自己的身上在那裏打石子，他們的腿都壞了；手也出胼胝起來；滿身都是污泥；不但臉面頭髮鬍鬚，連肺裏頭也裝滿了不少的石灰屑。

那些人從石堆裏取下一塊沒會打碎的大石，把他放在地上，用那極重的錘子盡力去打碎那塊石頭。等到那石頭打碎了，再拿打碎了的石頭來打；必須打成碎的石片纔算完。打完了這個，又拿一塊整石頭又開始……這些人每天從清晨起做工一直做到晚上，一共要做十五點鐘十六點鐘的工，不過在飯後休息二點鐘。一天吃兩頓飯，早飯和晚飯都用乾麵包和清水來果腹。

那些在礦山裏在工廠裏的人，和農夫石工從小到老都是這樣的生活；他們妻子和母親因為艱苦的工作得了種種的疾病，也是怎樣的生活；還有他們的老父和小孩吃得不好，穿得不好，做那勞力過度，侵害健康的工作，從早到晚，從小到老，也是這樣的生活。

可是在工廠的附近石工和農人的身旁，還有那許多萍蹤無定，以求乞為生活的男女中間，有一輛美麗的馬車，駕着四匹紅栗毛的駿馬，——內中最壞的一匹馬，都比農夫所有的家產貴的多，——在那裏馳騁着。馬車裏坐着二位貴夫人，張着美麗的傘，帽兒上的白羽毛，——他的價值比鄉下人耕田的馬都要貴上好幾倍，——迎風飄起來，十分的好看。在車前坐着一個金鈕輝煌的軍官，穿着很講究的衣服；一個馬夫穿着一套藍色的制服，喝醉了一點酒，駕着車橫撞直衝幾乎把路上的小孩都踏倒。有一個人從工廠裏做工回來，駕着一輛車，剛巧遇着這輛馬車撞過來，幾乎就把那人推入小河裏頭。

馬夫竟大怒起來，揚着鞭子對那鄉人說道：『難道你不看見麼？』那鄉人聽那話，趕緊一隻手拉着韁繩，一隻手戰戰兢兢的除掉帽子。

馬車後面有二男一女，駕着自行車飛也似的跟着，嘴裏不住的說說笑笑，好幾個乞丐在後面跟

着跑，他們却掉頭不理。

又有男女兩人騎着馬在石道上馳走，那馬和鞍子的價錢都不用提了。就是一頂帶面衣的黑帽子，也可以值到石工兩個月的工作；那英國式的馬鞭，都值到礦山裏苦工一禮拜的工資。馬後跟着一只又肥又大的外國狗，戴着很貴的頸圈，伸長舌頭跑着，一步也不離開他的主人。

離這馬車不遠緊跟着一輛車。車上戴着一個穿白圍裙，笑容滿面很體面的姑娘；還有一個生着鬍子的肥胖男子，嘴裏頭銜着一根紙煙，在那裏同那姑娘不知說些什麼話。

這就是那些坐在車裏，騎在馬上，和自行車上的人的僕人。其實這件事情也不算什麼特別。他們整夏天是這樣生活，差不多每天都要出去逛，有時候還帶茶酒美味等類，爲的是換着地方吃喝，總覺新鮮一些。

這幾位先生是三家，全住在鄉下別墅裏。一個是鄉下的紳士，手下二千多畝田地；一個是做官的，每月得着三千盧布的薪水；還有一個是富家，是大廠主的子弟。

那些人看見圍着他們乞食和苦工的樣子，一點也不覺得奇怪，一點也不動心。他們以爲這是應當有的事情。

騎馬上的那個婦人看着那隻狗，忽然說道：『不能，我一點也看不見這個。』他就讓馬車停住，大家聚在一塊說了幾句法國話，笑了笑，把他狗放馬車裏，從新又往下走，那石灰屑好比雲霧似的飛起來，噴在石工和走路人的身上。

一會兒馬車，馬，自行車都一瞥而逝，好像成了別一世界的東西；然而那工廠裏的工人和石工農夫，還在那裏替別人家艱苦無味的工作，直到他們的死去。

他們目送那些貴人過去，自己却想道：『人類是爲這樣纔活着的麼？』他們心裏更覺得一陣陣的難受。

難道這是應該的麼？

時光老人愛羅先珂著

魯迅

一

的確有一個大而熱鬧的北京，然而我的北京又小又幽靜的。的確有一個住着闊氣的體面的人們的北京，然而住在我的北京的人們，却全是質樸幽靜而且誠實的。住在這樣幽靜的地方，混在這樣幽靜的人們裏，我的心也本該平靜一點的了。然而不然，無論如何，無論如何，總不靜，而且也不像會平

靜。到夜間，我尤其覺得寂寞，因為夜間是始終總是一個人的。一上牀，我雖然竭力的想要做些什麼夢，趕快的睡去，但是我的北京雖然睡着，却並非（使人）能睡的地方。

我的北京並不是做些美的夢的所在；便是先前什麼時候做過的夢，也要給忘掉了。一想起先前和那墨斯科的東京的朋友們，一同到劇場，音樂會，社會主義者的集會這些地方去，夜裏嚶嚶的鬧過的事來，我就悲涼的歎息。一想起那時和三四個朋友在一處，擁抱着朋友，為朋友所擁抱，立定從那富翁和野心家，以及一切罪人（的手裏）救出社會，全人類的方針；並且做過夢，是從我們的手裏成了自由的樂園的世界。想到這些事，我就寂寞的歎息了。太寂寞了的我，有時便將時辰鐘放在身旁，想從那「滴答滴答」的音響中，聽到遼遠的朋友們的相思的聲息。我是詩人，以為這該是能夠的。

然而一直到現在，在時辰鐘的「滴答滴答」的音響中，却並沒有聽到相思的朋友的聲息。只聽得始終訓斥我的那時光老人的嚴厲的聲音罷了。但在老人自己高興時，也就說我可憐，講給聽各樣的話，雖然也並非什麼愉快的話……

有一回，我非常之寂寞了。就如諸君所知道：我所相信，是以為人類大抵是向着自由，平等，同胞主義，和正義而前進的；我所希望，是想這不幸的世界，逃出了虐待弱者和窮人的利己主義者的迫壓，變

成愛人類，要求人類的幸福的主義者的天下的；而且無晝無夜，就是等候着，祈願着這一回事。但看見青年的人們學着老年，許多回重複了自己的父親和祖父的錯處和罪惡，還說道我們也是人，昂然的闊步着，我對於人類的正在進步的事，就疑心起來了。不但這一件，還有一看見無論在個人的生活上，在家庭間，在社會上，在政治上，重複着老年的錯處，和罪惡的青年，我就很憂慮，怕這幸福的人類接連的爲難了幾千年，到底不能不退化的了。想到這事的時候，在我是最爲寂寞的。

有一回，正當適時候了。一面想，這一回，青年的人們是一定要改正了父親和祖父的錯處，贖清了老年人對於人類的一切罪惡，絕無阻礙的，自由的進向幸福的時代的了。這樣的安慰着自己，一面就上牀，因爲記掛着人類的事是苦痛的，便拿了時辰鐘，以爲這一次，在這「滴答滴答」的音響裏，總該可以聽到從富翁和野心家，和一切罪人的壓迫中救了出來的朋友們的聲音的了。於是將時辰鐘放在自己的身旁，殊不料不到二三分，替代了朋友的聲音，却是嚴厲的時光老人的絮絮叨叨訓斥我的聲音，又漸漸的聽到了。時光老人開始了下回的那些話……

二

人是蠢才。滴答滴答……滴答滴答……並不是現在纔成蠢才的，什麼時候都如此……便是過

去……便是現在……便是將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人是不會聰明的了。沒有可能的理。滴答滴答……

蠢才生蠢才，這蠢才又生下比自己更蠢的蠢才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這就是人類的發達。羨慕罷！住口！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想說是可憐罷？有什麼可憐！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因為並非從別個教做蠢才。是自己教自己做蠢才的，有什麼可憐呢？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你也是蠢才，連你的父親……和祖父……住口！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你想說，即使父親和祖父是怎麼樣的蠢才，也非尊敬不可的罷？請便請便。滴答滴答……滴答滴

答……

跪在蠢才的祖宗面前，隨意的拜他們去橫豎是不能更蠢上去的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你的孩子們也一定以蠢才生，做許多蠢才的事，而以蠢才死的。一面拜着蠢才的你，和你的祖宗。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蠢才生蠢才，蠢才拜蠢才，人類開出來的是怎麼樣奇怪的花呵！住口！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想要說，靠了現在之所謂新教育，人類便會好起來的罷？什麼是新教育？就是講英國話麼？以爲年青人學好了打彈子，野球，足球，人類就得救麼？蠢才！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我含了淚，默默的聽着老人的說話。

暫時之後，老人又開始了說話了。

三

在這世界上有一所又大又古的寺院，有無從想像的那麼大，也有無從想像的那麼古。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在這裏面便站着許多做成各式形狀，塗着各樣顏色的，有無從想像的那麼古的神道們。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年老的人們，是拜着這古老的諸神，在他們面前奉行各樣的儀式，年青的人們是不論晝不論夜，拚了自己的性命，守着這古老的諸神，管着這古老的寺院，幫助着對於諸神的儀式。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貴重的供養品之中，最多的是人的淚，人的汗，人的血。然而諸神最愛的供養，却是在年青人的腦和心裏面的東西。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住在寺院裏，守護着諸神的人們的最大的職務，是在於將太陽的光和新的空氣，絲毫也不放進寺裏去。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有一個很古的傳說，說是新的空氣和太陽的光一入寺，就在這瞬間，住在寺裏的人們便即一個不留的死掉了：這便是古的諸神的罰。所以這寺院裏，什麼時候總黑暗；那空氣，只是一天一天的壞下去罷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古的諸神映着微弱的蠟燭光，籠着線香的煙篆，見得像是偉大而且神祕的活着的巨靈。一面唸着神祕而含深意的聖經，一面行着將人們的腦和心獻給古的諸神的儀式，是無可言喻的莊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在沈重的空氣裏，因為神祕的音樂，誰也聽不出獻給諸神的人們的惜命的聲音，和詛咒諸神的句子來；因為照着微弱的燭光，籠着綫香的烟篆，誰也看不見變了血的淚，怕死而青白了的臉，為苦惱而發的週身的可怕的痙攣。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誰也相信，供養了古的諸神的人們是最幸福，這是無論什麼時候總如此。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雖然無論什麼時候總如此，但是有一春，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那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春天。這一春的太陽，比無論那一春的太陽更明亮；那空氣，比無論那一春的空氣更純淨，更暖和；這一春的花，比無論那一春的花更芬芳；鳥的歌，也比無論那一春的鳥的歌更可愛。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躲在寺院裏，管着古的精神的年青人們的心，在這一春，便比無論那一春更寂寞，比無論什麼時候更其想着太陽的光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在這春天，獻給古的諸神的，人們的惜命的聲音，以及詛咒諸神的句子，也比無論什麼時候更強大，分明的聽到了。那些人們的變了血的淚，怕死而青白了的臉，爲苦惱而發的過身的可怕痙攣，在這春天，也給誰都看見了。而且在這春天，管寺的年青的人們這纔起了疑，以爲在燭光中見得像是活着的巨靈的諸神，也許不過是石頭所做的怪物。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他們試去略略的開了一扇窗。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春的天空比無論什麼時候更其青，走在這天空中的明亮的小小的雲，也比無論什麼時候更其美。見這些的年青人們的心，便慕起真理來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從略開的窗間射進來的太陽照着古的諸神，也分明的知道了不過是石頭所做的怪物。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年青的人們，忘却了太陽的光和新的空氣一進寺院裏，住在寺裏的人們便要瞬息死完的這一種很古的傳說，一回就大開了寺院的窗和門。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從大開的窗和門，湧進太陽的光和新的空氣來，古的諸神立刻都跌倒，全從高座上落在年青的人們的頭上，年青的人們全都被壓壞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很古的時候傳下來的傳說，並不是誑話。開了寺院的窗和門戶的人們，是一個不留的死掉了。然而臨死的時候，他們却也沒有一個吝惜性命的。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而且臨死的時候，他們還對着聚在他們身旁的，從古的諸神解放出來的年青的人們說，說是古的諸神不毀壞，人們便不會有幸福，作為最後的遺言。但是為自由的歡喜所醉的年青的人們，看見倒在地上的古的諸神，却立刻將他們忘却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醉在自由的歡喜裏，或者去喝酒，下碁；或者神魂顛倒的，去耍野球，鬪足球；或者又做些戀愛的歌，而且去歌唱。無憂無愁的玩耍着，暫時之間，那古的諸神不必說，便是爲他自由而被壓碎的人們，以及那些人們所遺留下來的言語，也全都忘却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然而當諸神倒壞的時候，驚得暫時惘然的年老人們，却一分時也忘不了這諸神。諸神倒後不多久，那老年的人們便悄悄的再聚在古的寺院裏，不懷好意的叫道，『倒了的諸神，並不是不能再修好；大開了的寺院的窗和門戶，也並不是不能比先前關得更緊的。』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他們一面咒罵着太陽的光和芬芳的春的空氣，一面修整着破了的諸神，將新的顏色，來塗改了醜惡的顏色，動手又要將他們擺在高座上。在緊閉了窗戶的暗空氣的沈重裏，他們又在做起將人獻做古的諸神的儀式的夢來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但是爲自由的歡喜所醉了的年青的人們，却沒有覺察到這一件事，或者是喝酒下碁，或者是神魂顛倒的去耍野球，鬪足球，或者又做些歌而且去歌唱，竟將那古的諸神不毀壞。人們便不會有幸福的事，完全忘却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但是，古的寺院就要修好了，將年青的人們獻給古的諸神的儀式，

就要開始了！……

「且住且住，老翁，略等一等罷。所謂古的諸神，究竟是什麼？那古的寺院，又在那裏呢？」我迷惘的大聲說。作爲回答，時辰鐘便鏗的報了兩點半。

四

我從牀上起來，胸脯痛得要哭，頭裏是昏昏然，耳朵邊還聽到喊聲，說是古的諸神不毀壞，人們便不會有幸福。唉！奉獻了這不幸的生命，使人類能够幸福，這雖然是很好的事……我獨自言語着，便走出外面了。北京的十一月的夜間是冷的。十一月的夜間的北京是靜的。唉！使我的心也像北京的十一月的夜間這麼冷，也像十一月的夜間的北京這麼靜，這纔好哩！向着一個誰，我這樣的叫出來了！

街之歌者（小泉八雲著）

愈之

一個婦人帶着三絃，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子陪伴着，到我的屋子裏來唱曲兒。他穿着農家的服裝，一塊藍布兒裹着頭。她本來就生得怪醜，又加上了滿臉的天花癩，所以是醜陋的不堪了。那孩子却捧着一大捆的印成的曲本。

隣人們——許多近處的『隱居達』（註一）——都趕過來了，他們圍在我家前面的天井裏——

大半是些年輕的母親們和看護孩子的姑娘們，他們都把孩子們背在肩上；但是也有年老的婦人和男子們。還有些人力車夫也從隣街的停車場趕了過來。現在，在大門以裏早已是擁擠的水洩不通了。那婦人在我家門口的階沿上坐下，把三絃的調子和好了，先彈了一個楔子——於是聽衆竟像着了魔似的；他們都帶着微笑，面面想覷的驚異着。

因爲從那醜惡的怪模樣的嘴唇邊上，迸裂出一種神奇的聲音——是青春的，深沉的，難以言說地感觸的，而又是非常尖銳地美妙的。『到底是婦人呢，還是森林裏的仙女啊？』一個旁觀人這樣的問着。自然不過是個婦人罷，——但真是一個很偉大的大藝術家啊。她那演奏樂器的本領，固然是最老練的『藝人』（註二）所要驚異的，但是無論那個藝人，怕都不會有那樣的聲調，那樣的歌曲罷。她唱出來的不過和一個農人所能唱的一般——那種音節大概是從鳴蟬和野鶯那裏學來的——而那種分程，半分程，半分的半分程，也是西洋樂譜裏從來所不能寫下的。

當他唱着的時候，那些聽衆都默默地哭泣起來了。我分辨不出唱的是什麼，但是我覺得日本生活的悲和樂和苦，都從他的聲音渡到了我的心底了。這聲音恍惚是在哀哀的追尋從來所未有的什麼東西似的。一種不可見的哀感，恍惚在我們的週圍聚集着而且戰慄着；已經忘掉了的空間和時間

的感覺，混和着幽暗的感情——超越於現世所能記憶的任何空間和時間之外的感情——都重新喚回來了。

這時候我纔瞧見那歌女是一個瞎子。

曲子唱完了以後，我們便把那婦人喚進屋子裏，向她問了許多話。她的家裏在從前還算是殷富的，在做女兒的時候，她就學會了那三絃。那小孩子是她的兒子。她丈夫是病着癱癱的。因為害了一場天花症，他的眼睛便瞎了。可是他倒強健的很，還能走很遠的路。當那孩子走得疲倦的時候，她還能把他背在肩上哩。她還能養活那孩子和病在床上的丈夫，因為不論走到那裏，她唱着曲子的時候聽衆便都會哭起來，給了她許多銅子和食物……這樣便是他的歷史了。我們送了些錢給他，又叫她吃了一頓飯，於是她走了，那孩子引導着。

我買了那本曲子，是講一件男女自殺的故事的；書上面題着：『玉米竹次郎之悲歌，作者大阪府南區日本橋四丁目十四番屋敷竹中』這曲本顯然是用木版印的；裏邊附着兩幅小插圖。一幅是畫一個女孩子和一個男孩子一塊兒悲歎着。還有一幅——是插在卷末的——畫着一只小几，一盞半明不滅的燈兒，一頁開了封的信，在爐子裏燒着香，在瓶裏插着櫛——那是佛教儀式裏所用的一種

聖靈的植物，是專用以供獻給死人的。那曲本裏的直行的文字，印得非常潦草，看去和速寫一般。如果翻譯出來，就不過是這樣——

『大阪名都，西本町的一丁目——呵，『心中話』（註三）的悲哀喲！』

『十九歲的玉米——那少年工人竹次郎一見就愛了他喲。』

『他們訂了再世的盟誓——阿，戀愛着妓女的悲哀喲！』

『在他們的臂上刺着一條龍和一個「竹」字——不會想到人世間的艱難喲……』

『但是他不能給她付出五十五元的贖身錢——阿，竹次郎心中的難忍喲？』

『他們倆便約着一同情死，因為在這世上他們永不能成爲夫婦了……』

『把後事囑託了他的同伴，——阿，和露水一般的他們的消滅的可憐喲！』

『玉米喝乾了那死別時用的盛水的盃……（註四）』

『阿，戀人的自殺的煩惱喲！——阿，他們的輕易棄擲的生命的可憐喲！』

總之，這一段故事實在是平淡得很。便是那辭藻也並沒有什麼驚人的地方。這一件事實的奇異却全在於那婦人的聲音。自從歌女去了好久以後，那聲音恍惚還留着哩。——不但是這樣而且還使

我生出一種歡樂和悲哀的感覺，說也奇怪，我便只想把那種不可思議的調子解釋一下也不能够呢。於是我想起一樁舊事來了，這事情我到此刻才斷定下來：

一切的歌，一切的曲調，一切的音樂，其實不過是感情之原始的自然的流露之進化罷了，——這種感情的流露在當初不過是從悲哀、喜悅、熱情所激發出來的聲音，只有腔調而沒有詞句。後來人類的語言分歧了，腔調便也各各不同。所以有幾種曲子在我們聽去是很感動的，送到日本人的耳裏便覺得一無意味了；有許多歌曲在我們是毫無感觸的，可是對於某種人種——那種人種的心靈生活和我們自己的心靈生活的差異，恰和藍同黃的差異一般——的情緒，却會發生極強裂的影響……但是，這又是什麼緣故呢？一首我所不會學過的東洋的歌曲，一個盲目的東洋婦人所唱出來的一首平凡的歌兒，却能夠使我——一個外國人——受着極深的感觸？這是一定的，在那歌者的聲音裏也有一種質素，超越在全個人種的經驗的總和之上。——那種質素大概是和人類的生活一樣廣大，和善和惡的智識一樣老舊罷。

二十五年前，一個夏天的晚上，在倫敦某公園裏，我聽得一個女孩子向一個過路的人說了一聲『晚安』除了這『晚安』兩個字以外，沒有說什麼。我不知道他是誰，我甚至沒有見過的面，以後那

聲音我也不再聽得了。但是，過了一百個節季以後，這晚安的聲音的回憶，還能够引起一種不可思議的夾雜着愉快和痛苦的二重感覺的刺激。——自然，這種痛苦和愉快的感覺不是屬於生存的我的，是屬於未生存以前的我的，是屬於前世界裏的。

一種偶然聽得的聲音却具有極大魔力。造成這種魔力的原因決不會是屬於今世的。這是屬於不可勝數的而且久已遺忘的世代裏。當然不會有兩個聲音是恰巧具有同一質素的。但是在表示情愛的語句裏，全人類幾億萬萬的聲音却具有共同的音調。記憶是能遺傳的；初生的嬰孩能了解母親的感安的音調，便是一個證據。那麼我們對於同情、憂鬱、憐憫的音調的智識自然也能遺傳的了。所以在這遠東的城市中的一個盲目婦人的歌曲，在一個西方人的心裏，會引起一種比個體存在還更深切的情緒。——一種過去的悲哀的含糊而又沉默的熱情，一種從不可記憶的世代傳下的冥漠而又纏綿的衝動。死亡了的人決不是全都死滅了。他們睡在疲倦的心和擾攘的腦的最幽闇的小室（亦可譯作『細胞』）中間，——只有在極難得的機會，在一種『喚起他們的過去』的聲浪傳出的時候，他們纔被覺察了。

（註一）Lutkyo 日人對於家主及其親戚之敬稱。

(註二) Geisha 從事藝術生活的人。

(註三) Shinyu 卽男女共同情死之義。

(註四) 日本習俗人死時飲水以訣別。

● 短劇類

一個村正的婦人

楊寶三

脚色

林氏（村正的婦人）

史媽（老農婦）

岳太太（連長太太）

老所（村正的雇工）

小狗（村正的小孩）

（布景——村正的家庭，正屋一座，門窗都掛着竹簾子；——左邊一屋，門窗都閉着；——右邊一屋，門窗都被煙薰黑了；——庭中一科樹，幾科草花，樹下一張床，一個小檯子。——林氏從正室走出，手裏拿着一隻沒做成的小孩鞋，往空中看了看太陽，坐到床上做鞋。——外邊進來一個半老的人，肩上挑着兩桶水，直往右邊屋裏走。）

林氏 老所還沒有做飯麼？天快午啦！小狗亦快下學啦！

老所 就去。

〔接着進來一位老婦人，手拿兩條乾草辮子，每條上有兩行鴨蛋大的白疙瘡。〕

林氏 呀！史媽來了！你老人家從家裏來的？

史媽 是的；我又來您家來了。

林氏 你拿那蒜幹嗎？

史媽 您家沒種這個，我送給您吃的。

林氏 俺家都不愛吃這個，你太費心了。（說着把鞋放到床上，站起來接過那草辮子，亦放到床的裏

邊，同史媽一齊坐到床上。

林氏 （臉朝右邊屋）老所！火上有開水沒有？

史媽 不渴，不喝水。

老所 頃刻就開啦。

史媽 〔往前挪了挪，又接近林氏一點，低聲〕俺『他也』去過了沒有？

林氏 你不是往城裏看您孩子啦？怎麼樣兒？

史媽 還是那個樣兒，他還打聽莊稼活怎做呢？他爹能做麼？那麼大年紀了。（說着眼裏就溼溼的，使

右手擗着左手的袖口就擦)

林氏 不要着忙！要是沒有……你是昨天從城裏回來的？

史媽 是呀。

林氏 那就是他瞧錯了。

史媽 什麼？瞧錯了什麼？

林氏 我告訴你說吧，前天岳太太說，他的連長在營部裏查過冊子了。說，有過叫榜子的，已經過了礮了。你是昨天回來的，那死了一定不是您孩子史榜子了。

史媽 我昨天纔回來，天黑了纔到家呀。

林氏 能保出來，連長應許了管從縣裏往回要這個人。要能要回來就好保了，雖說求這個央那個吧，總比從縣裏往外保少化些錢吧。咱那裏有那麼些錢往衙門口裏送。（一抬頭見進來一位中年婦人，趕快笑嘻嘻的站起來，史媽亦急忙站起來）

林氏 歡來吧！太太小閨女睡了？

岳太太 睡了。

林氏 (指着床)坐吧!

史媽 (趕緊離開床邊)坐這裏吧!太太(到榜邊坐)到一個小椅子上(岳林一齊坐到床上)

林氏 怎你不來俺家來?連長在家呢?

岳太太 在家不在,我不管,比着你呢,小狗的爸爸在家,你就不出門。(大家一齊笑了)

岳太太 (指着史媽)這是誰?

林氏 那是史媽,同俺小狗娼娼『外祖母』家是一個村裏。

史媽 我來了好幾回了,還沒見過太太呢,你看俺那脾氣有多麼好,好說好笑的。

林氏 這就是咱說的那個榜子他媽,俺昨天還去瞧他孩子咧,沒有死了,一定是另有一個叫榜子的。

岳太太 啊!

林氏 你快催着連長,把俺要回來吧!要回這裏來,叫他媽求他本村正保出俺,叫他給你多磕幾個頭。

岳太太 多磕幾個頭真不屈。我爲他費了好多話。連長問我,怎麼春天捉住他的時候,他的村正不保

他?我對他說,俺不是沒有口供,亦沒人告俺麼?

林氏 春天來保過,叫那個排長把俺那些保人都嚇跑了。你怎了麼?

岳太太 (作想的樣子) 啊!

林氏 排長說，誰敢保這個榜子，誰就沒頭。

岳太太 他是個好人，怎把他捉住呢？

林氏 偷買了個牛，往西村送錢去咧，腰裏帶着三十塊洋錢，一見那些兵捉匪人呢，他就跑起來了。他一跑，這隊伍只當他是個匪人呢，就把他捆住了，錢亦沒有了。那吧，還是小事，他的命亦保不着，連他爹亦氣得不會動了，地裏莊稼活亦沒有人做了。(又指着史媽) 只剩下這個老婆子，又想他孩子，又掛心他的老頭子，還得往地裏瞧瞧莊稼，你說可憐不可憐？

(裏邊軍號聲響起來，一個小學生背着書包直往家裏跑，大聲叫) 媽媽，快去看吧，又捆來五個。
人類底愛 (獨幕啞劇)

儂工

人物：

乞丐

酒保

青年

女子(少年)

紳士

夫人(紳士妻)

孩子(八九歲)

賣玩具的

雜賣的

富人(牽着狗)

學生二人

工人

警察二人

地點：臨河邊的一個酒館裏

時間：現代

布景：酒館的布置，左右中央擺置三桌座位，右側臨河。

乞丐——跪在酒館門口作行乞狀。

酒保——作呵斥乞丐的表情。

乞丐——作乞憐狀。

酒保——現怒容，回頭向室中覓杖在手，欲打乞丐。

（青年偕一女子從左邊出。二人裝束新派，態度很閑雅。）

青年——用手指着酒館向女子作詢問狀，「你願進去吃東西麼？」

女子——表示很願意的樣子。

乞丐——轉身向青年和女子作乞錢狀。

青年女子——昂頭不顧，一直走進酒館，坐在左邊的一個桌子上。

酒保——向前慇懃地招待，打手帕子泡茶……

青年——向酒保要紙煙，又要酒，菜……

（二人很高興地吃着，酒保站在旁邊。）

乞丐——表出頹喪的樣子，看看自己底衣服，又想了一想，搖搖頭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不宜作聲）好

似說『我底命真苦呀！』

(紳士，提着皮包，及紳士底夫人，孩子，同自左上。)

乞丐——又轉向紳士乞錢。

紳士——作不屑顧視狀。

乞丐——又向紳士底夫人。

夫人——假意摸摸衣袋，並以手式告訴乞丐說伊身上沒有一文錢，錢在紳士底皮包裏。

(賣玩具的提着兩籃玩具從酒館內出，走近青年和女子，示以美好的玩具畫片。)

孩子——熱烈地看着乞丐，表示不忍的樣子，表示愛的樣子，旋向他媽媽要錢，拿來給乞丐。

夫人——不肯，望了望紳士，并告訴紳士說孩子向伊要錢拿來給乞丐。

紳士——作喝斥孩子狀，禁止孩子理會乞丐，以手表示說『你的衣服很華美，他的衣服又髒又破，你

不要挨近他。』

孩子——望着乞丐哭。

夫人——抱着孩子親嘴，撫慰。

青年——擇買了許多玩具畫片，同女子高興地喝酒，又叫酒保再添上一些酒菜。

孩子——再向夫人索錢給乞丐。

夫人——又望着紳士。

紳士——仍表示不贊成，並喝斥乞丐。

乞丐——退兩步向紳士磕頭。

孩子——又哭。

紳士——強拉着孩子進酒館裏，坐在右邊的座位上。以手叫酒保拿菜單來，並招賣玩具的，安慰孩子。

酒保——送上菜酒……

賣玩具的——向青年要四元大洋。

青年——以手表示還他一元，旋在自己皮包裏摸出大洋一元給賣玩具的。

賣玩具的——嫌少。收起玩具待要走到紳士這邊來。

青年——拉住賣玩具的不讓他走。望了一望那女子說「出二元錢買了這幾張畫片，你願意麼？」

女子——表示很喜歡那些玩具的樣子。

青年——拿出二元錢給賣玩具的。

(乞丐向酒保要討東西吃，酒保又拒絕他。)

賣玩具的——還嫌少。

紳士——向賣玩具的作怒狀，說要他快來，孩子正在哭呢。

賣玩具的——趕向紳士這邊來。把一籃放在棹上，另一籃放在地下。

紳士，夫人，孩子，——同選玩具……

雜賣者——提着盛滿了梨子花生糕餅等的籃子走近青年。

青年——問女子吃不吃梨子或是花生。

女子——表示願意。

孩子——看見賣梨的，牽着媽底手，指給他媽看，『那是一個賣梨子的。』

夫人——招呼賣梨子的。

雜賣者——沒有覺着。

紳士——付給賣玩具的一張鈔票。

夫人——又用手式招呼雜賣者，現怒容。

雜賣者——急忙走過來，無意中把地下籃子踢翻。

賣玩具的——丟下鈔票，拉住雜賣的底籃子也是一棒，把梨子花生糕餅等都倒在地下。

（兩人揪住，滾在地下，便打起來。）

酒保——着急，怕把桌上的碗盞打破，忙上前去解開他們，一時也跌在地下滾作一團。

（紳士，夫人，青年，女子都看着笑樂。）

孩子——嚇得哭。

（兩個學生上。學生甲打着一面小旗，上書『救國捐』，背上負了一袋，上貼『愛國』二字。學生乙也打着一面『抵制日貨』的旗子，手中持着捐冊走進酒館。）

學生甲乙——把滾在地下的三人扶起來，把散在地上的花生梨子玩具收拾好。對他們示以旗上的字。又給青年和女子看，又給紳士和紳士夫人看。

學生乙——把捐冊放在青年前面，要他多捐些錢，指着學生甲底旗上說這是救國捐呀！

青年——望着那女子看畫片，好似沒有看見捐冊一樣。

賣玩具的——收了紳士底鈔票，轉向青年這邊來。

（學生甲乙對青年作卑視狀，旋又收了一口氣，也轉向紳士這邊來。）

青年——把錢給賣玩具的。

（賣玩具的下。）

學生乙——把捐冊放在紳士前面，作勸捐的表情。

紳士——作不願狀，含着紙煙往後一仰，靠在椅上。

學生甲乙——作失望的表情出店門。

雜賣者——向青年收了錢，又過紳士這邊來。

乞丐——作飢餓不堪的表情。

（富人上，牽了一條美麗的狗。）

乞丐——依舊向富人乞憐。

富人——故意牽着小狗打乞丐身上踹過。

乞丐——把肩膊略傾斜，小狗滾在地下。

富人——作發怒狀，並以腳踢乞丐。

乞丐——嚇得略退幾步，向富人磕頭。

富人——抱小狗進酒館去，坐在中間座位上。把小狗另置一椅上。細看小狗有無傷痕，猶有餘怒。

酒保——依舊送菜單茶壺上富人眼前。

學生甲乙——復行入內向富人勸捐。

（雜賣者提着籃子走近富人，賣玩具的復上。）

富人——作不願意狀，表示他沒有錢。但隨手買了一塊糕給狗吃。

學生甲——再以救國捐三字示給富人，並示以愛國二字。問他爲什麼買東西給狗吃有錢，救國捐就

沒有錢呢！

富人——不理會學生，只顧餵狗。

學生甲乙——失望，退出店門。

（乞丐飢餓，不可耐，哭着，投入河中。）

學生甲乙——瞥見乞丐投河作驚訝狀，復行走入館中告訴衆人說一個乞丐投入河中了。

（富人，紳士，青年不爲動。各人喝各人底酒。只是酒保，賣玩具的，雜賣的趕出去，站在河岸上看。）

學生甲——表示要學生乙解衣下河去救狀。（賣玩具的，雜賣的，也表示一種互相推諉的樣子）

孩子——撞出店門，也站在河邊看。驚嚇得哭了。

夫人——急忙走出來，攜孩子進去，做出沒有那樣撫慰的撫慰。

紳士——慢慢走出店門，插在人叢中探望河中一回。

正在用心考慮救人的方法。

（夫人把紳士強拉了進去。）

青年——同女子攜着手走到店門口，好奇似地湊在人叢當中。

女子——站在河岸，探望河中作笑容。

青年——很用心地保護着女子，惟恐墮下水去。二人旋仍入店中。

（警察二人上，排入人叢中。）

學生甲——以手式告訴警察說「一個人投了水。」

警察甲——遲疑了一會，問有人能下水去救那人麼？

〔遍指衆人，但衆人互相望着搖頭。〕

警察甲——又指着要警察乙脫衣下水去救人。

警察乙——搖頭表示不能夠，反要警察甲下水去。

〔乞丐在河中浮出一足。〕

衆人——表現驚喜的呼喊的樣子。

富人——牽了狗也走入人叢中。

〔狗在人叢中亂叫。〕

富人——怒目向衆人，說『爲什麼要踹擠我底狗。』

〔衆人大怒，爭扭富人打起來，小狗被擠落河中。〕

警察甲乙——很威嚴的樣子把衆人解開。

〔工人上〕

工人——驚訝衆人爲什麼如此紛擾。

學生甲——以手式告訴工人說一個人投了水，剛才浮出一足。

工人——細看水中人浮沉所在，即脫衣，跳入水中。

少頃負乞丐由水中出，置乞丐地上。乞丐喘氣不定。

衆人——作誇獎工人的表情。

工人——搖頭，表示不願承受獎譽，旋即避去。

富人——尋找小狗，很焦急的樣子。旋發現在河中，更急。要酒保，賣玩具的，雜賣者下水撈狗。

（酒保，賣玩具的，雜賣者都各表示不願。）

富人——從口袋掏出鈔票數張，示衆人以手式說有能下水把小狗撈出的，便給他。

酒保，賣玩具的，雜賣者爭要脫衣下水。

（幕落）

● 詩歌類

一念有序

胡適

今年在北京，住在竹竿巷。有一天，忽然由竹竿巷想到竹竿尖。竹竿尖乃是吾家村後的一座最高山的名字。因此便做了這首詩。

我笑你繞太陽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個回旋；

我笑你繞地球的月亮兒，總不會永遠團圓；

我笑你千千萬萬大大小小的星球，總跳不出自己的軌道線；

我笑你一秒鐘走五十萬里的無線電，總比不上我區區的心頭一念。

我這心頭一念：

纔從竹竿巷，忽到竹竿尖，

忽在赫貞江上，忽到凱約湖邊；

我若真個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鐘繞遍地球三千萬轉。

老鴉有序

六年十二月十一日，重讀伊伯生之『國民公敵』戲本，欲作一詩題之，是夜夢中作一詩，醒時乃並其題而忘之，出門見空中鴿子，始憶夢中詩爲『咏鴉與鴿』，然終不能舉其詞，因爲補作成二章。

(一)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

人家討厭我，說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二)

天寒風緊，無枝可棲，

我整日裏飛迴，整日裏挨飢。——

我不能替人家帶着韜兒翁翁央央的飛，

也不能叫人家繫在竹竿頭，賺一撮黃小米！

平民學校校歌

靠着兩隻手，

拚得一身血汗，

大家努力做個人，——

不做工的不配吃飯！

做工卽是學，

求學卽是做工：

大家努力做先鋒，

同做有意識的勞動！

樂觀

(一)

『這柯大樹很可惡，

他礙着我的路！

胡適

胡適

來！

快把他斫倒了，

把樹根也掘去。

哈哈！好了！

(二)

大樹被斫做柴燒，

樹根不久也爛完了。

斫樹的人很得意，

他覺得很平安了。

(三)

但是那樹還有許多種子，——

很小的種子，裹在有刺的殼裏——

上面蓋着枯葉，

葉上堆着白雪。

很小的東西，誰也不注意。

(四)

雪消了，

枯葉被春風吹跑了。

那有刺的殼都裂開了，

每個上面長出兩瓣嫩葉，

笑迷迷的好像是說：

『我們又來了！』

(五)

過了許多年，

場上田邊，都是大樹了。

辛苦的工人，在樹下乘涼，

聰明的小鳥，在樹上歌唱，——

那斫樹的人到那裏去了？

東京礮兵工廠同盟罷工

(一)

他們替他造槍，

他給他們喫飯。

槍也造得夠了，

米也貴得多了：

『請多給我們幾文罷！』

『……』

(二)

『請多給我幾文罷！』

米也貴得多了。

周作人

我們飯都不夠喫了，
也不能替你造槍了。』

(三)

槍也造得夠了。

工廠的鍋爐熄了火了，

工人的竈也斷了煙了。

拿槍的人出來了，

造槍的人收了監了。

春水船

太陽當頂，晌午的時分，

春光尋遍了海濱。

微風吹來，

聒碎零亂，又清又脆的一陣。

呀！——原來是鳥——小鳥的歌聲。

我獨自閒步沿着河邊，
看絲絲縷縷層層疊疊，

浪紋如織，

反盪着陽光閃爍，

辨不出高低和遠近，

只覺得一片黃金般的顏色。

對岸的店鋪人家，

來往的帆檣，

和那不盡的樹木房舍，

擺列一線——

都浸在暖洋洋的空氣裏面。

我只管朝前走：

想在心頭；看，在眼裏；

細嘗那春天的好滋味。

對面來個繚人，

拉着個單桅的船徐徐移去。

雙櫓插在舷脣。

皴面開紋，

活活水流不住。

船頭曬着破網。

漁人坐在板上，

把刀劈竹拍拍的響。

船口立個小孩，又憨又蠢，

不知爲什麼。

笑迷迷癡看那黃波浪。

破舊的船；

襤褸的他倆。

但這種『浮家泛宅』的生涯，

偏是新鮮，——乾淨，——自由，

和可愛的春光一樣。

歸途望：

遠近的高樓，

密重重的簾幕——

儘低着頭呆呆的想。

鳥

狂風急雨，

打得我好苦！

打翻了我的破巢，

淋溼了我美麗的毛羽。

我撲折了翅翹，

睜破了眼珠，

也找不到一個棲身的場所！

窗裏一隻籠鳥，

倚着金漆的闌干，

側着眼只是對我看。

我不知道他還是憂愁，還是喜歡！

明天一早，

風雨停了。

煦煦的陽光，

照那鮮嫩的綠草。

我和我的同心朋友，

雙雙的隨意飛去；

忽見那籠裏的同胞，

正撲着雙翼在那裏昏昏的飛繞：

要想撞破那雕籠，

好出來重做一個自由的飛鳥。

他見了我們，

忽然止了飛。

對着我們不住的悲啼。

他好像是說：

『我若出了牢籠，

不管他天西地東。

也不管他惡雨狂風，

我一定要飛他一個海闊天空！

直飛到筋疲力竭，水盡山窮，

我便請那狂風，

把我的羽毛肌骨，

一絲絲的都吹散在自由的空氣中！』

紫躑躅花之側

一對赤着脚底小兒女，

（至多不過十六七罷）

搬了滿車底稻梗，

慢慢地走過紫躑躅花之側。

婦人推着；

男子挽着；

曼聲歌着；

嗩嗩嗩的車聲，

淺不凌，淺不凌的鳥謳聲，

自然成韻地和着。

藍花的白帕子漾着滿田坎底紫躑躅花。

紫躑躅花有甚麼香，

他們並不覺得。

紫躑躅花有甚麼色，

他們並不覺得。

生機

枯樹的殘雪，漸漸都消化了；那風雪凜冽的餘威，似乎敵不住微和的春氣。

園裏一樹山桃花，他含了十分生意，密密的開了滿枝。不但這裏桃花好看，到處園裏，都是這般。刮了兩日風，又下了幾陣雪。

山桃雖是開着，卻凍壞了夾竹桃的葉。地上嫩紅芽，更僵了發不出。

人人說天氣這般冷，草木的生機恐怕都被挫折；誰知道那路旁的細柳條，他們暗地裏卻一齊換了顏色！

無聊

陰沈沈的天氣，

裏面一座小院子裏，楊花飛得滿天，榆錢落得滿地。

劉半農

沈尹默

外面那大院子裏，却開着一棚紫藤花。

花中有來來往往的蜜蜂；有飛鳴上下的小鳥；有個小銅鈴，繫在藤上。

春風徐徐吹來，銅鈴叮叮噹噹，響個不止。

花要謝了；嫩紫色的花瓣，微風飄細雨似的，一陣陣落下。

落葉

一 樹葉要生長，

風要吹落他，

他如何抵抗？

二 他落在地上，

悉悉索索，

發幾陣悲涼的聲響！

三 他不久要化作泥，

但是留得一刻，

便要發一刻的聲響！

四 那是最後的聲響！

是無可奈何的聲響！

但是——終於是他的聲響！

一個夫農

一顆春山似的大樹，

撐住火烈烈地太陽。

樹下坐着一個抱腿席地的農夫，

喘吁吁地在那里涼涼。

鋤頭橫擔在兩跨上；

斗笠亂撩在樹根傍。

兩隻精赤的胳膊紫堂堂地擁着寬闊的胸膛。

心頭只是轆轤撞：

想！

『今年的收成或許不壞，

却短伊一個人幫着忙！

伊那肚子郎當，

伊那事便在這月頭上。』

微微地一陣風，搖曳來清爽；

却帶着布機聲響。

『唉！伊又閒不慣了！』

忙提起鋤頭，拾起斗笠，火烈烈地比太陽還要忙。

路

一條長路。

細屑灰污的沙鋪着。

摩托車過時。

葉紹鈞

印出兩條直長的，

陰紋的圖案，

行人過時。

又印成許多同樣的，

簡單的履跡。

一陣風起，

車痕履跡都模糊了。

人生就是這樣了！

歧路

今天沒有歧路，

也不容有歧路了——

上帝！

不安和疑難都融作

近人白話文選 詩歌類

冰心女士

感恩的眼淚，

獻在你的座前了！

安慰

我曾夢見自己是一個畸零人，

醒時猶自嗚咽。

因着遺留的深重的悲哀，

這一天中

我憐恤遍了人間的孤獨者。

我曾夢見自己是一個畸零人，

醒時猶自嗚咽。

因着相形的濃厚的快樂，

這一天中

我更覺出了四圍的親愛。

母親！

當我坐在你的枕邊

和你說着這些時，

雖然是你的眼裏滿了淚，

我的眼裏滿了淚呵——

我們却都感謝了

造物者無窮的安慰！

哀詞

他的周圍只有「血」與「淚」——

人們舉着「需要」的旗子

逼他寫「光」和「愛」

他只得欲哭的笑了。

他的周圍只有「光」和「愛」——

人們舉着「需要」的旗子

逼他寫「血」與「淚」

他只得欲哭的笑了。

欲哭的笑，

欲笑的哭——

需要的旗兒舉起了，

真實已從世界上消滅了！

使命

一個春日的早晨——

流水般的車上：

細雨灑着古牆，

灑着楊柳，

我微微的覺悟了我攜帶的使命。

一個夏日的黃昏——

止水般的院裏：

晚霞照着竹篷，

照着槐樹，

我深深的承認了我攜帶的使命。

覺悟——承認，

試回首！

是歡喜還是惆悵？

已是兩年以後了！

繁星

一三二

我的心呵！

你昨天告訴我，

世界是歡樂的。

今天又告訴我，

世界是失望的。

明天的言語，

又是什麼？

教我如何相信你！

一三四

怎能忘却？

夏之夜，

明月下，

幽闌獨倚。

粉紅的蓮花，

深綠的荷蓋，

縞白的衣裳！

一五九

母親呵：

天上的風雨來了，

鳥兒躲到他的巢裏；

心中的風雨來了，

我只躲到你的懷裏。

一一二

古人呵！

你已經欺哄了我，

不要引導我再欺哄後人。

我願

我願把人間的心，

一個個都聚攏來，

共總鑄成了一個，

像月亮般掛在清清的天上，

給大家看個明明白白。

○

我願把人間的心，

一個個都聚攏來，

用仁愛的日光洗潔了，
重新送還給人們，
使誤解從此消散了。

窗外一瞥

沉寂的閨房裏，

小姐無聊地弄着七巧圖。

伊偶然隨意向窗外瞥了瞥，

一個失意的青年正蹣跚走過，

正是幼時和伊相識過的他，

伊底魂跳出窗外偕他去了。

伊漸漸低頭尋思，

想到不自由的自己底身子：

慘白的面上掛着悽切的淚了。

海濱

數不盡的淡黃砂，

平斜斜地攤着。

我在砂上踱着，

砂在我底腳背上鬆鬆地蓋着。

我把伊們當被褥，

躺着，想睡不睡地裝睡着。

砂兒細軟如『砂發』

我睡得說不出地舒服。

哦！我是睡在自然之慈母底搖籃裏，

伊還唱着睡眠之歌慰我安睡呢！

聽呀！

濺濺潺潺澎澎湃湃和和曷曷極複雜的浪聲洋洋地裝滿了我底耳鼓了——那不是自然底美妙的

音樂？

○

砂上有美麗的石塊與螺殼，

我弄着伊們遊戲。

望去水天一色，

誰也分不出那是天那是水。

湧——湧——湧——

海浪一陣陣起起伏伏地湧着又退着。

太陽要歸去了，

雲沒有遮住他時，

他還用紅橙橙的臉兒回頭瞧着。

他想捉住浪頭，

但是終於捉不住喲！

○

浪兒張開他底手腕，

一疊一疊滾滾地擁擠着，

撲着砂兒怪親密地吻着。

剛剛吻了一下，

却被風推他回去了。

他不忍去而去，

似乎怒吼起來了。

呀！他又狠剛愎地勢洶洶地趕來了！

他抱着那靠近砂邊的小石塔，

更親密地用力接吻了。

他爬上那小石塔了。

雪花似的浪花碎了，——噴散着。

笑了，他快樂得大聲笑了。
但是風又把他推回去了。
海浪呀！

你歇歇罷！

你已經留給了——

你底愛的痕迹統統留給伊了。

你如此永續地忙着，

也不覺得倦麼？

末路

一隻小狗被傷了，

顫弱無力地呼救着。

一聲聲催我淚流，

叫我感到人生末路的悲哀。

過伊家門外

我冒犯了人們的指摘，
一步一回頭地瞟我意中人；
我怎樣欣慰而膽寒呵！

流雲

(一)

啊，詩從何處尋——
在細雨下，點碎落花聲！
在微風裏，載來流水音！
在藍空天末，搖搖欲墜的孤星。

(二)

爲什麼，我的雙眼，
總是不停留地，向着天邊那顆星兒看着！

啊，在這四圍的黑夜中，
只有灼爍的他，

映着了我心中的一點光明。

(三)

我願聽

星河繞日的歌聲！

我願聽

白雲流空的歌聲！

我願聽

搖籃邊慈母的歌聲！

園中

『啊，醒醒罷，

綠陰如夢，將你籠罩住了！』

她倚坐在碧蘿邊，

藤花吹落襟上，

不會微微覺着。

小鳥悄悄地啄到裙邊了，

她輕輕抬起雙眼，又復沈沈低下。

啊！她幽思深了。

濃重的綠陰，將她籠在濃夢中了。

半淞園

「逐人春色，

入眼睛光！」

美麗的半淞園，

新穿上了錦繡的衣裳，

我最喜聽的杜鵑，

爲甚不唱首歌兒讚賞？

○

嫩綠，嬌黃，

輕紅，淺碧，

一叢叢不知名的花樹——

小鳥的樂園！

金蟲的香國！

○

碧澄澄的明鏡

倒映着堤上的花枝，

倒映着天空的雲影。

你瞧，上天下地，

都怎地美麗，空明！

○

水面上交橫着藻草，
藻草上點綴着落英。
繡幕下的魚兒，
來往着十分高興。

○

又不是秋天
怎會有紅醉的霜葉？
哦，大自然的微妙喲！

○

柳絲，
莫肆意的搖搖，
恐驚了那閒適的遊魚

誤認作漁人的垂釣！

○

在如帶的溪中

泛着兩隻小艇。

醉人的春風徐徐吹着；

無力的柔橈軟軟搖着；

我們歌，我們笑，

在自然的懷抱中

夢一般地游行！

司春的女神歌

司春的女神來了。

提着花籃來了。

散着花兒來了。

唱着歌兒來了。

「我們催着花兒開，

我們散着花兒來。

我們的花兒，

只許農人簪戴。」

紅的桃花，白的李花，

黃的菜花，藍的豆花，

還有許多不知名的草花，

散在樹上，散在地上。

散在農人們的田上。

沿路走，沿路唱：

「花兒也爲詩人開，
我們也爲詩人來，
如今的詩人
可惜還在吃奶。」

司春的女神去了。
提着花籃去了。
散完花兒去了。
唱着歌兒去了。

落花

片片的落花，儘隨着流水流去。
流水呀！

雪 峯

你好好地流罷。

你流到我家底門前時，

請給幾片我底媽；——

戴在伊底頭上，

於是伊底白髮可以遮了一些了。

請給幾片我底姊；——

貼在伊底兩耳旁，

也許伊照鏡時可以開個青春的笑呵。

還請你給幾片那人兒，——

那人兒你認識麼？

伊底臉上是時常有淚的。

花影

憔悴的花影倒入湖裏，

水是憂悶不過了；

魚們稍一跳動，

伊底心便破碎了。

新柳

軟風吹着，細霧罩着，淺草托着，碧流映着，——春色已上了柳梢了。

村外底小河邊，抽出些又纖又弱的柳條兒，滿黏着些又小又嫩的柳芽兒。

但是春寒還重呢！柳呵！你這樣地抽青，是爲你底生命努力嗎？還是爲要給太陽底下底行人造成些

傘蓋嗎？……

歸家

我想戴着假面具，

匆匆地跑到母親面前，

我不妨流我底淚在裏面，

伊可以看見而暫時的大笑了。

修人

漠華

只願

我只願寂寞無聊的死了，

葬在高高的山上：

那裏有親熱的太陽，

有和藹的清風，

有婀娜的白雲，

有香豔的花草。

我生前飽嘗的人間的痛苦，

到那時都可以輕煙般的消滅了。

我只願孤單可憐的死了，

葬在深深的水底：

那裏有可愛的珊瑚，

有皎潔的白沙，

有柔和的水草，

有活潑的魚鱗。

我生前飽嘗的人間的痛苦，
到那時可以輕煙般的消滅了。

萬能的上帝！

這煩惱的人間——

聽見的只有悲慘的呼聲，

看見的只有愁苦的臉孔，

遇見的盡是可怕的刀鎗。

我是一個懦弱而且無能的人呵，
不願意再這般辛苦的活着了！

不幸

假如我是一塊冥頑的石頭，
我情願躺在通衢的大道上，
讓那些往來奔走的人們，
在我的身上平平安安地走過。

假如我是一隻呆笨的駱駝，
我情願替那些勞苦的人們，
負着千斤的擔子，
走過那艱難的寂寞的長途。

不幸我是一個弱小而且多愁的人——
愛情在我的心中纏着，

希望在我的面前誘着，

人間的悲哀和煩惱。

在我的身旁層層的圍繞着，

我含着眼淚跪在上帝的面前，

哀求他寬恕我過去的罪惡：

我用眼淚把罪惡都洗清了，

我的生命也就夢一般的消滅了。

高級中學用書

國語文

新學制古白話文選	吳適生	二册	一元二角
近古白話文選	同上	二册	九角
新國語文學史	凌獨見	九册	九角
中國文學史	王夢會	九册	九角
中國文學源流	胡毓蓁	九册	九角
新中國文字學大綱	何仲英	三角半	
文字源流	張之純	三角	
中國文字學	顧實	一元二角	
中國文藝叢選	蔣國善	二册	一元二角
國文法草創	陳承澤	四册	四角
漢書藝文志講疏	顧實	八册	八角
漢書補註補正	楊樹達	七册	七角
諸子通誼	同上	五册	五角
古文校讀法	陳鐘凡	五册	五角
作文研究	胡懷琛	三册	三角
文學研究法	姚永樸	七册	七角
韓柳文研究法	林紓	三册	三角

商務印書館出版

元1637(二)

11-8-14

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 Readers
for New System Senior Middle Schools
Selections from Contemporary Chinese Pei-hua Writer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初版

(新學制高級中學國語讀本)

《近人白話文選(二册)》

(每部定價大洋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吳適 次 川生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九六一八號

80
26432

11

